

國立清華大學

碩士論文

題目：客家意象之形塑 —  
台灣客家廣播的文化再現

所 別 人類學 研究所

學號姓名 886009 林彥亨

指導教授 莊英章 教授

胡台麗 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本論文係接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謹致謝忱

## 謝 辭

這本論文的背後記載了五年半的光陰，回首大五埋首書堆的歲月、清華住校的點滴、休學半學期的失意、以及在這段時間當中，我不斷參與的客家媒體。五年半的回憶，不知道該說是「好戲連台」還是「歹戲拖棚」，然而無論台下充滿的是噓聲還是掌聲，只有在戲幕暫時落下後，下個段子才能繼續往前走。所以我想，這裏應該只是個過場，還沒有到謝幕的時候。

\* \* \* \* \*

兩位指導教授在我就讀碩士班的生涯中，不斷以深厚的素養為學生指點迷津，一開始要先向兩位老師致敬。很幸運在進了清華以後，莊英章老師就成為我的導師，莊老師在漢人文化研究上豐富的學術內涵、與研究客家的比較觀點、以及和藹的學者風範，都讓我耳目一新、獲益良多；至於將攝影機帶進田野的胡台麗老師，更是我在大學拍攝紀錄片時孺慕的對象，我從「媳婦入門」的讀者試圖變成學習民族志影片的新人，胡老師的榜樣可以說是引起我對人類學興趣的主因。這本論文跨足了客家研究和媒體人類學不同的領域，在險些難產的過程裏，莊老師適時的提醒和肯定、胡老師巨細靡遺的提問和斧正，都是我學習過程中最寶貴的經驗，再一次向老師說聲謝謝。同時，感謝口試委員徐正光教授和張維安教授，提醒學生應該更注意客家廣播對形成客家社群、與凝聚客家認同的影響；而未來我在詮釋現象時，也會更留心社會分類的連續性及不同層次的接受度。

其實，進入客家廣播是一個無心插柳的意外，無論是我進入中廣客家頻道或是中央廣播電台，從中牽線的紅娘都是大學好友玉芳，這也許連她自己都忘了。除了想藉機向她說聲謝謝，還想告訴她：「其實我們主持的節目還真是蠻好聽的，除了內容豐富、絕無冷場、更是默契十足，有機會再一起主持廣播吧！」而我在中廣客家頻道當惠文姐的節目助理時，是自己客家話進步得最快的一段時間，除此之外，更謝謝惠文姐讓我和玉芳有主持節目的機會；至於與惠珍、月春、奕蓉這些同事間的日常對話，都增長了我對客家文化多元性的認識；在這裏特別不能忘掉我和玉芳的忠實聽眾，淡水的詹大哥和中和的張伯母等，因為有你們的鼓勵，我們這群客家後生才越來越有信心往前走下去。

由於公視短暫的記者生涯，才讓我有機會開始走進不同的客家社區，謝謝製作人玉清姐願意破例，讓尚未拿到碩士的我任職客家新聞雜誌；在當時的伙伴靜梅、佳誼的身上，我深深體會到非客家人也能對客家議題投注關心的精神；而在走訪過的田野當中，感謝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的成員們每一次熱情的接待，也感謝故鄉二林的李東義大哥多次的陪伴採訪，這位在老家新認識的朋友，讓我有機會更認識客家二次移民的面貌，也開始找到自己的主體性。

因為寫論文的關係，中央廣播電台的同事們，可以說是最常被我干擾的一群。謝謝編採中心主任杜聖聰的支持，不時以「頭過身就過」來勉勵我堅持下去；更謝謝主編溫大哥和副主編梁姐的「送佛送上天」，讓我的節目單元一停就是好

幾個月；至於客語編播的歷芳姐，其實你的「豆腐心」，我都點滴放在心頭；而敏莉小妹，希望早日可以拜讀你「梅縣客語」的大作，因為光聽我就覺得很有意思了；多虧有廣東話的少梅姐，讓我在電台裡有個討論寫作的前輩；節目部的袁姐和江大哥，因為有你們的正音，才讓我對客語的聲韻調更能掌握，多謝了。

母校政大廣電系的關尚仁老師，您要學生避免「近親繁殖」，所以我放棄了指南山下的榜首，投身水清木華的園地，您的建議開闊了我的視野，另外也謝謝關老師提供電波開放後，新出現的客家電台後續的經營訊息；而吳翠珍老師，您在我休學的那段時間，殷殷的鼓勵我完成學業，當時那些隻字片語的力量也是無以倫比的。至於從我高中時代到研究所的同學、好友們，你們也都是幫助我寫完論文的幕後功臣。心怡，多謝你在我摸不著頭緒的時候，以過去寫論文的經驗鼓勵我，當然更寶貴的是你我多年的知己與交心；大學的死黨們，楚慧、怡如、玉芳、曉明，相信咱們友誼的深度是一切盡在不言中的；小武，關於你要我針對客家文化的領域再考博士班的建議，我會認真考慮的；政民，好在我比你早一點口試，否則真的蠻糗的，不過我是真的很想聽你分享田野工作的經驗啦；資敏，多謝你幫我找到剪報的出處，大恩不言謝囉；婉琦，「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我，謝謝你幫忙申請成績單、借我字型、推薦便宜的影印店，不過我們的交情豈只如此，加油吧！麻辣教師；怡潔，徘徊在不同領域之間的經驗，你我最能體會，相信你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出口；光原、苑平兩位賢伉儷，一位是我和新竹曾經的「同居人」，一位是古道熱腸、不時為我指點迷津的恩人，謝謝你們，我終於畢業啦；窈嫻，當我離開新竹後，你是我最信賴的「代理人」，我真的真的很感謝你為我做的一切，也期望能早日看到你的巨著，我們會永遠是好朋友；小威，謝謝你在國家圖書館幫我找資料、陪我到師大路買書，在我心情起伏的時候聽我訴苦，在我開心的時候為我祝福，雖然你說的話不多，但我確定能量是很強的。而為了趕在短暫的業餘時間裡完成論文，多虧老弟彥伯和他的朋友毓舒、還有老妹貞余日以繼夜的幫忙，我訪談的錄音帶才能如期的轉譯成文字，另外，也難為弟弟的房間在這段時間裏，被我堆積如山的參考書弄得像倉庫一樣，特別在此致歉。

在這裏我想要以最深的敬意，感謝父母親對我無怨無悔的付出，他們的慈愛是我在沮喪時最溫暖的陽光、他們的包容是我遇到挫折時最信賴的避風港，他們理解我在學業上的興趣、尊重我對生活的選擇，藉著這本論文的完成，我想說：

「爸、媽，我愛你們！」

\* \* \* \* \*

在最後謹以這本未臻成熟的論文，獻給我最敬愛的祖母林何玉妹。很遺憾的她老人家在今年的八月往生，來不及等到我取得碩士學位。...我從小就很喜歡圍繞在阿媽左右，從阿媽口述的點點滴滴，我獲得了最早的客家知識，無論是阿媽幼年童養媳的回憶或是對往昔農村生活的描述，在在都讓我聽得出神入迷；當然最讓我懷念的，是阿媽對孫兒無微不至的疼惜與呵護。雖然這本論文談到展現客家意象的多元方式不一定得靠語言，不過如果從情感出發，我還是希望在天上的阿媽倘若看到說客話的我，可以像她聽到客家山歌時一樣的歡喜。

## 摘 要

台灣的客家族群因為憂慮文化傳承出現斷層危機，正在客家運動的號召下藉由各式媒體持續發聲，這本論文企圖處理的是，台灣的客家廣播形塑了什麼客家意象？形塑客家意象的背景和脈絡是什麼？廣播的客家意象又是如何再現客家文化與凝聚客家認同？筆者試著透過客家廣播的場域，瞭解散佈在不同環境、空間中的客家社區，是如何詮釋彼此差異的「客家意象」，進而創造對話的平台；而分析「客家意象」形成的脈絡，則可以認識客家族群的社會處境、及與他者的互動關係；至於檢視客家廣播的文化再現，更能夠發現客家認同持續轉變的方向。

在研究的理論基礎上，客家研究和媒體人類學互為體用的發揮作用，客家研究以田野知識補強了族群媒體的研究內涵，媒體人類學則以「超文本」的概念提供給媒體研究者新的框架。筆者從自身任職客家廣播媒體的從業經驗出發，以參與觀察法作為研究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取樣收聽寶島客家電台、中廣客家頻道、中央廣播電台的客語節目以進行文本分析；接著再藉與其他客家廣播從業者的深度訪談，平衡研究者的主觀經驗與補強客家意象的產製脈絡。

台灣客家廣播或許由於聲音媒體的特質、也或許是由於伴隨客家運動而來的傳承使命，客家語言文化的議題位居廣播客家意象之冠；除此之外，大概就是源自前工業時期的集體記憶，這使得廣播客家意象呈現出濃厚的鄉愁與鄉民生活；而呈現這兩大客家意象的原因，可能根植於曾經參與客家運動的菁英和大多數的庶民百姓之間，對於客家意象的論述方式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落差；至於在分析客家意象出現的脈絡時，可以發現由於客家廣播的經營環境不良，無論公益或營利的客家廣播，同樣都得面對被邊陲化的困境，因此為了爭取有限的資源、與保障自身的權益，客家廣播從業者不是被迫在政黨傾向間擺盪，就是選擇不談政治，展現出壓抑政治的客家意象；而對於客家廣播當中的行動者來說，客家意象常源自主觀經驗的投射，其間的差異也再現出客家文化的多元性；但面對不同客家社區間的對話平台，彷彿只剩下「客家」這個象徵概念時，客家廣播從業者正試圖透過族群經驗的分享、集體焦慮的強調、國族建構的操弄，勾勒出屬於「台灣客家」集體性的族群想像。最後，筆者認為形塑「台灣客家」的關鍵，正取決於「開放性認同」的概念能否建立，使得多元文化能在「客家」的符號下各自表述，讓「台灣客家」中的「台灣」更帶有民主參與的意涵，而非單純指向地域認同。

# 目 錄

<b>第一章</b>	<b>形塑的前奏</b>	<b>1</b>
第一節	當我踏進客家廣播	1
第二節	客家研究理論回顧	4
一、	全貌觀的客家研究	4
二、	客家的社區研究	5
第三節	媒體人類學回顧	7
一、	媒體人類學的研究取向	7
二、	族群媒體的屬性	9
三、	文化再現與認同變遷	11
第四節	研究說明	13
一、	研究對象	13
二、	研究方法	15
<b>第二章</b>	<b>台灣客家廣播簡介</b>	<b>18</b>
第一節	台灣客家廣播的回顧	18
第二節	寶島客家電台 FM93.7	23
第三節	中廣客家頻道 AM747	27
第四節	中央廣播電台客語節目	32
<b>第三章</b>	<b>廣播形塑的客家意象</b>	<b>36</b>
第一節	形塑客家意象的後生人	36
一、	樣板後生人	36

二、自我的發聲	38
第二節 客家意象的聚合離散	39
一、祖源移墾	39
二、南腔北調	41
三、地域差異	43
第三節 客家意象的集體記憶	45
一、族群特質	45
二、風俗藝術	47
三、產業經濟	49
第四節 客家意象的人我分類	50
一、描述他者	50
二、客家名人	52
第五節 客家意象與 Call-in 互動	53
<b>第四章 形塑客家意象的脈絡</b>	<b>55</b>
第一節 客家族群的社會脈絡	55
一、也是台灣人的論述	55
二、對母語流失的焦慮	57
第二節 文化核心與邊界的距離	59
一、都會客家與聚落客家	59
二、台灣客家與境外客家	62
第三節 電台權力結構的差異	65
一、財團法人與廣播公司	65
二、成立背景與政黨認同	69
第四節 廣播節目文本的不同	72

一、節目類型的設定	72
二、象徵資本的聽眾群	75
<b>第五章 文化再現與客家認同</b>	<b>78</b>
第一節 作為文化產業的客家廣播	78
一、客家廣播產銷的文化內容	78
二、客家廣播人的工作範疇	81
第二節 參與客家運動的客家廣播	84
一、客家廣播成為公共論壇	84
二、客家廣播結合客家活動	86
第三節 客家文化再現的族群政治	88
一、客家廣播中的族群論述	88
二、客家廣播主體性的擺盪	91
第四節 建構客家認同的多元性	94
一、團結與尊重的迷思	94
二、重新劃定的族群界線	96
<b>第六章 結論</b>	<b>99</b>
第一節 研究所得	99
一、廣播的客家意象呈現出濃厚的鄉愁與鄉民生活	99
二、廣播的客家意象再現出客家菁英與庶民的落差	99
三、廣播的客家意象常源自行動者主觀經驗的投射	100
四、廣播客家意象的形塑是透過議題動態參與的過程	101
五、廣播客家意象的差異已獲形式上尊重多元的共識	101
六、廣播的客家意象正在勾勒「台灣客家」的共同範疇	102



第二節 綜合討論	102
一、回應與檢討	102
二、結語	105
參考書目	108
附錄一 客家廣播收聽紀錄表	120
附錄二 2003 年 2 月 寶島客家電台節目表	127
附錄三 1998 年 11 月 中廣客家頻道節目表	128-129
附錄四 2003 年 4 月前 中廣客家頻道節目表	130
附錄五 2003 年 4 月後 中廣客家頻道節目表	131-132
附錄六 2003 年 6 月 中廣苗栗台節目表	133
附錄七 2003 年 1 月 中央廣播電台客語節目時間表	134

## 表 次

表一	客家廣播從業者訪談名單	17
表二	1994 年台灣客家廣播節目播出情形	20-21
表三	寶島客家電台成立大事記	24-26
表四	2003 年 4 月中廣客家頻道聯播節目表	30
表五	中央廣播電台客家語節目出現背景	33-34

## 圖 次

圖一	中廣客家頻道各地 Call-in 數量統計圖	31
圖二	中廣客家頻道各縣市 Call-in 數量百分比	31

# 第一章 形塑的前奏

## 第一節 當我踏進客家廣播

如果說這本論文談的是台灣的客家廣播形塑了什麼客家意象（Hakka images）<sup>1</sup>，在檢視這群客家廣播從業者（包括筆者）的集體創作之前，不可諱言的，踏進客家廣播也形塑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我」，特別是去認知客家進而描述客家的那個部分。而在此之前，「客家人」或「客家血緣」只是筆者可以選擇的諸多身份之一。雖然說從小就知道自己的父系血緣是客家人，但在家族的遷徙與通婚之後<sup>2</sup>，福佬話<sup>3</sup>和國語已經成爲家庭用語，不要說福佬籍的媽媽不會說客家話，就連在苗栗出生的客家籍祖母，平時也大多使用福佬話和我們交談。可想而知筆者原先客家話的蹩腳程度，更遑論筆者對客家的認知或是認同了。

1998 年夏天筆者和客家的距離突然的拉近，在大學同學黃玉芳的引介下，進入中廣客家頻道AM1458 擔任客語廣播節目的控音員，第一次接觸了客家的媒體環境。在搬送盤帶和播放節目的時間裡，筆者一點一滴的學習似乎親近卻又陌生的客家話。一直到了同年的冬天，中廣客家頻道的頻率由AM1458 改爲AM747，由於節目重新改版的關係，筆者試著遞上一份節目企畫書，卻意外爭取到每週六、日深夜 12 點到 1 點的時段，可以和大學同學玉芳搭檔主持「暗夜來作客」節目。兩年多的廣播主持經驗，讓我們的客家話從蹩腳到流利，也把主

---

<sup>1</sup> 這裡所說的「客家意象」，是指一種移情的族群想像，認爲某些文化特質、生活習慣是屬於客家族群的。

<sup>2</sup> 日治時代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筆者的曾祖父林祚祥從新竹州苗栗郡苗栗街（今苗栗市）移墾至台中州北斗郡二林街（今彰化二林），成爲辜顯榮私營糖廠之佃戶；隨著都市化、工業化的浪潮，到了民國六十年代，祖父在父親兄弟的勸說下，變賣了二林的田產再次移居到台北松山。

<sup>3</sup> 福佬話：即福佬人使用的語言，許多台灣的福佬人將其主觀的定義爲「台語」，但這種說法並不被大部分的台灣客家人所認同。而福佬話又常被稱爲「閩南語」，用以表示祖籍閩南（福建南部）的人所使用的語言，但事實上閩南的漳州地區也有不少的客家（例如詔安客），因此「閩南語」仍不是十分精確的用詞。因此除非引用文章原本就使用「閩南語」或「台語」的說法，否則爲了配合客家對福佬人慣用的他稱「Holo」、與考量到客家廣播的語言環境，本文原則上以「福佬話」稱呼「福佬人」所使用的語言。

持人會議上曾經說我們客家話「正經聽毋得」<sup>4</sup>的批評，轉變成一次又一次「客話有進步」的讚美。但即使如此還是沒有減少筆者對自己身份的焦慮，擔心從言談之間洩漏出自己客家身份的「不純粹」、客家認知的「不正確」。由於當時總認為自己成長背景裏的客家記憶是那樣的模糊、稀薄，所以除了必須努力跟同事們學客家話，甚至還想從「他們」的客家認知裏形塑出「我」的客家認知。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所經歷的自我質疑和抗拒，反而讓筆者有機會為自己重新找到定位、找到主體性。**對於客家廣播來說，說慣國語的後生人<sup>5</sup>學講客家話、住福佬庄的鄉親「回來」主持客語廣播，都是象徵客家文化復振的橋頭堡。但對於所謂「客家文化邊緣」的行動者來說，即使對客家的認知和大部份的客家人或有差異，但那卻是真實生活的自我展現。**從前者到後者的觀點轉變正是兩年多來，筆者主持中廣客家頻道AM747「暗夜來作客」的自我形塑過程。曾經試圖扮演一個復振客家文化的後生人，筆者有意識的描述部分客家意象，但同時卻也不自覺的傳遞了某些原生經驗裏的客家認知，這兩條軸線時或相符、時或衝突，但它們卻始終並存，本論文將會在後面的章節做比較深入的討論<sup>6</sup>。

2001年6月，筆者辭去中廣客家頻道AM747的主持工作，在公共電視台的客家新聞雜誌節目擔任大約半年的文字記者。由於地緣的親近性，筆者負責採訪的責任區是台中、南投、彰化三縣的客家人，或許是根植於祖源背景的不同、地域環境的適應、或族群互動差異的關係（莊英章 1998:26），這塊區域素有著「台灣客家族群」當中相對少數的東勢客、福佬客、客家二次移民<sup>7</sup>，在這裏筆者面

---

<sup>4</sup> 客家話：真的（讓人）聽不下去。

<sup>5</sup> 客家話：年輕人、晚輩，使用「後生人」一詞，往往為了強調「客家」新生代的象徵意義。

<sup>6</sup> 詳見第三章、第一節「形塑客家意象的後生人」。

<sup>7</sup> 今天的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地區，這些地區的客家，以清康熙年間到乾隆年間來台的漳州客（福建的南靖、平和、詔安）與潮州客（廣東的饒平、大埔）為主；在日治時代，則另外有少部分桃竹苗的四縣客、海陸客再度移民至此區。早期的潮州客、漳州客，今天大都不會說客語而改說福佬話，成了名符其實的「福佬客」；只剩部分地區仍使用客家話，例如台中東勢、石岡講大埔腔的「東勢客」，或雲林二崙、崙背講詔安腔的「詔安客」。而日治時期自桃竹苗遷徙至此地的「客家二次移民」後裔，則形成分散的客家方言島，筆者家族就為此例（參考自羅肇錦 2000:59-60）。

對面的感受到「客家族群」內部的文化差異。走進田野，筆者講著略帶福佬腔的客家話滔滔不絕，天馬行空的問東問西，全然沒有客家認知「不正確」的焦慮。

再次踏進客家廣播，那是 2002 年 3 月的事。筆者從一庄一俗的客家田野抽離出來，再次進入「泛客家」的工作領域，只是這一次面對的不僅僅是「台灣客家」而是「全球客家」。筆者擔任中央廣播電台對中國大陸與海外播音的客語新聞編播工作，境外客家廣播和國內客家廣播最大的不同在於，廣東省梅縣（現在的梅州市）的客家話腔調是境外客家廣播的「標準音」，非但許多台灣使用的客家話腔調都必須調整，就連部分語言的用詞也不盡相同<sup>8</sup>。

在這幾個任職的過程當中，從原生家庭經驗出發，筆者感受到台灣客家廣播裏客家意象的差異；透過實地採訪台灣中部的客家族群，筆者認知到台灣客家內部所存在的多元文化；接觸對海外的客家廣播，筆者更感受到跨地域客家族群有多大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斷為筆者形塑視野的客家媒體，他們都在做什麼？他們都產生了哪些作用？是提供客家多元文化發聲的管道？還是形成新的霸權文化？是凝聚客家跨地域、甚至是無地域的認同？還是仍處在各說各話的階段？

台灣的客家族群因為憂慮文化傳承出現斷層危機，正在客家運動的號召下，持續藉由各式媒體發聲（包含平面媒體報紙、雜誌；電子媒體的電視、廣播），過去各自封閉的客家社區不斷在跨地域的媒體上相遇，在這個動態的過程當中，各個地區自我強調的客家意象是否被對方接受？彼此的差異文化如何被對方解

---

<sup>8</sup> 雖然梅縣腔客家話與台灣的四縣腔客家話較為接近，但其中細微的口音差異，卻仍可以清楚的區分出「外省客家」與「本省客家」的身份。1956 年成立中廣苗栗台客語廣播的江平成台長，便是廣東梅縣人，他表示台灣光復初期，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屬的台灣廣播電台，凡招考客語播音員，均以廣東梅縣話為標準，由於當時收到類似質疑又像抗議的來信，江平成便以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的族譜溯源資料，企圖證明梅縣話是「標準客語」的代表，並強調苗栗四縣腔客家話的口音，大致上與大陸梅縣腔的口音相同（江平成 1998:122-127）。但根據江平成之子，現任中央電台客家話導播江光大卻回憶，自己從小講的梅縣客家話，在苗栗根本不敢開口講，只要一開口講客家話，就被同學譏笑他說的是「國語的客家話」，因此曾暗自埋怨「為什麼我的客家話跟別人說的不一樣」（許薌君 2003:116）。

讀？客家文化透過媒體再現的時候，是不是會形塑出新的客家意象？形塑的客家意象強調了什麼？忽略了什麼？什麼是客家意象最大的公約數？什麼又是他們彼此對話的平台？以下這本論文將嘗試解答這一連串的提問。

## 第二節 客家研究理論回顧

### 一、全貌觀的客家研究

客家研究的開端是從廿世紀初，客家人書寫自我族群歷史開始的，目的是爲了要駁斥清末以來許多地方志書描述客家非漢的論述。而羅香林集當時客家研究大成著述了《客家研究導論》（1933）與《客家源流考》（1950）二書，透過譜牒資料的追溯建構客家的族群史，論述客家非但是正統的漢人，還是幾經戰亂南遷的貴族後裔，說的話更是古代的正音雅言。這樣的論述方式不管被後來的研究者接受還是批評，都開啓了客家研究的先河，更形成了歷史溯源的研究取向。這種客家族群「整體的」敘事建構，常常採取超地域「全貌觀」從事客家研究，無論是客家源流和形成的討論（羅香林 1933、1950；陳支平 1997）；或客家社會的描述（謝劍、房學嘉 1999），都傾向以研究者所得的成果，來描述或推論一個「整體」的客家族群或社會。但不可避免的是「全貌觀」的客家研究，往往過於推論書寫者的主觀經驗或是研究成果，反而疏於反省論述本身的形塑問題，與客家文化的地域差異。

在這就從一個典範說起，當羅香林於 1949 年由廣東梅縣逃難移居香港的新界後，隔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客家研究的著作《客家源流考》，在書中他明顯的以個人的主觀經驗（身爲客家基督教會崇謙堂的一員）來形塑客家文化的特質（客家人和基督徒都是正直、節儉、誠實、男女平等的），但矛盾的是，羅香林同時

卻又忽視那些更早期就遷居香港新界、和廣府人<sup>9</sup>混居、住在圍屋裏、婦女頭戴簾帽的惠州客家移民（Constable 1996），羅香林的論述提供了一個描述客家主觀經驗卻又排除其他客家的例子。同樣由於 1949 年的戰亂，有另外一批大陸客家人移居到台灣，在這樣的家庭背景出身的張立本以「吸納與排除」的概念，探討主流「台灣客家論述」形成過程裏，由於面對「福佬沙文主義」的壓迫與「現代化過程」的「流動性」影響，使得在建構「台灣客家族群」論述的過程裏，過於強調「台灣客家」的地域屬性<sup>10</sup>，因而排除了 1949 年來台灣的「外省客家」，與近代因為經濟或其他因素到台灣的「外籍客家」，因此他認為必須正視客家的流動與無地域特質，認同自身的「流動認同」，以同時抵抗「福佬沙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擠壓（張立本 2002）。

按照張立本的論述方式，固然可以為無地域的客家找到位置，但他以「泛客家」的概念號召認同，卻又形成跨族群認同者必須面對的新霸權。就以在台灣由於地域差異、族群互動所形成的「福佬客」為例，當他們面對「泛客家」必須抵抗「福佬沙文主義」的論述時，他們該被「客家」吸納還是排除呢？因此筆者認為**解構「台灣客家論述」的霸權建構**，非但不能透過「泛客家認同」，反而應該是**不斷的發現客家根植於地域的多元差異，使「客家」具有開放與動態的意義**。陳佳誼從族群集體記憶的角度，討論新竹「大隘三鄉」的客家與鄰近賽夏族的集體記憶與遺忘，他認為討論「集體」「記憶」與「遺忘」時，要意識到什麼是「集體」形成的脈絡，否則我們只會用單一族群或社群建構的「記憶」去評斷別人是否「遺忘」，這是有偏誤的，因為記憶的同時也是更多的遺忘（陳佳誼 2000）。陳佳誼的論點對單一的「賽夏」想像提出質疑，其實也正可以**讓我們反思同質的「客家」是否存在過**。

---

<sup>9</sup> 客家人稱呼說粵語的「廣東人」之講法。

<sup>10</sup> 參見第四章、第一節之「也是台灣人的論述」。

## 二、客家的社區研究

早期人類學者對客家族群的研究，最初通常是為了研究傳統的漢人社會，在社區研究的知識基礎上，透過田野工作進入各自獨立的客家社區。此時關切的主題圍繞在對親屬、宗族的研究（Cohen 1976；莊英章、周靈芝 1984）；家族經濟行為的探討（Pasternak 1972；莊英章、陳運棟 1984）。不同學者在研究中紛紛發現「漢人」文化的異質性，因此企圖透過不同漢人社區的比較，尋找造成文化差異的原因是族群變項（如閩南、客家）還是地域變項（如台灣北部、南部的差異）（Pasternak 1972；莊英章 1994）。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人類學者得以實際進入中國大陸做田野工作，從更大的範疇瞭解族群互動可能對客家文化的影響（蔣炳釗 1995；潘英海 2001）。就在這樣的研究緣起之下，人類學者為「客家研究」確立了區域性比較研究的基礎，並提出三個新的研究取向：（一）捨棄過去客家研究中關於漢族本位或客家中心的意識型態，強調由族群互動的視野來從事客家研究，為漢人研究提供反思的具體素材；（二）對於客家移民研究，捨棄過去溯源式的推敲論辯，轉向由全球化過程的歷史脈絡來關照客家移民史，以擴大客家研究的視野；（三）捨棄過去個人研究型態，從實踐論的典範出發，強調跨學科、跨地域的深度整合與比較研究，以新的典範開創客家研究的契機（莊英章 2001:19-21）。

除了跨族群、跨地域、跨學科的從事客家研究之外，人類學的知識背景開始重視客家文化形成的動態過程，與反省建構客家知識的書寫權力關係。當我們提出「什麼是客家？」這個問題時，我們基本上採取了「特質論」的立場，我們問的是「客家性」（hakkaness），羅烈師認為客家學的關鍵問題不是這個客家特質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哪些力量在界定客家，也就是一個客家形成（hakkalization）的問題」，也就是說關鍵不在於「是什麼」（what），而是「如何」（how）。透過形成過程和實踐場合的整體觀點下，羅烈師檢視了 1960 年代以來的客家相關博碩士論文，認為未來客家研究取向應該以「客家形成」取代「客家



特質」的研究（羅烈師 1999）。至於在「客家」、或「客家文化」形成的過程當中，人類學傳統上以社區作為從事參與觀察的單位，但以新竹縣北埔鄉的客家社區為例，即使在同一個地域環境裡，知識菁英和一般民眾對「客家意象」的描述也存在差異，而這正反映了誰擁有書寫的權力，誰就有機會詮釋客家文化（蘇裕玲 1995）。

人類學的社區研究，基本上是在描述根植於地域的文化面貌，但是對於跨地域的族群研究、特別是相當離散的<sup>11</sup>客家族群相關研究，則未免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同樣的，以歷史溯源出發的「全貌觀」客家研究，經常訴諸行動者、研究者的主觀經驗，則可能有過份概推或忽視差異的可能性。筆者認為透過客家廣播的場域，可以瞭解散佈在各個環境、空間的客家社區，是如何詮釋彼此差異的「客家意象」，進而創造對話的平台；分析「客家意象」形成的脈絡，則可以認識到客家族群內部與其他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更重要的是，結合媒體工作的領域，除了實踐客家研究跨學科實作的精神之外，更檢視了客家廣播的文化再現，發現「客家意象」如何被形塑？哪些被強調？哪些被忽略？這不但是一個「客家形成」的動態研究，在選取過濾的過程裏，我們可還以看到其中的權力關係，誰取得了發言權？誰得以詮釋客家族群？筆者認為這將開展人類學研究客家的新途徑。**族群媒體產生族群文本 ( ethnic text )，經由族群文本我們分析文化的再現 (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這個研究取向可以結合人類學「社區研究」和「全貌觀」研究客家族群的優點。因為**透過媒體文本的分析，可以找出客家內部次群體之間彼此溝通的最大公約數，以補充社區研究的不足；而檢視不同地域的客家族群在媒體中對「客家意象」的差異詮釋，則可以彌補「全貌觀」的客家研究可能忽略文化**

---

<sup>11</sup> 族群研究本身就有跨地域的屬性，而對於以遷移來標示族群身份的「客家」人，客家族群往往具有更高的離散性，使不同地域間的文化差異相對增加。有論者指出，無論從地域化社群（宗族社會），或者是民族國家或國族的角度來檢視客家族群，都無法適切的掌握客家現象，嘗試從離散社群的角度來思考客家族群所面臨的認同危機，或許可以找到觀看客家族群更寬廣的視野（高怡萍 2002:146）。對筆者的研究而言，客家廣播正是檢視離散的客家族群一個新的管道。

差異之疏漏。

### 第三節 媒體人類學回顧

#### 一、媒體人類學的研究取向

如同上一節所提到的，人類學的知識建構在社區研究的基礎上。但是對於跳脫地理空間和環境實體的媒體人類學的研究，它的社區基礎又在哪裡？陳文馨以全景社區廣播電台的青少年節目為例，說明一個想像社會空間的形成與轉化。他指出廣播節目就其建構過程而言是一個社會空間；而就凝聚性質及行動力而言，是一個共同體；因此就其最終的文化產物而言，我們不必特別將「社會性的社區」與「地理社區」作區別，因為她本身便確實是一社區，**是在今當廣播生態中，透過新技術（例如電話 call-in）而生成的一種新社區形式**（陳文馨 1998:9）。面對這種新形式的社區研究，人類學知識又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呢？Allen 認為「媒體人類學」的兩大理論基礎，就是整體觀和系統觀。在傳統的媒體研究當中，分析焦點在看似獨立的新聞事件、議題；同樣的，在早期的人類學理論當中，文化也是一個個看似獨立的個體。而跨學科的媒體人類學，則反對這種片段、表面的觀點，試圖突破學科界線以及傳統所造成「見樹不見林」的盲點。Allen 認為媒體內容本身就是一個超文本（Hypertext），在這個文本當中，被各個學科所切割的單一事件、單一概念、單一個體、單一文化和單一宗教，其實是彼此互動連結的整體網絡。因此 Allen 認為人類學的訓練，是一個可以在各個媒體領域實踐的素養，無論是電子媒體的廣播、電視，或是平面媒體的雜誌、報紙（Allen 1994）。

按照 Allen 的論述方式，如果客家廣播代表客家文化的超文本（Hypertext），

那麼正好提供了人類學者對客家社區進行比較研究的場域。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忽略了超文本所代表的、甚至是內部所隱含的權力關係。Weiner 透過民族誌的框架研究「電視人類學」，他認為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由記號、觀念以及社會性互動構成的視覺媒體符號學關係，這個符號學本身就是西方文化思考脈絡而生的產物。當我們在觀看不同文化所產製出的媒體形像時，更應該閱讀隱藏於影像背後的各種政治、社會、文化及權力的內涵（Weiner 1997）。Weiner 反省媒體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型態框架，如同客家廣播出現的社會脈絡是什麼？有什麼力量可以操縱客家廣播的形塑？當我們注意到這些權力關係的運作，就不應該只相信媒體的超文本表面上怎麼說，因為**主流、非主流，強勢、弱勢之間的互動正在影響文化的內涵與認同。**

另一方面，媒體人類學的素養除了用在於研究、更在於實作。Erickson 以自我從事廣播工作經驗為例，說明如何將人類學知識的養成與媒體從業人員的具體的實踐結合在一起。以人類學的多元文化觀念而言，廣播媒體是一個最好的分享管道；另外人類學的地方文化知識，也可以協助廣播從業者分析聽眾的文化背景，進行市場切割，以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Erickson 的例子說明了「媒體人類學」如何成功實踐在「人類學的媒體」當中（Erickson 1994）。以筆者在客家廣播實際的工作經驗來說，**雖然受過人類學知識訓練的客家廣播從業者並不多，但是有不少的從業者因為透過客家廣播的工作，認識到客家文化的多樣性，因而不自覺的在節目當中傳遞多元文化的觀念。**如果把他們視為一群在客家廣播當中，參與觀察的業餘人類學家，他們的節目內容與訪談所呈現出的，將是何其豐富的田野筆記。

## 二、族群媒體的屬性

對於媒體研究者而言，客家廣播是類型電台的一種分眾方式，透過語言屬性（客家話）來標示它的定位（黃雅琴 1999:48）。所以在分眾時代裏，應該強調「有什麼樣的人在聽」，而不單單像從前重視的「有多少人在聽」；節目則是應該根據不同聽眾的需求來製作，由「生產導向」轉變為「市場導向」（黃雅琴 1998:37）。雖然傳播理論中分眾傳播的出現，代表對異質閱聽人異質的重視。但是只以單純的語言屬性來標示客家廣播，似乎忽略了客家廣播除了語言之外的「族群屬性」，與伴隨族群屬性而來的文化建構和族群認同。邱淑雯在一篇研究外勞族群媒體的論文上指出，在討論台灣本土意識及媒體建構的關係上，原住民或客家族群自我媒體文化的建構，是一個逐漸被重視的研究取向。台灣的媒體研究者開始從既有的族群研究角度切入，再結合以媒體研究的觀點開展出去（如原住民和客語的廣播節目）（邱淑雯 1998:175-176）。也就是說，族群媒體的研究是必須以族群研究為基礎的。日本學者白水繁彥就指出族群媒體的特徵有以下兩點：一是促進特定族群內的成員對我族意識的共有，二是促進特定族群和主流社會之間的異文化交流（ibid:177）。

但族群媒體裏的「族群」該如何定位呢，源自於人類學研究初民社會的傳統，媒體人類學也是以研究原住民媒體作為開端的，例如南、北美洲的泛印地安族群、或者是澳大利亞土著的媒體使用經驗。但隨著媒體全球化的浪潮與移民的流動，原住民的媒體使用和主流社會的互動越來越多，「原住民媒體」的定義開始出現在「媒體現象」光譜上的任一端。Spitulnik 反省人類學者原住民媒體（Indigenous Media）的定義。他指出有論者試圖分析媒體含有多少族群屬性（ethnicity）來加以界定族群媒體，但 Spitulnik 以原住民媒體為例，說明這種界定方式的不確定。他說有的媒體擁有者和閱聽人是原住民，但製作人和節目型態則不是（例如部分衛星電視台）；有的媒體製作人和節目主題是原住民的，但播出的管道和閱聽人卻不一定是原住民（例如巴西游擊隊提供提供自製的拍攝素材給境外媒體，增加曝光率以對抗政府）；又例如人類學者所拍攝的民族誌影片，

內容素材、甚至協助拍攝者都是原住民，但主導者卻不是，仍難以反映原住民的自我認同。為了解決定義的無力，Ginsburg 曾試圖區分「原住民媒體」為國家的和獨立製作兩種；或是認為「民族誌媒體」(ethnographic media) 包含了「民族誌影片」(ethnographic film) 和「原住民媒體」(indigenous media) (Ginsburg 1994)。但 Spitulnik 仍然指出什麼是民族誌 (ethnographic) 依舊是曖昧不明的，就如同在紀錄片或是真實電影的理論中，對真實、文化轉譯的爭論一樣。因此他以西歐的地下廣播電台、美國的游擊電視台、或是拉丁美洲勞工的社區報紙為例，指出其實任何媒體內容都具有民族誌的屬性，重點是研究者如何在媒體類型的框架當中找到定位，使用、描繪、詮釋這個文化產物的過程 (Spitulnik 1993)。

族群媒體的研究必須奠基在族群研究的基礎上，但是界定媒體中的族群屬性時，卻又不能執著在固定的特質、元素，而應該把重點放在詮釋形成的脈絡當中。

對筆者而言，這個脈絡的框架就是「客家廣播」。誠如 Spitulnik 的論述，當客家人持續的透過客家廣播，描繪出客家族群的定位、建構出屬於客家的媒體文化。那麼客家廣播作為客家人的傳遞「族群屬性」的「族群媒體」，不但是一個無庸置疑的研究範疇，更能夠展現出客家屬性的多元意義。

### 三、文化再現與認同變遷

Cottle 認為媒體和少數族群的互動緊密結合，甚至可以改變文化的疆界。因為媒體內容的再現，正為閱聽人建構出「我們是誰？」、「我們和誰有關係？」的概念，更進一步形成人我、遠近、敵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規範與逾矩的意識。這些意識不知不覺的以所謂常識 (common sense) 的面貌，深藏在社會結構和環境當中，成為文化信仰、意識型態和與一切再現的價值，而形成所謂「知識的框架」(frameworks of knowledge)。隨著這個知識框架而形成的認同，又再一次的界

定出人群的界線。因此隨著媒體的進步，Cottle 認為在快速流動的傳播環境當中，族群文化的疆界是不斷改變的，而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正朝向：媒體改變中的文化再現、媒體產物的脈絡、以及形成中的族群文化認同這三個領域在研究（Cottle 2000）。透過媒體文本而形成的文化再現，是可以影響、甚至形成新的族群認同。因此客家廣播再現出的「客家文化」，未必等同於閱聽人的原生客家社區所傳承的「客家文化」，客家認同之標的物正透過客家廣播在改變。

接著的例子將說明媒體經驗和認同變遷之間的關係。Gillespie 結合了文化研究與人類學的民族誌法，參與觀察英國倫敦 Southall 地區年輕亞裔移民（大部分來自於印度的旁遮普省）看電視的對話經驗（TV talk），進一步討論跨國籍文化轉譯和認同的形成過程。Gillespie 認為這一群亞裔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彼此透過看電視時的「自我描述」和「文化轉譯」，正建立了屬於年輕亞裔移民的社會認同。而電視文本所傳遞的訊息，提供了 Southall 地區年輕人文化再造的資源，不同於他們父祖輩所傳遞的文化傳統；同時又建立自我的認同意識，以區隔和英國主流社會的多數白人；另一方面，流行與消費文化，又把這一群年輕人和跨國界之間，屬於全球青少年的價值給連結在一起（Gillespie 1995）。在這裡 Gillespie 反省了傳統人類學者預設文化是一個有界線的、超驗整體的實在這個觀念，特別是在電子媒體所傳遞的對話形式（conversational forms）和經驗流（experiences flows）當中，文化意義不但是變動的，更是閱聽人主觀賦予的。

小眾的「少數族群媒體」，都普遍的接受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與「反種族主義」（或霸權主義）的想法。就如同客家廣播向社會爭取資源時，所訴求的公平正義、多元尊重。但是其實仍然有很多隱藏在背後、矛盾的權力關係，是必須從「語言」當中提出質疑的。Cottle 以西方社會常提出的黑白種族問題為例，反省什麼是「種族關係」？什麼是「種族主義」？什麼是「新興族群」？有一連串值得提問的問題，例如這些語言分析的單位由誰定義的？Cottle 認為黑、白種族的多元，完全是「白人世界價值觀」的產物，所謂的「黑人」概念亦然。

而所謂的同質化的社群，常常是權力和社會政治操作下所形成的虛擬想像。回頭看台灣客家廣播當中，誰畫定「客家族群」的疆界？誰定義「客家文化」的特質？誰描繪「客家意象」的輪廓？而即使在客家族群的內部，仍然還是有強勢和弱勢的權力關係。因此 Cottle 以 Charles Husband 的評論作結，主張「多元文化」應該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名詞，多元的族群應該爭取進一步的人權，就是「傳播的權力」，讓自己被人知道的權力（Cottle 2000）。當客家廣播向主流社會爭取資源的同時，異質的客家社區更應向客家廣播爭取多元文化的再現機會，展現出「客家意象」更為多元的意義。

大眾媒體和消費文化的廣泛出現，使得人類學家將媒體視為文化的生產者。但是早期的研究者只有解讀媒體文本所傳遞的文化意義，較少討論到媒體文本的背後生產過程和操作生產的意識。一直到晚近 Ginsburg 等學者，提出了人類學的媒體研究，必須從文化產物和社會過程兩個面向來瞭解。媒體提供了文化再現和藝術形式的舞台，在這裡可以創造認同、質疑議題、甚至挑戰霸權，這也是為什麼，媒體人類學可以把文本分析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討論媒體如何建構社群認同、社區差異、社會關係，甚至形成原住民意識型態的發聲管道，文化生產者（cultural producers）和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的概念就是在這個情境下出現的，Mahon 稱為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領域（Mahon 2000）。以客家廣播而言，陳玉萃就將其視為客家文化產業的一種。她指出在現代社會中，母語的消失以及傳統文化特質的流失，已經是每個族群擔心的問題。但是對於一個從未經歷過真正傳統客家文化生活的年輕人來說，仍然可以藉由對傳統文化的再學習、消化與再創新，並且將之透過現代工業的生產方式，將「新客家文化特質」傳播出去，而目前這種再創造的客家文化，似乎正改變著當代客家族群的認同方式（陳玉萃 2000:298-299）。

## 第四節 研究說明

### 一、研究對象

台灣最早的客家運動 1988 年「還我母語」萬人遊行，主要的訴求就鎖定在客語發言權和媒體發聲管道之間的關係<sup>12</sup>。而近年來爲了突破社會大眾對客家運動只停留在「爭取客語發言權」的理解上，客家運動已經擴大爲客家族群文化的全面復興，並且要求國家力量的介入。(曾金玉 2000:165)。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在 2001 年成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電視台於 2003 年相繼出現，這都在在說明了客家文化復興運動的趨勢演變。在這個趨勢當中，**客家媒體所扮演的角色，逐漸從提供「客家話」的發聲管道，持續演變成勾勒「客家意象」和塑造「客家認同」的重要角色。**而筆者「客家意象」形塑的研究，主要研究對象設定爲收聽範圍大致涵蓋台北、桃園地區（少部分有到新竹、苗栗），而電台設在台北市的客家廣播媒體：「財團法人寶島客家電台FM93.7」與「中國廣播公司客家頻道AM747」；次要研究對象則設定在筆者目前所服務的「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客語節目」，爲中國大陸與海外客家所製播的節目，以作爲比較境內客家廣播與境外客家廣播異同的變項。而研究對象選取的原因說明說下：

- (一) 筆者研究「客家意象」的形塑，之所以選擇客家電子媒體，而非客家平面媒體，主要是由於電子媒體閱聽人不需要識字的能力，就可以近用媒體，因此普及率大於平面媒體，更能達成「客家意象」的形塑。

---

<sup>12</sup> 1987 年創辦的《客家風雲》雜誌，凝聚了客屬爭取母語權的願望，於 1988 年聯合各客家團體、客家工農運、政界人士「還我母語」遊行的三大訴求分別是：「開放客語廣播電視節目，實施雙語教育、建立平等語言政策，修改廣電法第二十條的方言限制條款爲保障條款」。



- (二) 客家廣播與客家電視皆為「客家電子媒體」的類型，但由於筆者的工作經驗集中於客家廣播；另外一方面，在本研究進行當中，客家電視仍以塊狀節目為主，尚未有帶狀頻道的播出<sup>13</sup>，因此筆者選擇客家廣播作為本論文的研究對象。
- (三) 除了筆者本身的地緣關係以外，大部分的客家廣播幾乎也都集中在北台灣地區<sup>14</sup>。更由於政治、社團、媒體與資源的集中，以及大量客家人移民都會的關係，台北市的客家廣播，匯集了台灣各地客家社區的媒體從業者，而這正好提供了客家多元文化彼此詮釋的空間與環境，因此筆者以台北市的客家廣播為研究對象。
- (四) 筆者同時選擇「財團法人寶島客家電台FM93.7」與「中國廣播公司客家頻道AM747」作為研究對象，除了考量到兩家電台成立背景的不同、與經營模式的差異之外，透過其中部分節目跨地域的特質<sup>15</sup>，也得以比較城鄉客家聽眾的差異，或是分析都會台與地方台製作節目類型的不同。至於額外加上「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客語節目」的節目比較，則是為了試圖尋找台灣客家境內廣播與境外廣播的異同。
- (五) 針對上述三個研究對象所進行的節目文本收集與分析，筆者鎖定在廣播節目主持人的談話內容，以及與聽眾、來賓的對話互動。除非新聞的播報、

---

<sup>13</sup>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3 年 7 月 1 日，委託台灣電視公司，成立帶狀全區的「客家電視頻道」。但此時筆者已完成本研究欲探討之客家廣播的取樣收聽，開始論文的撰寫的工作，因此客家電視並未納入本研究欲討論的範疇當中。

<sup>14</sup> 根據行政院新聞局的網站資料，台灣地區新成立的客家電台截至 2002 年為止，絕大部分都是分散在北台灣的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各縣市之中功率或小功率地方台（詳見第二章、第一節「台灣客家廣播的回顧」）；而南台灣地區的高雄廣播電台，在 1998 年謝長廷當選市長後，也開始撥出一個 AM 頻道，每天製播六、七小時的客家節目。

<sup>15</sup> 透過電話訪問寶島客家電台的行政人員姜慧婷得知，「寶島客家電台 FM93.7」在取得合法的中功率電台執照後，過去地下電台時期在桃竹苗所設立的轉播站一一被抄，因此目前的收聽範圍以大台北地區為主，而未受地形阻擋與電波干擾的桃園部分地區，還約略可以收聽得到；至於「中廣客家頻道 AM747」除了少部分聯播地方台（例如新竹台、苗栗台）的時段，收聽範圍可以跨越到桃竹苗地區以外，大部分 AM747 的節目，仍然是以大台北地區與部分桃園地區為主要收聽範圍（相關背景詳見第二章、第二節至第三節）。

音樂的選取成爲後來節目討論的議題，否則新聞與音樂並不在筆者紀錄與分析的範圍之內。

## 二、研究方法

人類學知識建構最大的特色，在於長期浸濡在研究環境當中的質性研究「參與觀察法」；而「文化研究」則從文化視野分析媒體的文本再現，以批判的角度提高了傳播研究的深度。筆者的研究方法則試圖結合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與文本分析的研究途徑，說明如下。

### （一）參與觀察法

研究方法的這個部分是最難界定研究時間的。如果狹義的鎖定在參與客家廣播節目的從業經驗上，那麼主要是**筆者在 1998 年 6 月到 2001 年 6 月，任職中國廣播公司客家頻道，隨後並擔任「暗夜來作客」節目主持人**，這三年裏的從業點滴。但是如果廣義的定義，從五年前筆者接觸到客家媒體之後，**一直到現在都還持續不斷的累積個人的田野筆記**。離開中國廣播公司客家頻道之後，從 2001 年 6 月到 11 月的半年間，筆者服務於公共電視台「客家新聞雜誌」，擔任文字記者的工作；2002 年 3 月，筆者進入中央廣播電台，負責對中國大陸與海外的客語新聞播報，以及主持國語節目單元「文化最前線」與「人文筆記」。雖然後來的兩份工作，筆者離開了客家廣播的實際主持工作，但卻仍都持續在客家媒體的工作範疇當中。除了累積客家媒體的田野資料；更和許多客家媒體從業人員、客家意見領袖、社團幹部，建立了友誼；並在工作的合作關係中，熟悉了媒體環境的運作機制。所以對於客家廣播的參與觀察，是筆者從事本研究的出發點，它主要幫助筆者瞭解客家廣播運作背後的權力、結構關係，筆者將以自身實際參與的經

驗作為說明的例子。

## (二)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可以瞭解最表象、但也最直接的「客家意象」，換句話說，可以知道客家聽眾聽到什麼了。當然對於客家廣播節目內容的文本分析，不僅可以知道媒體從業者說了什麼？描述了什麼？隨著廣播叩應（Call-in）風氣的盛行（陳昭如 1994），還可以由聽眾對節目內容的回應，瞭解到客家廣播的媒體文本被雙向認知（主持人、聽眾兩方）、被雙向詮釋的過程。筆者主要在 2003 年的 3 月到 6 月，隨機抽樣<sup>16</sup>側錄 80 個小時的客家廣播節目（分別是寶島 30 小時、中廣 31 小時、中央 19 小時）；另外再選取筆者於 1998 年 11 月到 1999 年 5 月當中，自己所製播側錄的「暗夜來作客」節目 20 小時，詳細的收聽、紀錄、分析。最後再將這些總共 100 小時的客家廣播所呈現出的文本資料，根據內容分項登錄、製表。這批素材主要是協助筆者說明客家廣播是如何形塑「客家意象」的。

## (三) 深入訪談法

文本分析法的研究取向往往忽略了文本的產製過程；而參與觀察法的田野經驗卻也常常偏向研究者的主觀經驗。因此筆者將透過深入訪談法，來補充上述兩種研究法的不足。根據文本分析法所得到的實際節目內容，瞭解客家廣播從業者建構論述的意識狀態；另一方面，透過客家廣播同業間的訪談交流，分享彼此的

---

<sup>16</sup> 筆者的抽樣方式，係以節目時段一小時作為抽樣單位，將節目表上的所有時段進行編號，再以擲骰子的方式決定側錄節目，進行抽樣收聽。在資料蒐集階段，指導教授莊英章老師曾提醒筆者，由於樣本數不夠大，隨機取樣似乎存在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但當筆者思考立意取樣的可行性時，卻發現無論從節目表上的名稱、或是實際收聽的經驗，都無法清楚的切割出不同的節目內容，這當然也是客家廣播所傳遞的一種獨特的意象（詳見第四章、第四節之「節目類型的設定」）。另一方面，由於本研究結合參與觀察的優點，旨在得知形塑廣播客家意象的組織、脈絡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僅將抽樣結果作為說明的個例，並不會單純藉由文本分析的素材貿然進行推論。

從業經驗、與對廣播客家意象感受的異同，因此深入訪談法所詢問的內容，並不是只有一套問題，而是因人而異的。筆者以為對客家廣播「媒體文本」背後意義的瞭解，不能夠脫離麥克風後面「人」的脈絡，而「人」的差異脈絡或許牽涉到性別養成、語言使用、社會經驗、地域意識、時空要素等條件，不一而足。對此，筆者考量到不同差異背景的代表性，選擇了九位客家廣播的從業者進行深入訪談，列表如下：

表一 客家廣播從業者訪談名單

電台名稱	姓名 <sup>17</sup> ／性別	使用客語腔調 <sup>18</sup>	父系籍貫	涉略工作
寶島客家電台	方飛燕（女）	主海陸、次四縣	新竹竹東	主管、主持人
寶島客家電台	莊增方（男）	四縣腔	苗栗造橋	董事、主持人
寶島客家電台	李舒羽（女）	南部四縣腔	高雄杉林	主持人、成人教育
中廣客家頻道	張斐雲（女）	海陸、四縣各半	新竹竹東	主管、主持人
中廣客家頻道	柳菲芝（女）	主東勢、次四縣	台中東勢	企畫、主持人
中廣客家頻道	張源守（男）	四縣腔	苗栗頭份	主持人、山歌班
中廣苗栗台	錢思貞（女）	四縣腔	苗栗苗栗	主持人
中央廣播電台	年吟恩（女）	四縣、梅縣各半	山東 <sup>19</sup>	組長、主持人
中央廣播電台	龔廣太（男）	梅縣腔	廣東梅縣	導播、主持人

<sup>17</sup> 訪談對象概以化名出現。

<sup>18</sup> 各種客語腔調的簡介，詳見第三章、第二節之「南腔北調」的註腳說明。

<sup>19</sup> 年吟恩之父系籍貫為山東，但母系籍貫是桃園中壢的客家人。

## 第二章 台灣客家廣播簡介

簡介台灣的客家廣播史，1990年代是重要的分水嶺。一是由於1988年的客家「還我母語」萬人遊行，客家族群開始積極爭取媒體發聲權；二是由於地下電台的出現，社會大眾對媒體開放的呼聲高漲，因此新聞局在1993年開始召開廣播電台審議委員會，進行電台頻道的開放事宜。因此雖然客家廣播在台灣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四、五十年前，但當時只有少數的地區性電台或某些塊狀<sup>1</sup>節目用客語發音。台灣客家廣播的真正興起，則是在1994年頻道開放之後集中出現。因此下面幾節將按照這個次第進行說明。

### 第一節 台灣客家廣播的回顧

台灣早年的廣播生態，長期由黨政軍控制95%以上的頻道，屬於寡頭壟斷的型態。除了停止民間申設電台，後來還訂定方言限制條款以利國語政策的推行（張錦華 1997:8-9）。台灣最早的客家廣播是在「政令宣導」和「壓制匪播<sup>2</sup>」的使命下，偶然的出現在中廣苗栗台。由於苗栗縣是屬於多山的地區，廣播收聽情形十分不良；而又因苗栗海口成一喇叭狀，收聽大陸廣播清晰無比。因此在1956年中國廣播公司成立苗栗轉播台，原先只是單純的轉播台北的節目。但在苗栗轉播台設置以後，地方人士認為，苗栗縣民亦應有知的權利，為了解決老一輩的客家人，聽不懂國語廣播的困難，苗栗縣政府與苗栗縣議會聯合向中央提出陳情，

---

<sup>1</sup> 「塊狀節目」是相對於「帶狀節目」的說法。塊狀節目的播出時間侷限在特定日期、特定時段，難以養成固定收聽習慣，例如只出現在週六或週日的節目；而帶狀節目的播出有明顯的連續性，例如週一至週五、固定日期、固定時間的節目。

<sup>2</sup> 「壓制匪播」又稱為「壓制匪波」，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海峽兩岸之間的廣播往往具有思想統戰、心戰喊話的使命。政府為了防止民眾收聽對岸廣播，便於台灣各地廣設轉播站與地方台。

要求中廣公司將苗栗轉播台改制為可自行發射製作客家廣播節目的廣播電台，並聘請來自廣東梅縣客家的江平成先生擔任創台台長（徐煥堂 1994:174）。江平成回憶當時的苗栗台，在不到二十坪大的台址內，除了發射機、控制機與發射鐵塔外，就只有二十卷空白錄音帶與四十張唱片，因此被戲稱是「二十圈四十塊」袖珍台。由於沒有客家歌謠、戲曲、八音的唱片，而老一輩的聽眾能聽得懂國語、閩南語的人也不多，所以他一方面積極網羅對客家民謠、戲曲、八音等有專長的人士錄製節目播放；一方面開闢新聞節目「苗栗之音」，請他的太太曾彩雲採訪新聞，自己則有半小時的「江平成講古節目」。開台初期節目僅能勉強維持每天播出兩個小時，不到一年節目即增加到下午、晚上都有。江平成夫婦不但帶動了客家民謠、戲曲的發展，使的苗栗縣內的收音機從一兩千台增加到十餘萬台，而他的講古更是家喻戶曉（席瑞英 2001:23、江平成 1998）。

在獨尊國語的時代裏，由於中廣苗栗台的客家廣播，對苗栗地區的政令宣導、文化傳播與社會教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即使 1976 年公佈的廣電法進一步限制方言的播放比例，客家廣播仍不致於完全消音，就是基於政令宣導的考量。比方為了發展農村經濟，中國廣播公司及其所屬九個地方電台，每天都還開闢固定時間，對農村廣播，並強調為了達到預期效果，農業電台的節目以國語及閩南語<sup>3</sup>並用，並視實際需要，使用部分客語（蔣孝武 1979:74-75）。至於苗栗台的客家廣播，對台灣客家文化產生的影響則有：展現地方人士才藝，延續客家文化藝術、形成舉辦客家歌謠比賽的風氣、組成客家民謠研進會創作新曲、鼓勵出版客家有聲作品、以及廣播成為客語正音教室幾個方面（張鎮堃 1998b:56）。

在中廣苗栗台的客家廣播出現之後，比苗栗台更早設立的中廣新竹台也推出「客家夜話」的客語節目，緊接著桃園縣的先聲電台也不落人後的開闢「客家之

---

<sup>3</sup> 「閩南語」即本論文使用之「福佬話」，此處按原文引用。

聲」節目。1960 年是苗栗地區客家廣播的全盛時期，一所民營的天聲廣播電台奉准在竹南設立，開台創立以後即開闢一天長達五小時的客語廣播節目，與中廣苗栗台分庭抗禮。可惜好景不常，受到商業廣告的影響，天聲電台的客語廣播節目一個個地被閩南語<sup>4</sup>廣播所取代，如今，除了每日尚維持五分鐘的客語地方新聞之外，只剩下一個小時的客語音樂節目（徐煥堂 1994:175）。從 1956 年中廣苗栗台成立，到 1994 年寶島客家電台發音之前，台灣客家廣播只出現在少數的地方台，播出型態也以塊狀節目為主。這使得客家文化的存續受到嚴重衝擊，語言流失迅速，雖經客屬團體一再呼籲，但政府主管單位或業者皆以市場因素考量為由，拒絕播出適量的客語節目，甚至在客家地區的廣播電台亦只有點綴性的客家節目（彭欽清 2002:147）。

以徐煥堂整理 1994 年台灣客家廣播節目的播出情形為例，雖然此時由於本土意識的抬頭、國家語言政策的改變、廣電法修訂以及文建會的資助，客家廣播較過去有些許的增加。但仍然可以看出客家廣播以塊狀節目為主的趨勢，並且大多是象徵性的點綴在媒體的冷門時間。

表二 1994 年台灣客家廣播節目播出情形

節目名稱	電台 / 播出地區	播出時間
客家公園	中廣新竹台（新竹）	09:30（1-6）
客語天地		18:30（1-6）
人車路		19:00（日）
人和年豐	中廣苗栗台（苗栗）	13:00（1-6）
長春亭		13:30（1-6）
客家文化		14:00（1-6）
山城號角		17:00（1-6）
苗栗之音		18:00（1-6）

<sup>4</sup> 同本章之註腳 3。

一路順風		17:00 (1-6)
好農家		16:00 (1-6)
客家庄	中廣台中交通台 (台中)	16:10 (1-6)
山城風情	警廣交通台中台 (台中)	21:30 (1-6)
原鄉情	正聲台北一台 (台北)	17:00 (日)
原鄉情濃	正聲台東台 (台東)	17:00 (日)
客家風情	漢聲電台	21:00 (日)
現代客談	台北電台 (台北)	21:00 (日)
客家風光		11:00 (日)
打嘴鼓聽歌聲	教育電台	05:30 (日)
客家風情	勝利第一廣播部分 (台南)	19:10 (日)
黎明曲	天聲電台 (苗栗)	05:00 (日)
快樂農村		05:30 (日)
客家風情	燕聲電台 (花蓮)	22:00 (日)
客家文化	先聲電台 (桃園)	18:00 (1-6)
客家之聲		10:00 (日)
客家風情	高雄電台 (高雄)	11:00 (日)
幸福家庭	台廣新竹台 (新竹)	06:00 (1-6)
客家夜話		19:00 (日)
日正當中		19:00 (日)
客家天地	復興玉里 (花蓮)	08:30 (日)
客家戲	復興苗栗 (苗栗)	08:30 (1-6)
客家風情畫	復興新埤 (屏東)	08:30 (日)
客家鄉音	復興電台 FM	21:30 (日)
客家鄉音	復興電台 AM	13:30 (1-6)
有閒再來聊	中華廣播公司第 2 台	13:00 (日)

(徐煥堂 1994:179-180)

台灣的廣播生態從「國語優先」的時期，轉變到「個案獎助」少數族群的節目，大概是在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而這正是上列表格中客家廣播節目的出現背景。新聞局自從 1991 年起辦理「公共服務廣播節目」徵選，國台客語<sup>5</sup>均可參加。初期時客語節目不多，之後為了加強服務全省客語同胞，新聞局在 1995 年度委請五家公、民營電台製播六個客語節目 (計 5 小時 30 分)；1996

<sup>5</sup> 「台語」即本論文使用之「福佬話」，此處按原文引用。



年度擬委請製作九個節目（7 小時 50 分）；廣電基金亦自 1995 年 7 月 1 日起成立「客語廣播節目供應中心」，彙集新聞局與文建會委製之節目、廣電基金自製節目加配客語及其他電台提供之優良客語節目等，免費提供有意播出客語節目的廣播電台運用，初期每日將提供 8 至 12 小時供台北電台、高雄電台常態播出（張錦華 1997:10）。

正當客家廣播透過「個案獎助」方式逐漸增加的同時，隨著台灣的民主演進，也由於地下電台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1993 年新聞局成立「廣播電台審議委員會」開始審議廣播頻道開放的工作。根據交通部電信總局的電台營運計畫書中顯示，截至 2002 年由於電波開放而新成立的客家電台，依序有桃園的新客家廣播電台（第四梯次調頻中功率新電台）、苗栗的客家文化電台（第五梯次小功率新電台）、台北的寶島客家電台（第八梯次客語調頻電台）、台中的地球村電台（第九梯次指定用途調頻電台）與新竹的鄉音客家電台<sup>6</sup>。如果再加上中國廣播公司於 1997 年在台北新成立的中廣客家頻道共同比較。在這些電台之中，大部分是全天以客語發聲的電台，如台北的寶島客家電台、桃園的新客家電台和苗栗的客家文化電台；有些則是客語發聲節目的比例佔六成以上的電台，如台中的地球村電台和台北的中廣客家頻道；不過也有著以客家為名，卻並非客語電台，而全部以閩南語<sup>7</sup>發音的新竹鄉音客家電台。即使客家廣播在電波頻率開放後數量相對的增加，但相較於客家族群在全台灣人口所佔之比例，客家廣播電台的數目仍是不及其人口比例（關尚仁 2002:9-10）。傳播學者對於客家媒體環境的現況，有從使用與滿足的角度提出呼籲，認為應提高客家族群的電子媒體近用權（劉幼琍 1996）。也有從多元文化出發，主張建構言論自由與平等近用的傳播價值，並從特定指配頻道資源、建立客語節目製作中心以及管理族群節目內容的品質，提出

---

<sup>6</sup> 2003 年 7 月，筆者已無法在新聞局網站找到新竹「鄉音客家」電台的資料，據政大廣電系關尚仁教授指出，可能該電台已經營不善而關閉。

<sup>7</sup> 同本章之註腳 3。

具體建議（關尙仁 2002）。與傳播學者之研究旨趣不同的地方在於，媒體人類學所關心的是媒體使用和族群建構、認同之間的關係，接下來幾節將分別說明寶島客家電台、中廣客家頻道與中央電台客語節目的成立背景。

## 第二節 寶島客家電台 FM93.7

1991 年台灣開始出現挑戰政府既定廣播體制的所謂「地下電台」。如果與歐美地區的地下電台進行比較，台灣地下電台最大的特色是以政治抗爭為主要目的，幾乎並無純粹的嗜好或商業電台（張錦華 1995:89、林彥亨等 1996）。反對運動者成立地下電台的風潮到了 1994 年更為風行，其中也有不少客家話的帶狀節目播出，初期透過以閩南語播音的寶島新聲 TNT 發聲的寶島客家電台，尤其受到大台北都會區客家鄉親們的喜愛，1994 年 9 月 18 日，因為聽眾反應熱烈，更脫離寶島新聲 TNT 獨自對外播送全頻道的客語節目。1994 年正值新聞局開放廣播頻道，寶島客家電台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提出申請的客家電台，但卻並未獲得核准設立（席瑞英 2001:20）。1994 年 12 月 24 日新聞局公佈了錄取的 46 家電台，這 46 家電台根據當時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調查，個個都有後台。因此客家族群向立法院請願，要求廣電資源應該公平合理分配，保障弱勢族群。另一方面在客籍民意代表的引見下，新聞局正副局長都承諾要以專案協助寶島客家電台爭取頻率，但同時新聞局卻又會同交通部接二連三的進行抄台。因此 1995 年，寶島客家電台在台北市金華國中舉辦了「抗議新聞局強盜抄台說明會」，會場外「全國客家權益行動聯盟」的旗子四處飄揚，義工掛出的布條彰顯：「還我客家電台，說母語無罪」、「客家人不是廣播乞丐」、「國語害死客家話」、「我要客家話、我要客家電台」、「客家人要打拼、反對媒體不公平待遇」等訴求。客家大老鍾肇政在演講時指出，客家人應當要不斷的發出聲音，向新聞局抗議媒體的不公平、打壓

客家電台，客家權益行動聯盟要在各地辦說明會，讓所有人知道客家文化、語言被打壓的事實（蕭新煌、黃世明 2001a:381-382）。下表摘錄寶島客家電台成立過程中發生的重要事件。

表三 寶島客家電台成立大事記<sup>8</sup>

日期	事件說明
1994 04 月	地下電台寶島新聲 (TNT) 每晚 8:00 至 9:00 開闢帶狀客家話節目。
1994 07 月 30 日 08 月 01 日	新聞局北、中、南同步「抄台」，TNT 每天一小時的客家話節目也被迫暫時消音。各界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抄台，發生「801 事件」。
1994 09 月 18 日	寶島新聲客家台開播（暫與 TNT 共用辦公室），頻道 FM91.5，收聽範圍是大台北地區。執行委員為梁榮茂、羅能平、陳貴賢、黃永達、黃子堯、傅雲欽、張鎮堃七人，由陳貴賢擔任執行長，黃子堯擔任台長。
1994 11 月 20 日	在松山奉天宮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盛況空前。
1994 11 月	於桃園設立轉播站，FM 98.5。
1994 12 月 24 日	第一批申設小功率社區電台核准名單公佈，寶島客家電台申請案因為政黨分贓而被犧牲、並未入選。
1994 12 月 30 日	客家鄉親赴立法院請願，要求廣電資源應公平合理分配，保障弱勢族群。
1995 01 月 03 日	新聞局「抄台」，客家台天線被劫，播音暫停。
1995 01 月 04 日	立法委員葉菊蘭、羅傳進領隊面見新聞局長胡志強，胡志強承諾協助客家族群以專案申請中功率電台。
1995 01 月 06 日	新聞局會同交通部再度抄台，執「法」人員暗藏樓梯間，趁主持人開門離去時闖入，強闖播音室，蒙面搶走所有播音器材。聽友再度赴立法院請願，新聞局副局長吳中立承諾寶島客家電台以專案申請中功率電台。隔日，抄台人員連續第三度上門。
1995 01 月 23 日	連夜架設天線，緊急復播。
1995 03 月 12 日	在全國民眾活動中心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席開百桌。
1995 03 月 28 日	立法委員林光華、葉菊蘭陪同電台代表赴新聞局送出「寶島客家電台專案申請」。

<sup>8</sup> 摘錄自寶島客家電台提供之〈寶島客家電台大事記〉

	05月10日	交通部要求寶島新聲客家台作電波測量。
	05月20日	號召聽友參與「520 黨政軍退出三台，媒體全面改造大遊行」。
	06月04日	寶島客家電台搬離寶島新聲 TNT 開始獨立運作。 苗栗轉播站 (FM102.5) 正式開播。
	06月09日	台北地區因受 FM91.3 干擾，頻道改為 FM97.7。
	06月12日	籌措電波測量器材。
	06月27日	全美十多個客家社團組成「全美台灣客家回國訪問團」向相關單位陳情，要求早日促成寶島客電台申請案。
	07月22日	在桃園平鎮義民廟舉辦第三次募款餐會。
	08月16日	開始在大台北地區周邊做八方位電波測量。
	10月24日	主動向交通部提出電波測試報告，提出可用頻道，以回應交通部無頻道可用之說詞。
	11月07日	交通部回文，同意本台提議 FM93.7 為可用頻道，惟仍須經新聞局公告供各界申請。
	11月18日	於松山奉天宮舉辦第四次募款餐會。
1996	01月15日	新聞局公告 FM93.7 供各界申請客語廣播電台。
	02月15日	寶島客家電台再度提出客語頻道申請企劃書。
	06月08日	申請案通過！獲准籌設寶島客家廣播電台 (FM93.7)，但必須於半年內募足三千萬元的設台基金。
	07月21日 至 12月08日	分別於台北華中河濱公園、桃園平鎮新勢國小、桃園新屋國小、苗栗市區公所、台北太平洋聯誼社、桃園龍潭南天宮、苗栗頭份國小、桃園中壢市育樂中心、桃園楊梅農會大禮堂、苗栗公館國小、台北永和市公所、新竹新埔義民廟、台北信義區公所、台北士林區公所、新竹竹東鎮兒童育樂公園、台北木柵區忠順廟、新竹關西太和宮，先後舉行十七場設台基金籌募餐會。
	12月10日	籌足設台基金！
1997	01月05日	第十八場設台基金籌募說明會：新竹湖口國小。
	01月19日	在桃園平鎮宋屋國小大禮堂召開捐助人大會，八百餘人出席，選出第一屆董、監事。籌備期間執行長陳貴賢教授當選董事長，魏錦芳律師當選副董事長。
	04月01日	籌備期間台長黃永達教授與新任台長劉慧真交接完成。
	05月28日	設立竹東 FM98.7 轉播站。
	11月01日	發行客家發聲雜誌 (創刊號)。
	12月12日	財團法人登記完成。
1998	02月16日	與民視聯播客話新聞。

	06 月 22 日	正式獲得交通部廣播無線電台執照。
	09 月 01 日	吳宏昌擔任台長。
1999	01 月 01 日	客家發聲雜誌停刊（第八期）。
	01 月 20 日	第二屆董監事第一次會議選出董事長、副董事長，由鍾肇政、梁榮茂出任正副董事長。
	07 月	18 日義工大隊成立大會；19 日張鎮堃出任電台辦公室主任。
2001	02 月 10 日	於松山奉天宮舉行第二、三屆董監事交接及聽友聯誼餐會。
2002	02 月 01 日	完成年度總盤點。
	03 月 01 日	完成 90 年度財務簽證，並向新聞局核備。
	06 月 07 日	「全國客語廣播網」洽商事宜，於行政院客委會舉行。
	08 月 30 日	主管機關新聞局財團法人監督小組視察訪問。
	09 月 07 日	電台「八週年」台慶，於師大綜合大樓二樓舉行。
	12 月 15 日	第四屆董監事遴選投票於台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舉行，並於聯勤信義俱樂部「宴會廳」辦理募款餐會。
2003	01 月	兩年一次電台執照換照完成。
	02 月	電台購買辦公現址羅斯福路二段 91 號 17F-2 之房屋及停車位(B3-37)完成。
	02 月 25 日	第四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暨第三、四屆交接，並選出第四屆董事長梁榮茂、副董事長魏錦芳。
	03 月	完成換照補件，並檢送 91 年度財務簽證，向新聞局核備
	04 月 04 日	第四屆第二次臨時董事會，確定台長人選，由彭惠圓小姐擔任台長。

范振乾將寶島客家電台開播以來的過程稱之為「客家發聲運動」，並認為是繼 1988 年「還我母語大遊行」之後，客家社會運動的再一次高潮。他還提出寶島客家電台播音所造成的七個效應，分別是：第一，客家長輩們不再鬱卒，成為健康快樂的銀髮族；第二，客家鄉親以崇敬「現代神廟」的心情來對待「客家電台」，這可能是國內，也可能是全世界傳播界最特殊的現象；第三，客家人對復興母語的態度急切而熱烈；第四，客家有聲出版品出現良性循環的現象，客家歌謠的詞曲作者與演唱者的新人輩出，新作不斷湧現。而山歌班亦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有助於擴大客家文化的傳播效果；第五，客家族群發展出自下而上，比較實

在、草根性較強的群眾覺醒運動；第六，客家鄉親持續要求「客家人的聲音」在公共領域需有公平出現的機會；第七，義工團體之出現與發揮積極的作用（2002:210-219）。只是當上述這七種效應，不斷提及「客家鄉親」、「客家族群」的時候，筆者不禁反省「客家發聲運動」的普及性有多廣、持續性有多大，特別是從體制外的地下電台取得合法電台執照後，寶島客家會面臨哪些轉變與困境？以電台涵蓋的收聽範圍來說，體制外時期設立的苗栗轉播站、竹東轉播站先後被抄台，寶島客家電台從跨越桃竹苗的客家廣播，再度回到大台北地區<sup>9</sup>；而客家媒體的陸續出現（例如地區性的客家電台、全區性的客家電視），也使得寶島客家電台的影響力相對降低。誠如開台元老黃子堯坦承「氣勢已經下來了」，寶島客家電台不僅僅是創業維艱，而思考電台該如何轉型更是守成不易（張瓊方 1998）。

### 第三節 中廣客家頻道 AM747

繼寶島客家電台於 1994 年開播、桃園新客家電台於 1997 年 2 月開播以後，中廣客家頻道 AM1458 也於 1997 年 6 月 1 日正式開播。中廣客家頻道並不是由於頻道開放而出現的新電台，而是由國民黨營的老字號中廣公司所成立的，事實上分析它的成立背景，可以說是有些被動性的。有論者分析自從寶島客家電台開播形塑了客家聲勢，使得長期霸佔台灣電波資源的國民黨，不得不對此形式造成的壓力有所反應...，國民黨中廣系統爲了爭取選票，被迫應付性的推出「客家頻道」（客家雜誌社論 1999:3）。而像是范振乾也曾於 1997 年根據「廣播月刊」公布的數據，統計中國廣播公司（含轉播台）的九個廣播網及頻道播出的客語節目佔全部播音時間多少比例，發現結果是 0.59%（週一至週六）、0.47%（週日），

---

<sup>9</sup> 關於確認寶島客家電台涵蓋的收聽範圍，與得知桃竹苗轉播台的被抄，係於 2003/11/13 電話訪問寶島客家電台行政人員姜慧婷後得知。

比例低得令人痛心。由於 1997 年底時值縣市長改選，這樣的批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與討論。1997 年的 3、4 月間，國民黨破天荒的表示，中國廣播公司有一個閒置著，但播音效果不佳的 AM1458 調幅頻道（連台北市內都收聽不清楚）。並透過當時中央黨部秘書長吳伯雄之夫人戴美玉女士在「客家崇正會」，邀集客家社團代表開會，討論是否接收該頻道。與會的范振乾指出「存在才有希望」，並認為接收該「爛頻道」之後，開始播出客語節目，聽眾一定會對廣播效果有所不滿，自然會形成壓力，便有「以既有的週率<sup>10</sup>去爭取換更好的週率」的機會。否則要爭取一個全新頻道，在現有的廣電法令制度下，難如登天……在客語節目播出後，客家鄉親不滿處於次級國民待遇的壓力越來越大，終於在 1998 年 11 月換成效果稍好的 AM747（范振乾 2002:266-267）。

中廣客家頻道 AM1458 開播初期，播出的時間是星期一至星期日，從每日上午 8 點至晚上 12 點，共計 16 小時。星期一至星期六都是帶狀節目，星期日是塊狀節目。由當時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吳伯雄的夫人戴美玉女士擔任榮譽台長，聘請曾是寶島客家電台創台執行委員的張鎮堃擔任總編導。由於中廣公司是國民黨經營的，張鎮堃回憶自己在參與中廣客家頻道的創設時原先有些顧忌，但中廣公司的主事者表示「你不需要為國民黨做什麼，如果你刻意為國民黨做什麼反而沒有人要聽，只要把中廣客家頻道做好發揚客家文化、發揚客家精神的工作，就是幫了國民黨很大的忙」，因此張鎮堃才決定參與前期建制的工作。但是後來還是有很多朋友婉轉的質問：「當初客家話的流失，就是因為國民黨的語言政策失當，你還去幫他做事？」（張鎮堃 1998a:25）1998 年 2 月，張鎮堃以事務繁忙為由辭去總編導的職務，改由李純恩擔任總編導。

對於中廣客家頻道的頻率由 AM1458 更換為 AM747 的原因。根據筆者當時

---

<sup>10</sup> 週率：亦可稱為週波，即廣播電台所發射的頻率。

任職中廣客家頻道所獲得的說帖是這麼說的：由於AM1458 頻率的收聽品質不佳（當時大台北地區許多地方都收聽不到），所以有許多的鄉親反應，希望能有更好的頻率，讓桃竹苗的鄉親、甚至花東及南部鄉親都可以聽到中廣客家頻道的節目。有鑑於此，中廣公司長官、客家籍立委以及客家界社團負責人，共同出面與交通部交涉申請，於 1998 年 11 月 17 日，改以全新的AM747 頻率播出節目，不但節目播出時間延長（從早上 7 點至凌晨 1 點，共計 18 小時），節目方面則請有管理及節目主持經驗豐富的萬世公司副總經理常勤芬小姐擔任總監，領導整個AM747 頻道（中廣客家頻道簡介）。因為「客家頻道」由中廣百分之百轉投資的子公司「萬世國際公司」所管轄<sup>11</sup>，事實上與其他廣播網受中廣直接管轄不同。所以在中廣客家頻道新頻率AM747 的開播典禮當中，民進黨籍的立委范振宗在國民黨要員吳伯雄、簡漢生、饒穎奇都在座的情況下，當場發言砲轟中廣，指出沒有將客籍主持人納入編制內。雖然客家頻道的總經理劉偉勳在稍後表示，中廣的主持人幾乎都是約聘的制度，隨著節目的調整而有調動，並不是只有客家頻道的主持人是約聘的。並強調目前客家頻道的節目主持人清一色都是客家人，是中廣各網中族群屬性最明顯的一個頻道（中國時報 1998/11/18，26 版）。但筆者以為上述的解釋避重就輕的地方在於，中廣其他廣播網的「主持人」幾乎都是約聘的並沒有錯，但除了約聘的「主持人」之外，其他廣播網還有多少編制內的員額呢？然而反觀「中廣客家頻道」卻是一個只有「主持人」的頻道；另一方面，他指出「客家頻道」的族群屬性是中廣各網中最為明顯的也不全然正確，現在已改稱「中廣寶島網」的前身「中廣閩南語網」不也是以族群屬性作為標示嗎？因此以政治考量而設立的中廣客家頻道，能不能永續經營還存在著很大的變動性。至於相關電台權力結構而對中廣客家頻道經營所造成的影響，筆者將在後面的章節更深入的分析<sup>12</sup>。

---

<sup>11</sup> 按照中廣客家頻道行政人員彭月春的說明，客家頻道的人事權由萬世公司「託管」，但經費的補助仍然來自中廣公司（2003/7/21 詢問）。

<sup>12</sup> 詳見第四章、第二節「電台權力結構的差異」。



中廣客家頻道 1998 年 11 月以 AM747 的新頻率開播以後，當時編制有 40 幾位主持人，而到了 2003 年 4 月，主持人只剩下 20 位左右。在節目的編排上，星期一至星期五是帶狀節目，星期六、日則是塊狀節目，型態上分生活資訊、親子教育、家庭婚姻、休閒娛樂、民俗風情、歌謠戲曲欣賞等，此外還設計「每日一句」、「有趣的客家話」、「每日一諺」等小單元。在製作要求上，除要求主持人發音標準流利外，在節目內容上也盡量含括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並積極網羅各界客家籍專業人士，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訪問，像是家庭親子關係、養生保健、法律常識等，及開放 Call-in 為聽眾排憂解惑（席瑞英 2001:21）。事實上，中廣客家頻道以 AM747 的頻率發音之後，雖然效果比 AM1458 要好一點，但仍然受到嚴重的干擾，收聽品質依舊不佳，因此當時的中廣總經理李慶平曾宣布，將在 1999 年 1 月起成立「中廣客家網」，藉由客家頻道與中廣地方廣播網的聯播，吸引全省客家族群的聽眾。針對中廣成立客家網的具體作法，李慶平表示，有鑑於桃竹苗是客家族群的主要聚集地，因此目前的 AM747 客語頻道，將與新竹台 AM1386 和苗栗台 AM891 聯播一半以上的客語節目。然而根據筆者統計，最後的聯播時間並不到每天播出時間的一半以上，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聯播節目的方式主要也是由各地方台提供節目給中廣客家頻道播出（如此又可以節省下節目製播的成本），最後由台北中廣客家頻道製作參加聯播的比例，竟然只有一個節目兩小時的時間，參見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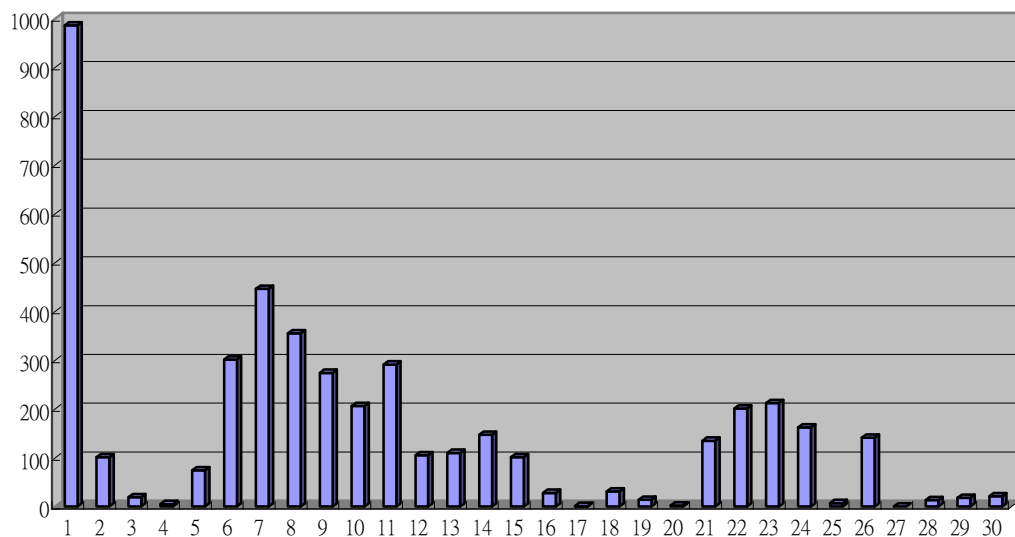
表四 2003 年 4 月中廣客家頻道聯播節目表

聯播方式	聯播時間	節目名稱
中廣客家頻道製作 聯播新竹、苗栗、花蓮台	09：00-11：00（2 小時）	大鑊小鑊跑跑滾

苗栗台製作 聯播中廣客家頻道	11：00-12：00（1小時）	吃畫打嘴鼓
苗栗、新竹台連線製作 聯播中廣客家頻道	12：00-13：00（1小時）	快樂客家庄
苗栗台製作 聯播中廣客家頻道	13：00-15：00（2小時）	客家天地

根據上述，中廣客家頻道節目於 2003 年 4 月，一天只剩兩個小時的節目，可以聯播到新竹、苗栗、花蓮地區。而就算是把時間拉回 AM747 成立之初，在 1999 年 3、4、7、8 月的 Call-in 聽眾，卻仍然還是以大台北地區為主，參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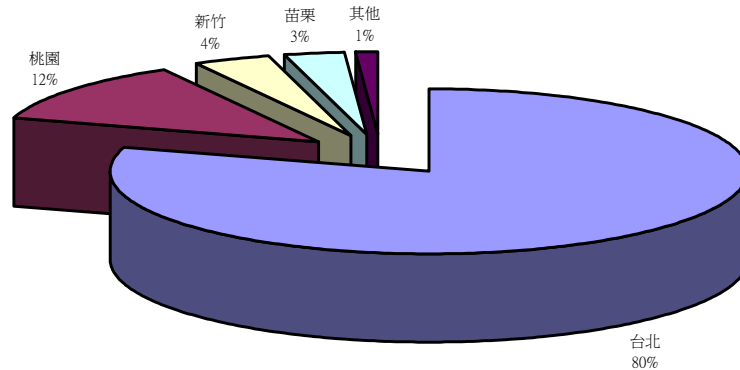
圖一 中廣客家頻道各地 Call-in 數量統計圖



（圖表說明：橫座標代號表示 Call-in 地區，參照下表；縱座標表示 Call-in 通數）

代號	<b>1</b>	<b>2</b>	<b>3</b>	<b>4</b>	<b>5</b>	代號	<b>6</b>	<b>7</b>	<b>8</b>	<b>9</b>	<b>10</b>	<b>11</b>	<b>12</b>	<b>13</b>	<b>14</b>
台北市	台北市內	松山南港	內湖	木柵景美	士林北投	台北縣	北縣永和	北縣中和	北縣板橋	北縣三重	北縣新莊	北縣新店	北縣土城	北縣蘆洲	北縣樹林
	986	101	19	5	74		301	446	355	274	206	291	105	110	147
<b>15</b>	<b>16</b>	<b>17</b>	<b>18</b>	<b>19</b>	<b>20</b>	代號	<b>21</b>	<b>22</b>	<b>23</b>	代號	<b>24</b>	<b>25</b>	代號	<b>26</b>	<b>27</b>
北縣三峽	北縣五股	北縣淡水	北縣汐止	北縣林口	基隆市	桃園	桃園八德	中壢平鎮	龍潭楊梅	新竹	新竹竹東	新埔芎林	苗栗	苗栗頭份	通霄造橋
101	28	1	31	14	2		135	201	212		162	7		141	0
代號	<b>28</b>	<b>29</b>	<b>30</b>												
其他	宜蘭羅東	花蓮	台南												
	13	18	21												

圖二 中廣客家頻道各縣市 Call-in 數量百分比



根據傳播理論，Call-in 數量多寡並不能直接解讀為收聽率高低，此處筆者僅將其視為參考，說明中廣客家頻道的收聽對象仍以都會區聽眾為主。綜合本節所述，政治考量的成立背景、頻率收聽品質不佳、由營利的子公司主管人事，這些因素從根本上影響中廣客家頻道的運作，例如開播以來主持人員額減少將近一半、自行製播節目比例下降等現象。因此回顧中廣客家頻道開播時的三點自我定位：將傳統客家文化作新時代的詮釋、增進台灣客家與國際客家的交流、積極開拓商業及公益宣導的客語廣告（吳一民 1997:24-25），曾任職中廣客家頻道的筆者始終抱持懷疑的態度。

#### 第四節 中央廣播電台客語節目

中央廣播電台的客語節目<sup>13</sup>雖然在台灣製播，但嚴格的說它並不能算是「台

<sup>13</sup> 筆者稱中央廣播電台的客家話節目為「客語節目」，而未使用「客家廣播」一詞，關鍵在於 1994 年以後台灣出現的客家廣播，往往具有強烈的族群運動屬性（例如強調語言文化傳承使命），但這種屬性卻可能是台灣的時空背景所獨有的，境外客語廣播較強調客家話溝通的工具性，單純透過客家話談論華人世界、分享華人文化（參見第四章、第二節之「台灣客家與境外客家」）。

灣的客家廣播」，主要的關鍵在於目標聽眾的不同，它鎖定的聽眾是**中國大陸與海外地區的客家族群**，因此台灣的客家族群並不易收聽<sup>14</sup>。中央廣播電台定位為中華民國的「國家電台」，截至 2003 年為止，共使用國語、5 種方言（閩南語、客家語、粵語、西藏語、蒙古語）、12 種外國語（英語、德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日語、韓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緬甸語），共計 18 種語言向全世界播音。

目前的中央廣播電台，是 1996 年 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設置條例」，合併原屬國防部的中央廣播電台及原屬中國廣播公司的海外部，改制成立的「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而合併以前的中央電台及中廣海外部，皆出自 1928 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所創設的「中央廣播電台」。1937 年對日抗戰期間，中央電台隨政府西撤，先在漢口，後在重慶恢復播音。1945 年，抗戰勝利，中央電台隨政府還都南京。1949 年，中央電台隨政府播遷來台。筆者在下列的表格當中，整理出中央電台以客家語對外廣播出現的時空背景：

表五 中央廣播電台客家語節目出現背景

時間	客家語廣播出現的背景說明
1928 年	國民政府在南京創設「中央廣播電台」。
1937 年	對日抗戰期間，中央廣播電台隨政府西撤，先在漢口，後在重慶，恢復播音。
1939 年 11 月	對日抗戰期間，中央廣播電台開始對海外和邊區廣播，計用英、法、德、俄、荷、意、日、馬來、韓等九種語言，及粵、廈、客、藏、蒙、回等六種方言。
截至 1944 年底	「中央台」：中短波三機對全國及淪陷區與南洋廣播，採用國、粵、廈、客、福、回、蒙、藏、英、泰、韓、馬來語共十二種。

<sup>14</sup> 除非收聽網路廣播或使用短波收音機。

	<p>「貴州台」：對貴州省及南洋廣播，採用國、<b>客</b>、粵、廈、滬、英、馬來語共七種。</p> <p>「福建台」：對福建省及台灣廣播，採用國、廈、福、<b>客</b>、日語共五種。</p>
1945 年	抗戰勝利，中央廣播電台隨政府還都南京。
1946 年	「國際台」調整播出語言及節目，每日以國、粵、閩、 <b>客</b> 四種內陸語，蒙、回、藏三種邊疆語，及英、日、俄、法、緬、馬來語等六種外國語，共播出約十小時節目。
1947 年	中央電台改組為中國廣播公司（BCC）。
1949 年	中央電台隨政府播遷來台。
1949 年	中廣海外部成立「自由中國之聲」對海外播音，使用國語、粵語、 <b>客家語</b> 、閩南語 4 種本國語言，與日語、俄語、泰語、印尼語、越南語、阿拉伯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 10 種外國語言。廣播目標區包括東南亞、東北亞、北美、中美洲、歐洲、中東、非洲與紐澳。
1950 年 11 月	中央電台展開對大陸同胞的宣慰與號召，節目製作除使用國語外，並以廣東話、閩南語、 <b>客家語</b> 、上海話四種方言及蒙古語、西藏語、維吾爾語三種邊疆語言分別播出。持續全天候 24 小時持續播音。
1979 年	中廣海外部成立「亞洲之聲」對海外播音，使用國語、粵語、 <b>客家語</b> 、閩南語等 4 種本國語言，以及英語、泰語、印尼語 3 種外國語言。其中閩、粵、 <b>客語</b> 的節目，涵蓋範圍定向在東南亞及東北亞華僑區。
1996 年	立法院三讀通過「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設置條例」。合併原屬國防部的中央廣播電台、及原屬中國廣播公司的海外部，改制成立為「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

（蔣孝武 1979；李祖源 1996；董育群 1998；國際廣播雜誌編輯部 1998）

根據上述的資料，中央廣播電台客家語節目最早的出現原因，主要是由於對

日抗戰期間，企圖透過廣播達成對敵作戰、國際宣傳的功用。而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之後，中央電台更加上了「對匪廣播、心戰喊話」的使命，早期中央廣播電台的節目（含中廣海外部與中央電台）具有濃厚政治宣傳的色彩。一直 1996 年改制財團法人之後，這樣的色彩才逐漸淡化。目前對海外和中國大陸播音的中央電台，方言網的客家語節目每天播出 10 小時的時間<sup>15</sup>，以 2003 年 1 月的節目表來說，客家語節目收聽範圍，涵蓋了**台灣南部部分地區、中國大陸東南、東南亞、北美東、南非、留尼旺、模里西斯等地區**。根據中央電台客語導播江光大表示，中央電台客家語節目的聽眾群在 20 歲到 80 歲之間，其中 50 歲以上的佔 2/3，50 歲以下的佔 1/3。由於華人世界有其各自的政治立場，所以目前的節目內容以感情交流為主，走中性路線。客家話使用的是梅縣腔<sup>16</sup>，在節目編排上講究平實報導，不走八卦路線，內容包括新聞、文化、戲曲、旅遊、音樂等各方面。至於在節目取材上，多報導、參與台灣客家社團、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及全球客家的活動。由於聽友在海外聯繫不易，為了加強與聽友的互動，客語節目...以贈送禮品的方式激勵聽友來信；舉辦活動增加聽眾的橫向交流；與僑委會合作，舉辦聽友會等。而在節目方面，則是增加民謠、戲曲的播放，報導台灣客家人的生活動態等，並爭取舉辦客語廣播人才研習班及客語正音班（席瑞英 2001:21-22）。

為了研究客家廣播所形塑的客家意象，筆者以境外廣播的中央廣播電台客語節目，和對台灣境內廣播的寶島客家電台、中廣客家頻道，進行相互間的比較分析。試圖瞭解由於目標聽眾的不同（台灣、海外），客家廣播節目所形塑、或強調的客家意象有何異同。以最明顯的語言使用來說，筆者初任職中央電台新聞部客語編播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境外客家廣播所使用的「梅縣腔」客家話，可以

---

<sup>15</sup> 根據 2001 年 7 月的資料，客家語節目每天播出 10 小時，客家話節目表節目分為 A、B 兩套，每天對不同地區播出 8 小時節目。

<sup>16</sup> 各種客語腔調的簡介，詳見第三章、第二節之「南腔北調」的註腳說明。

說是印象最深刻的經驗，但中央電台「梅縣腔」客家話的使用傳統，隨著開始進用台灣本地客家人從事節目製播、以及面對台灣客家族群逐漸強調本土特色（多元呈現、強調差異），中央電台客語節目使用「梅縣腔」的傳統已不再一枝獨秀。對於這所代表的意義、及當中所引起的討論，在後面的章節將做更深入的探討比較<sup>17</sup>。

---

<sup>17</sup> 詳見第四章、第二節之「台灣客家與境外客家」。

### 第三章 廣播形塑的客家意象

本章節內容是收聽 100 個小時客家廣播之後，透過文本分析法對於所得到形塑「客家意象」的素材加以分類討論。除了第一節「形塑客家意象的後生人」主要取材自筆者所主持的節目「暗夜來作客」之外，筆者在本章其餘各節當中，暫時將「客家廣播」視為**集體創作的產物**，留待後面幾章再討論產製背景的差異，對「客家意象」形塑的影響。

#### 第一節 形塑客家意象的後生人

##### 一、樣板後生人

1990 年代以後出現的客家廣播，除了爭取客家族群的媒體發聲權以外，普遍都宣稱另一項偉大的使命：「傳承客家母語」。因此多鼓勵象徵世代交替的客家後生人參與客家廣播，所謂「後生人」就是客家話裏年輕人、晚輩的意思。像是寶島客家電台提供時段給台大、政大、文化等學校的客家社團製作節目，但前提是客語播音必須佔節目時數的一半（席瑞英 2001:21）。桃園的新客家電台更企圖開發年輕族群，將學習客語、聽客家節目營造成一股流行趨勢。至於筆者在中廣客家頻道所主持的「暗夜來做客」節目，當時節目的定位是「找回失落的客家後生晚輩，凝聚我群意識」（中廣客家頻道節目部 2000:43）。以下就將以「後生人」這個範疇，在筆者自我以及其他年輕朋友所製作的客家廣播當中，找出形塑的內容。

不可諱言的，由於客家年輕人母語能力的普遍下降，即便參與客家廣播的主持工作，也多半以客家話、北京話甚至夾雜福佬話的多語方式呈現，因此**如何使**



客家後生人說好客家話常常成為討論的主題，比方像是建議年輕人多和老人家講話，甚至多注意老人家嘴唇和舌頭的發音方式，因為後生人要講流利的客家話是靠認真硬練來的（M1）<sup>1</sup>。另外聽眾也常透過Call-in來糾正或鼓勵客家年輕人的發音，像是筆者某次用「青抄」（ce<sub>11</sub> cau<sub>55</sub>）<sup>2</sup>形容菜色豐盛，馬上就有聽眾指出「青抄」是福佬話，客家話應該說「烹排」（pong<sub>11</sub> pai<sub>55</sub>），還希望主持人客語要說得正，不要夾雜一些外省話（M9）；而當主持人的客語稍有進步時，聽眾常說出希望其他客家後生人可以和主持人一樣，恢復客家母語的能力，傳承客家美德與文化（M5）。也正因為透過Call-in可以清楚意識到聽眾對於主持人的期待是什麼，所以當一同主持節目的玉芳自嘲我們講「台語」和國語都比講客家話還好的時候，筆者在一旁趕緊提醒「是福佬話啦」（M1），因為筆者深知將「台語」等同於「福佬話」在客家廣播當中會受到何等的撻伐。

至於在節目內容方面，筆者有意識的展現客家後生人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可能性。比方常常引用自網路的「青年客家」電子報，就曾提到美濃交工樂隊將故鄉閒置的煙樓當成錄音室，以結合音樂與勞動（M13）；其他客家後生也舉出劉劭希創作的客家音樂，匯集西洋 ROCK 音樂的元素與傳統客家山歌的感覺（C4）。除了客家音樂的領域以外，當新埔義民廟 210 週年慶典碰上了耶誕節的時候，筆者鼓勵年輕人到新埔過個另類的耶誕節（M3）；介紹到「褪色的藍衫」這部紀錄片的時候，不但建議新一代的服裝設計師可以把客家民族特色融入作品（M13），也呼籲大家拿起相機或攝影機，紀錄平日的的生活片段（M3）；當談到客家庭訓「晴耕雨讀」的時候，則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反省女人耕田、男人讀書的傳統，呼籲現代的客家女性應該走出家庭、融入社區當中（M4）。

---

<sup>1</sup> 引用客家廣播節目內容的註記方式（詳現附錄一），（M）是筆者所主持的「暗夜來作客」節目、（B）是中廣客家頻道的節目、（F）是寶島客家電台的節目、（C）是中央廣播電台的客語節目。

<sup>2</sup> 本論文出現的客家話、福佬話標音方式，概採用漢語拼音方案。

筆者以為客家廣播當中的後生人，常常成為滿足客家族群期待的樣板。特別是在客家廣播的氛圍浸濡之後，年輕人很快便意識到聽眾期待的「客家後生人」該做什麼。如同筆者曾試圖展現的客家認同，不但訴之以情，將親近客家母文化的尋根之旅，對比為鮭魚溯溪迴流的感覺（M1）；也動之以利，提及筆者因為去認識客家族群在台灣の開墾史，而在研究所考試得以拿分（M19）。甚至鼓勵大專客家年輕人彼此進行橫向的聯絡，參加大學客家社團舉辦的活動，如客語教學、美食嘉年華會、或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舉辦的「來去客家庄」之旅（M13），這些過程不只試圖形塑「客家後生人」的面貌，也正在形塑筆者自己。

## 二、自我的發聲

正如同第一章第一節所提到的，透過客家廣播工作，筆者開始認知客家的面貌、學習客家的知識，但卻也逐漸發現筆者原生家庭對客家的差異認同，筆者以為那是自我經驗無意識的投射。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節目當中常出現的**客家文化與福佬文化之相互對比**。這不但反映出筆者潛意識當中的雙重認同，其實也正是筆者原生家庭對「客家」的認同方式——客家福佬「合成文化」<sup>3</sup>的展現。

從筆者的曾祖父移墾彰化開始，客家文化與福佬文化就在家庭中頻繁的接觸、互動，因此在主觀經驗上，客家和福佬似乎共同組成一個比較親近的文化範疇。為了說明類似的背景，筆者曾經援引客家籍的文學作家鍾肇政，說明他的母

---

<sup>3</sup> 合成文化的產生與形成，即文化合成，一方面是一種地方文化的自我定義與再定義的過程，是地方文化因應主流文化，並保持地方文化體自主性的一種文化創新過程；另一方面是一種地方文化創新與繁衍的過程，是地方文化為了文化傳承，並維護該創新文化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因此，我們無法將這種變異的文化體，歸為主流文化或是弱勢文化，因為事實上那已是一種新的合成文化（潘英海 1994:254）。

親是台北的福佬人，鍾肇政是長大後搬回龍潭，才比較會說客家話（M8）；當許多客家領袖強調閩客的不同時，筆者卻呼籲部分客家人應該改變作客的想法，和同樣早期移民台灣的福佬人一樣，認同台灣這塊土地（M5）；當介紹農曆年前大陸北方都有喝臘八粥的習慣，筆者仍不忘解釋這種風俗對台灣的客家人、福佬人來說都是比較陌生的（M7）；在談台灣文學的發展時，同時也指出由客家話或福佬話所發展出的白話文學其實都面臨了文字化的問題（M8）。

即便在討論客家文化的獨特性，福佬文化也常常成為參考的對照組。比方在以福佬人為主的地區，如何辨識哪戶可能是客家人，可以注意他們是不是在小年夜、大年夜先後拜兩次天公（M10）；當美濃的交工樂隊推出反水庫專輯，筆者解釋「交工」是南部客家交換勞動力的說法，也特別舉出福佬人也有類似「放伴」的說法（M13）；在介紹諺語的節目單元裏，筆者並舉客家、福佬諺語中對彼此的嘲弄。客家人說「福佬覘公<sup>4</sup>作齋：丟丟滴滴」，形容福佬人辦喪事很吵雜，而福佬人講「客人仔麵線：免錢」則是取自客語的諧音（M14）；甚至一些類似事物的說法，客家與福佬總是有些細微的差距。比方像作為香料蔬菜的「九層塔」其實是福佬人的說法，客家人管它叫「七層塔」，可見客家人的塔蓋得比福佬人矮兩層（M15）；如果傳統器樂的客家八音多了「大廣弦」和「洞蕭」，那就變成福佬人吹奏的「什音」了（M20）。

## 第二節 客家意象的聚合離散

### 一、祖源移墾

傳統客家論述最重視客家人祖源移墾的歷史背景，透過祖譜的考證再三強調客家人的祖先原本都是居住在中原的世家大族。因此客家人總是最正統的漢人

---

<sup>4</sup> 覘公：客家人對道士的稱呼方式，福佬人則稱之為「師公」。

自居<sup>5</sup>，比方像某個音樂節目欣賞完蔡琴的國語歌曲「願嫁漢家郎」之後，主持人進一步說明客家人的祖先原先是住在黃河流域，後來經過四、五次的南遷，跟很多南方的少數民族擺夷族、畚族通婚，所以在客家風俗當中也有很多受到畚族的影響。聽說像客家人喜歡唱山歌就是受到少數民族的影響。但也許這首「願嫁漢家郎」，就是描述擺夷族的姑娘想嫁給我們客家男人的心聲（B24）。不過**整體而言**，強調系出中原的例子在筆者所收聽的客家廣播當中並不常見，偶然出現的「原鄉」概念仍然以客家人在大陸南方的居住地為主。比方像語言學教授古國順在介紹客家諺語「養羊種薑、利益難當」的涵義時，特別提及客家人原鄉所居住的地方，不論是廣東、福建或江西都是山多平原少的地形，所以養羊與種薑就是兩種善用山崗、草埔地形的產業（B14）。不過筆者以為將**廣東、福建、江西統稱為客家的原鄉**，其實是客家運動之後才逐漸統合的概念<sup>6</sup>，只不過客家廣播主持人也是促進這個過程的關鍵，如同姜雲玉在介紹福建的閩西客家歌曲「採茶蝴蝶」時，還得強調很多人聽到福建都會以為是閩南福佬，其實閩西也是大陸的客家地區（C15）。事實上對於台灣個別地區客家人所認同的原鄉，仍然是以「縣」作為識別的單位，比方像台灣南部客家絕大部分來自廣東的四縣地區<sup>7</sup>，因此當六堆風雲雜誌社長介紹童謠「鋏鑼嘍喳、挑水淋蔗、淋蔗肚飢、嫁分（給）江西、江西路遠、嫁分（給）平遠、平遠賊多、嫁分（給）剪刀...」之後，還特別形容因為江西路遠而不願嫁，而平原就在梅縣旁邊比較近，可見四縣原鄉的縣邑名稱與距離概念仍然流傳在南部客家的童謠當中。（F28）

---

<sup>5</sup> 例如開客家研究先河，著述《客家源流考》等書的羅香林，就是透過族譜溯源的研究方式，推論證明客家人非但是漢人，還是系出中原名門的世家大族之後。但這種過於漢人中心的客家論述，晚近學界已逐漸從不同角度提出反省（參見第一章、第二節「客家研究理論回顧」），不過卻仍可在客家廣播當中偶有耳聞，似乎也可證明典範論述建立之後的影響力還是不小的。

<sup>6</sup> 例如被許多客屬團體標視為「客家祖地」的福建寧化石壁，直到1984年廣東梅縣文物考察隊專程前往調查之前，寧化人（現在被宣稱的閩西客家之一）還「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高怡萍稱這個過程為「再地域化的原鄉建構」（2002:155）。

<sup>7</sup> 四縣地區係指清代廣東省嘉應州下轄的四個縣邑名稱，分別是鎮平（今蕉嶺）、長樂（今五華）、興寧、平遠，加上州城嘉應（後來的梅縣，今改稱梅州）合稱「嘉應五屬」。

對於縣級原鄉概念的強調方式，也正反映出台灣客家人強調的具體祖源差異。特別是當台灣客家以來自四縣或海陸地區<sup>8</sup>的客家人為主的時侯，居於較少數的客家移民就更清楚的指涉他們縣級的原鄉（例如潮州饒平、漳州詔安）。寶島客家電台某個講饒平客語的節目便強調，饒平縣是廣東最東邊的一個縣，北部說客話、南部說福佬。台灣絕大多數祖籍饒平的人都來自饒平北半部。散居桃、竹、苗、東勢的饒平人，主要姓氏有劉、王、許、林，他們夾在講四縣和講海陸的人中間，另外還有竹塘詹性、員林張姓等。十九世紀時，饒平客最集中的地方大概是彰化永靖、嘉義溪口。目前饒平話流失嚴重，饒平人不是改說四縣、改說海陸就是改說福佬。事實上台灣的饒平語內部也不盡相同，大致有三種以上，可能是饒平當地的話就很複雜，也可能是來台灣以後的變化（F17）。

## 二、南腔北調

客家廣播使用客語的南腔北調，是台灣客家移民在大陸祖居地差異的基礎上，接著在台灣不同的移民地區，進一步產生的各自演變所形成的，因此要認識台灣客家話就必須重視在地化的過程。以台灣較多人使用的四縣腔<sup>9</sup>來說，大致又可以分為北部四縣腔（苗栗最為集中）和南部四縣腔（高雄、屏東的六堆地區）<sup>10</sup>；其次的海陸腔<sup>11</sup>則主要分佈在以新竹為主的北部地區；而台中的東勢、石岡、新社地區則集中使用大埔腔<sup>12</sup>，又統稱為東勢腔；至於其他使用人數相對少數的

<sup>8</sup> 海陸地區為清代廣東省惠州府下轄的海豐縣與陸豐縣之合稱。

<sup>9</sup> 四縣腔：承本章註 7，清代廣東嘉應五屬的客家人，以乾隆年間從鎮平（今蕉嶺）來台灣的人數最多，如今在台的鎮平後裔，多出大陸祖居地兩倍以上。台灣一般所稱的「四縣腔」，嚴格來講指的是鎮平方言，其中以苗栗講的四縣腔最為接近，如果以人數多寡來作為一種語言的名稱，「鎮平話」似乎可以改稱為「苗栗話」（邱彥貴、吳中杰 2001:46）。

<sup>10</sup> 南部腔的四縣話：高雄、屏東六堆地區的客家話腔調，由於與苗栗四縣話溝通無礙，亦自稱四縣話，但從語音結構分析，雜有潮州客家的語音，並受閩南語深刻影響（羅肇錦 2000:230-232）。

<sup>11</sup> 海陸腔：承本章註 8，今天廣東海豐和陸豐的縣城和海岸一帶，說的是接近汕頭話的福佬話，只剩郊區的數個鄉鎮才有海陸腔客語的使用，反而台灣新竹是講海陸腔人數最多的地方，如果根據所謂的人數原則，似乎「海陸腔」也該改稱「新竹話」了（邱彥貴、吳中杰 2001:49）。

<sup>12</sup> 大埔腔：大埔與豐順都是清代廣東省潮州府的純客縣份，其後裔集中在台中的東勢、石岡和

饒平腔<sup>13</sup>、詔安腔<sup>14</sup>甚至永定腔<sup>15</sup>，則呈現零星的分佈；1949 年來台的大陸客家所使用的梅縣腔，與台灣四縣腔又有部分韻母上的差異，形成「聽起來像國語」<sup>16</sup>的客家話。目前台灣客家廣播對於不同的客語腔調普遍都有「多元尊重」的共識，為各個腔調開設節目時段。而這對於原先陌生的客語腔調之間，正提供一個重新認識的過程。有位母語教師在節目中表示自己在以福佬人為主的社區成立「客家鄉親聯誼會」，為了讓其他族群的人都聽得到客語，參加聚會者不管說四縣、海陸、饒平、詔安都必須說客話，當然一開始有點不習慣，總還會加一兩句國語來解釋（B1）。而節目中主持人與來賓之間的互動，更是不同腔調間最直接的溝通。某次台大客家社邀請了一位講竹東海陸腔的女學生上節目，主持人本身是南部客家人，他們彼此幾乎無法用客語溝通，原因在於南部的客家人根本沒有聽過海陸腔（F1）。而即便是使用四縣腔的地區，南部、北部還是有差異，一位出身屏東萬巒的大學生因為爸爸是苗栗人、媽媽是萬巒人，她就注意到「很好」苗栗講「當（don<sub>24</sub>）好」、萬巒是講「蓋（guai<sub>55</sub>）好」，而「蕃石榴」苗栗講「拔仔（bad<sub>5</sub> e<sub>11</sub>）」、萬巒是講「la<sub>11</sub> 拔（bad<sub>5</sub>）」（B19）。

---

新社，在台灣又稱其講的客家話為「東勢腔」（邱彥貴、吳中杰 2001:54-55）。

<sup>13</sup> 饒平腔：清代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北部講的客家話腔調（饒平縣南部講福佬），但彰化的福佬客絕大多數是祖籍饒平的客家，而今天仍有桃園（中壢過嶺）、新竹（芎林、六家）、苗栗（卓蘭）、台中（東勢）的點狀住民，繼續使用饒平腔客家話（羅肇錦 2000:222）。

<sup>14</sup> 詔安腔：清代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講的客家話腔調，除了詔安之外，漳州的南靖、平和、雲霄的山區也有為數不少的客家。漳州客在原鄉就已與福佬人比鄰混居、互動密切，很多人本來就具有雙語能力。移民台灣之後，漳州福佬與漳州客家以同屬漳州作為共有的認同，今天無論在宜蘭、桃園、台中、彰化、嘉義、雲林、台南，都有大量講福佬話的漳州客後裔。如今台灣最大的一片漳州詔安客語區位於雲林的崙背、二崙鄉（邱彥貴、吳中杰 2001:63）。

<sup>15</sup> 永定腔：清代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講的客家話腔調，屬閩西客家。台灣現仍使用汀州永定客語的人相當少，例如台北縣的淡水、三芝、石門就有許多講福佬話的汀州客家後裔（ibid:37）。

<sup>16</sup> 梅縣腔：大陸梅縣腔的客家話，與台灣四縣腔的客家話皆源自清代之嘉應州，其實差異並不大。只不過台灣的四縣腔比較接近嘉應五屬當中的「鎮平話」，而「梅縣腔」則是嘉應州城裏的人所說的腔調。比較明顯的差別是，台灣四縣腔的韻母「o」與「eo」，梅縣腔常改為「ao」的發音，因此聽起來有點像北京話（國語），這也是為什麼梅縣腔被稱為「國語腔的客家話」（許癮君 2003:115）。但這種語感上可辨識的細微差異，卻常成為標示外省客家與本省客家的關鍵。

對於不同地區客家話的差異現象，經驗豐富的主持人往往成為溝通認識的橋樑。像是用國語解釋東勢腔的特殊用法：「到處都是」(man<sub>24</sub> ne<sub>31</sub>)、「賒帳」(qia<sub>55</sub> xi<sub>31</sub>)、「奚落」(分人打落)(B21)、「客人」(人kad<sub>2</sub>)、「現在」(lia<sub>31</sub> man<sub>24</sub>)、「以前」(gai<sub>55</sub> man<sub>24</sub>)(F21)；解釋四縣腔與海陸腔的轉換：講到伊拉克吹起沙塵暴，「吹」你們四縣腔講(cue<sub>24</sub>)、我們海陸腔講(cui<sub>53</sub>)(B14)；使用饒平腔獨特的發音介紹諺語：「人靠人幫、魚靠水(f<sub>31</sub>)養」(F17)；介紹雲林詔安客的諺語「一代親、兩代表、三代去了了」，並且一字一句的解釋、翻譯成四縣、海陸腔(F26)。或是說明梅縣腔與四縣腔的不同說法：四縣腔叫母親「阿姆」或「阿姐」，梅縣則有人叫「阿媽」、四縣腔的「靚」梅縣叫「漂亮」、台灣地區的四縣腔也把「勤勞」叫做「煞猛」。(C7)。

除了經由主持人認識客家話的腔調差異，其實透過聽眾的Call-in，不但可以察覺不同腔調間用詞的差異，甚至還發現某些客家社區的聽眾將自己使用的腔調才定位為「客人」講的「客話」，其他腔調則使用專稱。一位苗栗頭份的聽眾提到四月初八頭份大拜拜，歡迎大家來吃盛產的桂竹筍時，指出我們「客人」說的(ged<sub>5</sub>)竹筍、也就是「海豐人」說的(gui<sub>11</sub>)竹筍。也有某些聽眾使用方位的概念來稱呼不同腔調的使用者，像是我們「下背人」<sup>17</sup>說「番豆」，就是你們「上背人」說的「地豆」。(B23)在筆者經驗當中，比較常將自己的腔調視為標準「客話」的，大都以人數居多的四縣腔或梅縣腔使用者為主，反而是相對少數的腔調使用者，則常自稱海陸人很厲害，四縣也會、海陸也會，遇到四縣人就講四縣、

---

<sup>17</sup> 客家話：「上背」、「下背」是客家人形容方位的概念，也就是「上面」、「下面」的意思。以落花生的不同稱呼為例，苗栗人大部分稱「番豆」，新竹人大部分稱「地豆」，因此該名聽眾可能是來自苗栗地區，便稱自己為「下背人」，而稱「北邊的」、「苗栗上面的」新竹人為「上背人」。

遇到海陸人就講海陸，變成四海腔<sup>18</sup>（F29）。

除了台灣客家內部的地域差異，透過境外客家廣播，更可以發現台灣客家和大陸客家、海外客家的不同。雖然客家人彼此之間聽到鄉音都覺得非常親切，但有時候不同客家地區的朋友相遇，講的腔調不同也很難溝通。例如閩西的客家話聽起來就很吃力，甚至彼此要用華語溝通。而殖民經驗與移民環境也造成新的差距，像馬來西亞的客家話受到馬來語的影響、台灣的客家話受到日語的影響、香港的客家話受到廣府話<sup>19</sup>的影響（C5）。

### 三、地域差異

如同客家話的南腔北調，台灣客家人不同的地域文化，正在透過客家廣播彼此認識。范振乾便指出客家電台成立後，桃竹苗，甚至台中、南投、高屏、宜蘭、花東地區的客家鄉親，因為有了這個可以用電波立即聯繫的中心，只要有任何客家訊息 Call-in 進去，立刻就傳布四方，並有一群義工及熱心的鄉親前往參與支援，客家社區（Hakka Community）的概念因此而逐漸具體成形（范振乾 2002:209）。以下將談談客家廣播形成跨地域「客家社區」的認識過程。

以距離來說，北部客家與南部客家的差異算是最為明顯的。當北部客家將佐

---

<sup>18</sup> 四海腔：原先為語言學家所提出，但後來漸為一般民眾所使用的概念。指「四縣腔」和「海陸腔」混合以後產生的新客家話。主要流行在四縣客與海陸客混居的地區，由於台灣目前的客家話以乾隆年間鎮平（今蕉嶺）來台的四縣腔佔優勢，所以「四海腔」也以講海陸腔的人說四縣腔時所形成的腔調為主軸，也就是基本上以四縣聲調為基礎，然後聲母韻母保有海陸特徵，這種「四海腔」成了今天最普遍的混合型客家話，也將是未來台灣客家話的優勢語言（羅肇錦 2000:234）。

<sup>19</sup> 「廣府話」：客家人專指廣東話、粵語的說法。其實這種語言稱呼方式，和台灣的客家人稱呼台灣「福佬話」的概念有點類似（參見第四章、第一節之「也是台灣人的論述」）。因為當廣東人專指「說廣東話」的那群人時，似乎廣東的客家又被排除在外，所以客家人稱呼「廣東話」與「說廣東話的人」的概念時，便以地域的概念稱呼「廣州府城」的那邊的人為「廣府人」，說的話是「廣府話」。



餐的「桔醬<sup>20</sup>」標示為客家人獨特的飲食習慣時，節目中的南部客家人竟然表示自己沒有聽過桔醬，因為南部客家沒有吃桔醬的習慣（F1）；至於南部客家獨特的料理：冬瓜封、玻璃菜封，北部出身的主持人也是一無所知，所以當聽眾Call-in詢問作法時，便只能表示自己不是南部出身的，希望南部客家人可以打電話進來教大家做法（B13）；有位屏東萬巒出身的女學生嘗試用客家母語從事詩歌創作，表示自己常上來桃竹苗一帶尋找靈感。當她將新竹獨有的「九降風」撰寫成詩詞，新竹出身的主持人不免提及，從很多南部人的觀點，常常說他們聽不懂新竹的海陸腔，事實上只要用心去體會。南部人眼中的北部客一定和「我們」看自己是不一樣的，就好比同樣的曲子由不同的人來唱（B19）。

事實上，為了強調差異的客家認同，某些根植於地域性的概念，是會被刻意提及的。這種狀況較常出現於相對少數的客家腔調使用者。像是客家童謠「羊咩咩、十八歲、坐火車、轉外家...」，東勢人唸這一首客家童謠，和其他地方的客家人有什麼不同？東勢人多了「坐火車、坐到梅樹下」，「梅樹下」是我們東勢那邊的一個地名（F21）；當「寮下講古」說故事的時候，場景更都是東勢地區的地名（寮下、大甲河）或是地景（鯉魚伯公）（B21）；這種對地域的認同，也存在南北客家之間，雖然南北部客家小孩玩的遊戲都差不多，但南部客家童謠則出現很多六堆客家的地名，像是龍肚、麟洛等。（F28）；而即使距離的遠近只從苗栗「山線鄉鎮」到「海線鄉鎮」，對於生活環境的不同也會有所調侃，比方在現場唱客家民謠的節目當中，一位苗栗通霄的來賓，介紹完通霄的飛牛牧場、秋茂園、海水浴場等觀光景點後，主持人便笑稱，人家山歌是山上唱的，你們海邊怎麼也會唱呀（B28）。遑論台灣各地客家山歌的差異，如果將視野透過海外廣播放大出去，甚至可以發現大陸、海外地區的客家人，和台灣客家人所唱出的山歌是完全不同的。留尼旺的葉保羅聽眾，從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側錄了大陸的客家山

---

<sup>20</sup> 桃竹苗客家人慣用的飲食沾醬，作法係將金桔蒸熟製作後，以鹽、辣椒調味裝入玻璃瓶中。

歌「轉妹家」(五句板說唱)希望可以在節目中播出，就是一種台灣客家完全沒有的藝術形式(C6)。

### 第三節 客家意象的集體記憶

#### 一、族群特質

陳逸君曾分析 1998 年 6 月以前，在台灣出版關於客家族群的專書、專文、論文、報導等文字資料，整理出文中對客家族群特性的描述，並且將其分成客家人的看法、非客家人的看法，以及正面與負面的族群特性之描述(陳逸君 1998)。而電子媒體的出現晚於平面書籍，筆者在這裏將整理客家廣播對客家族群特質的描述方式。

傳統客家論述自視客家為系出中原的純正漢人，因此所展現出的族群特質，必然比一般中國人更為典範，某節目曾這麼論述著：如何才能實踐我們客家人忠孝的傳承呢？小孩、孫子都要知道自己從小是吃父母的心頭肉長大的，長大後要記得將心比心，不要忘了中國人、尤其是我們客家人孝順的傳統。只有孝順的子女，長大後才可能對社會盡忠(B12)。源自於這種庭訓的傳統，客家人也常強調自己重視後輩的教育，客家的父母總是特別希望子女可以學習更寬廣、更多的知識，未來出社會後就可以有更多的機會(F12)。沿著客家人「耕讀傳家」重視教育的脈絡繼續推論，客家人特別會讀書似乎也成了不證自明的結果(M13)。反過來說，當某些主持人發現某某有成就者的客家身份，便開始尋找其身上所具有的客家特質，比方介紹完一本紀錄客家女性在伊朗從事貿易工作甘苦談的新書後，主持人便強調在各行各業中，有不少具有成就的客家子弟，雖然他們不一定會說很正的客家話，不過硬頸、硬直、煞猛打拼、非常勤勞、非常勤儉的精神還

是有的 (B14)。

**硬頸 (不低頭、不服輸)、煞猛打拼 (努力)、節儉**，也是幾項常被反覆提及的客家族群特質。例如某節目提及當過檢察官的彭紹瑾，就很有客家人的硬頸精神，看不慣不公不義的事情，曾爲了要辦法務部長蕭天讚，下屬辦長官而被架空了，每天領錢而不能做事，他乾脆就辭職做客家音樂，集合自己兄弟姊妹的小孩組成了合唱團 (F16)。至於「煞猛打拼」的例子，某個賣藥節目強調客家人之所以很容易得到肝病，就是因爲無論下田或上山，客家人每天都煞猛打拼的不停工作 (B7)；另外，台北客家街路節發現通化街的許多頂樓都成了空中菜園，同樣可以發現客家人煞猛打拼的精神 (M15)。至於「節儉」這項特質常是「小氣」的一體兩面，也是很多人對客家的刻板印象。筆者對於一位詹姓聽眾的 Call-in 印象深刻，他說客家人將浪費叫做「打賞」，傳說客家人從中原南遷時借住於客棧，因爲這批看似達官貴人的難民都不打賞 (給小費)，而變成其他族群描述客家人的一項明顯特質 (M2)。因此即便在介紹流行趨勢的單元當中，提到買賣二手貨的風氣時，同樣強調這種可以省錢的買賣方式，就是客家人節儉、「不打賞」的精神 (M18)。

至於其他零星的族群特質，筆者以爲常伴隨前後文脈絡、情境隨意提及。例如鼓勵電台聽友多參與活動時，便表示我們客家人總是比較保守、害羞啦！ (F4)；而甚至某次幫一位中年醫生徵婚時，則強調客家人上台來打拼，有時候在感情上難免比較含蓄，也可以說姻緣來得比較慢 (F25)；爲了說明成人教育的精神，則表示客家人喜歡唱山歌或卡拉 ok，如果可以對歌曲的背景、意義有所瞭解，也是一種形式的成人教育 (F22)。在某次客家桐花季的活動當中，歌手彭莉唱表示聽到自己聽到大家說客家話，眼淚都快流下來了，並且強調客家人是非常熱情的 (F30)；烹飪家梁瓊白在介紹茶膳之前，則不忘提及我們客家人是一個喜歡喝茶的民族 (C7)。

## 二、風俗藝術

觀察客家廣播所傳遞出的客家風俗是件有趣的事。以客家人每年的家族大事：掃墓「掛紙」為例，從元宵節到清明節之間，客家廣播便不斷的出現「掛紙<sup>21</sup>」這個母題。例如有來賓表示後天剛好要回銅鑼老家，因為那是我們客家人掛紙的日子（F11）；也有聽眾解釋自己沒空Call-in，是因為回家鄉去掛紙（F8）；連主持人沒辦法做現場節目，也是因為回去新屋老家掛紙、祭祖的關係（B20）。透過客家廣播，主持人也和聽眾討論祭祖風俗可能需要改進的地方。像范姜宗親會就討論以後拜阿公婆是否改成不燒金紙，因為大家經濟改善後，金紙越燒越多，金爐都燒爆了（B20）；客家人掛紙除了燒金還特別愛打紙炮，要小心火燒山（F17）。透過祭祖而產生的儀式內容，也維持了海外移民的客家認同。馬來西亞的李玉玲就來信說明當地祭祖時，仍保留傳統客家人用三牲、水果、發粿當成祭品的習俗（C19）。

客家人將米做成的各式粿類<sup>22</sup>，在不同的歲時祭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艾粿是清明掛紙時用的；發粿則不只是過年過節，平時很多時候都用得到；其他還有甜粿、鹹甜粿、菜包粿、芋粿、菜頭粿等（B13）。因此製作粿類的時候，也產生了一些相傳的禁忌，比方像蒸甜粿的時候不能亂說話，否則甜粿會蒸不熟（B2）為了防止這種狀況的發生，老一輩的人很喜歡用喪事結束後孝男孝女身上所穿的

---

<sup>21</sup> 掛紙：就是客家話所稱的「掃墓」。家族集體「掛紙」掃墓，是客家每逢新年頭的大事，客家地區往往元宵節吃完湯圓、提過燈籠後，就紛紛開始「掛紙」了。以往對此時機的解釋是爲了早點完成此家族大事，好回到工作崗位上。其實不然，因爲許多大宗族的掛紙日期，是採用某位祖先在春季的壽辰或忌日，所以當然沒有統一時間。但這點和泉州福佬人慣用三月初三（稱爲三日節）掃墓，或漳州福佬人慣以清明日掃墓有別（邱彥貴、吳中杰 2001:93）。

<sup>22</sup> 粿：客家話的「粿」，就是福佬人所說的「粿」，係客家族群依循歲時節令所做的各種米製品，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ibid:125）。

白布（噉子布）來蒸粄，說也奇怪，同樣的配料、時間去蒸，平時偶爾都會蒸失敗，但如果用「噉（哭）子布」來蒸就會成功，這是老輩相傳的經驗（B7）。對於客家人來說，打粄似乎傳遞農了業時代的共同記憶。現在年輕人愛吃漢堡、薯條，對我們台灣人傳統吃的米食比較沒有感情、比較陌生。以甜粄為例，現在小孩子都不知道以前的人，在田裡工作啃甜粄充飢是怎麼一回事，因為現在爲了好吃甜粄都沾麵粉炸過，小孩都不知道甜粄切下來就可以吃（F23）。

除了祖先信仰與米食文化這類常被提及的風俗之外，對於土地與龍的傳說也都曾出現過。客家諺語說「伯公沒開口、老虎不敢打狗」，顯示伯公（土地神）是客家人心目中最重要之神明（F17）；客家人常把採茶戲講成「打採茶」、製作粄類講成「打粄」，但廟會熱鬧時的舞龍爲什麼不說成「打龍」而說是「迎龍」呢？那是因爲我們客家人覺得龍是比較尊貴的，所以要用迎的，不能用打的（B6）。至於某些昔日的婚俗，則可以反映出客家人家族經濟的集體性。從前客家人如果說大哥過世了，爲了怕家裏的財產分散，有時候會讓小叔來娶嫂嫂，但相反的，大伯娶弟妹的就比較少聽到（B6）。

對於客家廣播較常討論與藝術相關的議題，主要還是集中在客家音樂該如何現代化、以及如何面對市場競爭兩方面。因爲現在有些客家創作歌手走得比較前衛，老一輩的人比較難以接受，而謝宇威的歌曲雖然有 R&B 的感覺，但還是聽得出客家的味道，讓老一輩的人比較能夠接受（C2）；有人喜歡用藝術歌曲的唱法詮釋客家音樂、有人喜歡用傳統的唱法，那都是各人喜好，應該互相尊重，沒有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F16）。至於面對市場的壓力時，常常可以聽到台灣客家音樂在主流音樂市場中被忽視的說法（C3）；因此客家音樂的工作者常感嘆，別人做音樂是大賺錢，我們做客家音樂卻要賣祖公田（F16）；爲了要拓展市場，客家音樂工作者希望，欣賞客家音樂不需要像驗 DNA 一樣，只有客家人才能唱

客家歌，很多客家山歌比賽，得到名次的常是其他族群的人，這表示其他族群的人也能欣賞客家音樂，這更不簡單（B27）。

### 三、產業經濟

客家廣播所再現的產業經濟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是不同客家地區生業方式的呈現，二是客家產業集體記憶的建構。客家族群的生業方式因地而異，不管是獅頭山邊挑煤炭的客家女性（M4）、桃園丘陵上捉茶蟲的經驗（M9）、美濃人在菸樓裏燻菸葉的故事（M13），或者是從前近山伐木業拉木馬<sup>23</sup>的點滴（M15）在在都反映出客家族群適應環境變遷的能力。因此當不同的物產被提及的時候，其實也正提供聽眾認識客家地域性差異的機會。而當介紹過紅棗的養生功能，就不忘提及現在公館也有種植（F8）；當說明從前客家人拿來做尿桶提鉤的酸藤很有彈性，便說峨眉還有很多老人家在做酸藤家具（F11）；解說龍鬚糖的原料是樹薯粉後，會告訴聽眾在南庄一帶都有種植，買來煮排骨湯甜甜的也很好吃（C9），最重要的是，在提到這些地方之前，主持人總會加上「那裡也是我們客家地區」的解釋。

當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後，離開土地的客家子弟，最好是當「三師」：老師、律師和醫師，因為如此不但證明客家人的聰明、會讀書（B12），工作也有

---

<sup>23</sup> 拉木馬：在伐木業興盛的地區，客家人以木頭釘成雪橇型，運送木材下山，為方便推動，木馬必須要行走在材質堅硬的橫木軌道上。每次行走的同時，工人要在木條上塗上桐油潤滑，來減少摩擦力，據說這樣的木馬，可以承受二、三千斤重的木頭。由於下坡時工人坐在木馬上，一旦木馬出軌滾下山坡，常造成人員傷亡。而在拉木馬的時候，很少單獨行動，大部分的木馬都是群奔山野的，多是六、七台，甚至是二十幾台，遇到上坡時推不動的話，大家還能彼此幫忙推。

較高的保障，所以很多客家籍的藝術工作者總被斥為不務正業（B11）。隨著「社區總體營造」概念的出現，許多客家知識份子再度回到原生的客家社區貢獻心力，以新的方式接近土地（M6）。可以視為文化產業的「客家產業」，不同於傳統生業方式單純的生產販賣，它可以結合保育、觀光、與社區文化，例如美濃黃蝶翠谷的復育工作；或是新竹內灣成功復育的螢火蟲，因為內灣也是一個純正的客家庄，所以還能吃到客家菜、野薑花粽（C16）。除了以社區為單位的客家產業，還有更大的範疇試圖集結、創造各地客家社區的文化記憶，整體行銷。以行政院客委會舉辦的「客家桐花季」活動為例，它的規模定位在「客家總動員」，連結了北台灣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各地的客家社區，四大目標是深耕文化、復振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庄（B14）。因此透過「客家桐花季」的活動，油桐花之於客家人的意義不斷的被賦予、強調，它象徵了「客家人的苦命、可憐」，因為以前客家人用材質輕的油桐做木屐、衣櫃販賣，但自從有了塑膠以後，油桐樹只好任它四處野生（F19）；至於可以欣賞倒這麼美麗的景致，則要感謝我們客家人的祖先「靠山吃山、開山打林」的精神（F30）。在 SARS 的疫情下，阿扁總統呼籲國人欣賞台灣自己的美景，到桃竹苗欣賞客家桐花季，品嚐客家人的米食、看客家人做水缸、一些別的地方沒有的東西（F19）。

#### 第四節 客家意象的人我分類

##### 一、描述他者

對「他者」的定義是相對性的，筆者將客家內部的人我區分（如自稱客人、視海豐人為他者）置於前述的「南腔北調」或「地域差異」中討論，而這裏所描述的他者，是相對於「泛客家」而產生的「非客家」。台灣的福佬人佔相對多數，和早期的客家移民有較長時間的互動，因此即使到了現代，客家廣播還是偶爾可

以聽見從前客家取笑福佬人「裹小腳」的風俗，南部有首童謠這麼唱的「綁腳嬖、煲豬腳、煲來分你姆吃，吃到肚拉拉（F28）」。隨著時代的演進，閩客難以透過可見的外在來區分，那麼族群價值觀的差異又如何被提及？以金錢觀為例，客家人賺一元只會用兩角、福佬人會用到八角、原住民一元全用、從前外省人不想留錢置產，甚至還貸款來用，賺一元用兩元（F10）。這種比喻方式當然是主持人的主觀認定，但也或多或少反應客家對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

接著討論「唱歌」反映的性格差異。傳統客家人喜歡唱的山歌多半是為了表達心中的喜悅，很多福佬朋友很會唱失戀、悲情的歌曲，但一旦遇到輕快歌曲，結尾要牽聲的「喔」一聲，往往還沒到臉都紅了（F25）；似乎福佬人的歌唱有「哭調」的傳統，因此當執政黨指責在野黨「唱衰<sup>24</sup>」台灣時，客家廣播節目不以為然的指出，客家人只有高興才會唱山歌，跟福佬人說乞丐唱山歌會「唱衰」是不一樣的，我們客家人的概念應該是「唱爽」台灣才對，如果要說「唱衰」也是阿山仔<sup>25</sup>才會「唱衰」台灣（B2）。可見客家廣播透過「唱歌」的態度，區隔自我與福佬人的性格差異，同時又將外省人的政治立場刻板化。但如果和原住民比較唱歌的態度，客家族群卻又相對的嚴肅，因為客家人平時生活當中比較不會唱歌，除非有什麼慶典，在都市中想要唱歌不是參加山歌班、就是到卡拉ok裡面，所以更顯示出原住民將音樂融入日常生活的珍貴（C1）。

除了原住民的歌唱之外，客家廣播對原住民的描述可以說充滿了刻板印象。美伊戰爭時，主持人認為伊拉克庫德族和我們原住民長得很像，眼睛都是黑黑的（B10）；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千年恩怨難以解決，不像菲律賓、和台灣原住民，是因為自己沒有什麼文化所以才會輕易接受天主教、基督教（F14）；很多受雙語

---

<sup>24</sup> 唱衰：因為聽了別人唱「哭調」而變得倒楣，引伸為詛咒的意思。

<sup>25</sup> 台灣的客家與福佬皆稱大陸原鄉為「唐山」（有時因為諧音，也稱為「長山」），因此便稱呼 1949 年以後來台灣的外省移民為「阿山仔」，意思是「唐山來的那群人」。



教育的小孩，到最後連中文都不會講，就像很多原住民一樣，中文思考順序都顛倒了（B30）。比較特殊的是，寶島客家一位賽夏族的主持人，認為多元的族群特色必須呈現出來，例如原住民的十一族、十二族的語言、服飾，很多不懂的人以為都是一樣的，事實上完全不同，就好比客家、福佬是不同的族群，風俗、習慣也都不一樣（F20），最後這個例子不但是原住民的自我描述，也側面描述了原住民眼中的客家。

傳統客家人以「番」稱呼非漢的族群，不過在某些情境下無意識的脫口而出，倒未必有過去貶抑的意涵。例如當來自花蓮的來賓介紹家鄉環境時，則表示玉里族群生態和諧，客家、福佬跟「番仔」都相處得不錯（M6）；以前客家人過番（出國）做生意（C10），現在印尼有很多客家人，慢慢失去了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變成「半唐番」（C14）。最後，有個特别的例子是把客家和外國的猶太人（以色列人）相互比較，指出以色列人和我們中國的客家人一樣，頭腦特別好，所以有很多人當醫生、律師。但以色列人和客家人一樣，有一種「自掃門前雪」的習性，建國之前也因為不夠團結，所以才會被很多民族打壓，就好像客家人的處境一樣（B12）。

## 二、客家名人

這部分的主旨並不是要瞭解誰是客家名人，而是想要認識客家廣播對於所謂「客家名人」的期許和描述，是最顯著的期許就是「客家公眾人物多公開使用客語」。某節目花了很長的時間，播放「客家桐花季」開幕的現場實況，只是為了證明客委會主委葉菊蘭、新竹縣長鄭永金、苗栗縣長傅學鵬等人，在一個以客家為主的活動當中，上台致詞竟然都講北京話，因而批評這是客家人自卑感造成的

(F19)。同樣的標準也被拿來檢視常在客家活動中露臉的「客家代言人」，比方像彭佳慧就可以說是道地的南部客家人，她說的客家話「蓋 (guai<sup>55</sup>)」正；而羅時豐客家話也說得很正；但像陳盈潔因為說福佬說慣了，有很多說法都是從福佬話再轉回客家話的，就沒有那麼正了。至於像林曉培、彭莉這些人號稱是客家的代言人，但出席公共活動的時候都沒有講客家話，怎麼能算是客家的代言人呢？

(B5)

至於客家廣播提及「客家名人」的另一種類型，則是**描述某某名人也是客家人**，這種類型就不必然強調這個對象會不會、有沒有說客家話。從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開始，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就被描述為具有客家身份，因此就算在主張台灣獨立的客家廣播當中，這種論述也持續存在。某主持人呼籲在 5 月 11 日母親節的「台灣正名」活動當中，大家一起說出母親的名字叫台灣、客家人是台灣人、客家話是台灣話、客語就是台語。集合地點選在國父紀念館，可能因為國父也是我們客家人的關係 (F23)。除了政治人物之外，為了強調客家人在台灣文藝創作史上的重要性，介紹具有客家身份的賴和發起台灣文學以對抗皇民文學 (M8)、客家籍作曲家鄧雨賢創作了台灣民謠裏膾炙人口的「雨夜花」、「望春風」 (F22)。在這樣的論述當中，客家廣播並不像檢視當代客家公眾人物一般，討論國父是否自視為客家人、質疑賴和會不會說客家話、更沒有批評鄧雨賢所做的曲子為什麼用福佬話來唱，而他們仍然被描述為客家名人。

## 第五節 客家意象與 Call-in 互動

客家廣播剛出現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節目都有現場叩應 (Call-in)，范振乾認為這是散居各地的客家系台灣人，不論識或不識，或距離多遠，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那麼暢快的用自己的母語在天空交談...似乎要把四十餘年沒能在廣播電視中聽到的客家戲曲、歌謠等客家人的聲音，要一次補聽個夠似的，整天守在收

音機旁，熱情的叩應，熱情的點歌，熱情的拿起電話一起歡唱（范振乾 2002:211-212）。在筆者的收聽經驗裏，雖然未必所有節目當中都有現場 Call-in，但客家廣播透過 Call-in 與聽眾的互動，的確營造了很不同的節目氛圍。

舉例來說，透過聽眾的輪流 Call-in，客家廣播似乎變成客家社區之間的聯絡網。在某節目當中，曾經有位新竹新埔的聽眾 Call-in 表示，很久沒有聽到自己在台北中和的鄉親張伯母 Call-in 進來了，因此主持人就在節目當中呼籲張伯母如果聽到節目，可以打電話到節目中和她在新埔老家的親朋好友問聲好，而果然在節目尾聲，張伯母就 Call-in 進來了，還表示在客家廣播裏，大家就像是一家人一樣（B5）。這種透過廣播擬似的人際互動，在常收聽的聽友之間創造了歸屬感，但同時卻也造成新聽眾難以加入的距離感。甚至還有些 Call-in 的聽眾根本不是建立在收聽節目的基礎上，而是根植於對客家廣播的認同。曾有位聽眾表示，自己家那裏根本收不到節目，但是打電話進來可以聽到主持人的聲音就很高興了（B13）。也許爲了排遣中老年人的孤獨寂寞、或只是想找人說客家話，筆者發現有很多 Call-in 的內容，不是講講故事、猜猜謎，就是單純的打聲招呼、問聲好，甚至有些 Call-in 聽眾其實在每個節目當中不停的重複出現。

另一方面，好唱山歌的客家人離開了鄉村聚落的廟坪、禾埕進入都市之後，客家廣播的 Call-in 儼然提供了聽眾拼山歌的另一種管道。之所以說是拼山歌，那是因爲總在聽別人唱完一首山歌之後，便有人隨即 Call-in 進來想要一較高下，於是就這麼一首接著一首的接力唱（B23）。除了唱客家山歌或卡拉 ok 之外，聽眾也常常 Call-in 點播歌曲，而在前述「風俗藝術」當中提到，客家族群對傳統與現代音樂的爭執，某次竟也由於 Call-in 方式擦槍走火。當一位謝大姊點播的北管戲曲「送金釵」播放完了之後，便有聽眾誇獎北管大戲很好聽，讓她回想起

年輕採茶時，把收音機吊在樹上聆聽的回憶；而那位謝大姊隨即 Call-in 致謝，表示因為自己年輕參加過戲班，所以會唱大戲。此時有位男性聽眾 Call-in 指出，剛才說好聽的人可以去殯儀館旁邊，每天都可以聽。此語一出，便受到一連串 Call-in 的大加撻伐，主持人只好悻悻然的回答音樂喜好是個人的興趣，要有風度，如果不是很喜欢可以把收音機關掉不要聽（F23）。

## 第四章 形塑客家意象的脈絡

### 第一節 客家族群的社會脈絡

#### 一、也是台灣人的論述

在台灣政治轉型和族群關係重構的過程中，客家人亦陷於族群與現實的矛盾情節中。具體而言，客家族群所面對的矛盾焦慮特別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語言文化處於危機的焦慮**；**第二是在政治權利再結構的過程中，如何建構公平、合理的族群新秩序**（徐正光 1994:395-396）。過去客家人沒有外省人過去在政治上、福佬人在人口經濟上取得的優勢地位；更由於隸屬於「漢民族」體系中，因此也不如原住民具有文化上的顯著性。客家族群往往成為台灣社會當中一個人口最大、卻最為隱晦的少數群體（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2002:9）。客家人對於族群位置的焦慮，在客家廣播的情境裏又是如何被投射、論述呢？

以下用個例子說明，在筆者剛進入中廣客家頻道服務的時候，中廣公司剛把原來的「閩南語網」改名為「寶島網」，這個作法曾經在當時的客家頻道主持人之間引起不小的討論，認為中廣公司（或是閩南語網）居心叵測。姑且不論這個作法動機為何，為何這件事會挑動客家人敏感的神經呢？關鍵在於這背後似乎隱含著以閩南語<sup>1</sup>象徵台灣（寶島）的概念，如果這個概念可以成立，那是不是可以接著推論，「閩南話等於台灣話」、「閩南人等於台灣人」，這種論述方式，將使客家再次於台灣的族群光譜裏隱形消失。由於過去在野陣營以社會運動來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往往帶有強烈的族群正義色彩，也就是要求台灣人當家做主、

---

<sup>1</sup> 本節行文為配合引證中廣「閩南語網」改名之事例，暫以「閩南語」稱本論文統一使用之「福佬話」，以使文意順暢。

取代外省人政經結構的壟斷；「台灣人」的意涵往往有意無意中被狹隘地解釋為福佬人，客家人未免懷疑是否被排除在本土主人之外，此時，跨越全台灣的客家認同明顯地凝聚了起來。因此「新客家人」運動在 1980 年代蔚然而興，透過「還我母語」運動取得跨越政黨的動員，領導者揭櫫「新義民精神」、以及「新的客家人」，試圖塑造出「台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施正鋒 2002:5）。

雖然台灣客家族群的集體認同感似乎建構出來了，但是擔心受到福佬族群支配的焦慮卻未曾消失，抨擊「福佬沙文主義」的論述仍然常見，上述對中廣閩南語網改名寶島網的批評就是一例。楊長鎮認為自 1987 年以來的客家運動，不乏「客家人也是台灣人」、「客家話也是台灣話」的呼聲，顯示台灣客家族群自我重構的努力，與台灣的國／族重構運動有分不開的關係。正面來說，這類呼聲刺激了「四大族群」概念的提出；不過「也是」的說法，卻仍然反映了客家做為少數者「附庸歸屬」的命運，只能在多數支配的情境之下進行族群自我建構，難以避免走上主流社會劃定的軌道（楊長鎮 1996:5-6）。而這樣附屬的角色，正好比中廣公司內部的資源分配方式。

其實客家主持人常都會想，我們什麼都比人家慢、什麼都比別人矮人一截，確實如此，這樣的聲音不時都可以聽見。在中廣這樣的大公司裡面，我們總希望在待遇方面、或是工作性質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跟別人一樣。……（那你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怎麼樣造成的？）可能我們台灣的客家人真的比較弱一點，但是要怪誰呢？怪自己不爭氣，真的要怪自己不爭氣，客家人要是很爭氣的話，就不會總是「牛欄裏鬥牛母<sup>2</sup>」，我是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感觸才會說這句話。（張斐雲）

客家人意識到族群的附屬或弱勢後，直接的反應便是訴諸團結。或許會有人質疑，為什麼這個團結的範疇是「台灣客家」？畢竟還是有很多客家人把 1949 年以後來台的外省籍客家人加在一起，號稱台灣的客家人有三、四百萬人，或是

---

<sup>2</sup> 客家諺語：勸誡子弟不要像牛舍裏的公牛們為了一隻母牛相鬥，勉勵人向外發展、出外打拼。

宣稱全世界的客家人口高達一億人，強調「大中華客家」、「全球客家」，以證明客家人的力量。事實上，筆者以為這種論述方式，恰好從反面印證了台灣客家人對自我族群可能隱形、消失的焦慮。因為這種情境正是台灣獨特族群生態<sup>3</sup>的投射。杜維明曾以「文化中國」的概念為例，認為維繫由象徵符號所建構具有普遍價值的義意世界，是由三個實體<sup>4</sup>所創造之「論說」界定的（杜維明 1990:60）。而「台灣客家人」正在「台灣人」與「客家人」之象徵符號下所進行的論說競爭，也必然存在於「海外客家社會」和「客家的媒體世界」。但以筆者的觀察而言，台灣客家廣播（客家媒體世界之一）常出現對「閩南話等於台灣話」、「閩南人等於台灣人」的批判，似乎反映出「台灣人」的論說（也就是統合「台灣客家」的概念）超越「客家人」的論說取得了上風。目前「台灣客家」的範疇正在形塑<sup>5</sup>，但這個形塑的過程會往哪走，還得看「客家人」其他實體論說的後續強度。

## 二、對母語流失的焦慮

近年來「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這樣的諺語在客家人之間廣為流傳。這個諺語好像表示客家人對祖宗的語言非常重視，但是幾百萬人就這樣看著年輕一輩忘了他們的母語；這個諺語其實代表的是他們對母語失落的一種焦急的心態（邱彥貴、吳中杰 2001:146）。而針語言活力的研究也顯示，客家話不但在公共領域、民間生活世界失去社會功能，就連在家庭內部也逐漸為其他語言所侵入，和原住民語言同樣面臨消失的趨勢（黃宣範 1993）。因此 2001 年成立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首要施政重點便是「建立客家語言復甦機制，活化客家語言」。

<sup>3</sup> 參見第四章、第二節之「台灣客家與境外客家」。

<sup>4</sup> 這三個實體分別是（一）大陸、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二）東亞、東南亞、南亞、太平洋地帶、北美、歐洲、拉美、及非洲各地的華人社會；（三）國際上從事中國研究及關切中國文化的學人、知識份子、自由作家、媒體從業員乃至一般讀者和聽眾（杜維明 1990:60）。

<sup>5</sup> 參見第六章、第一節之「廣播的客家意象正在勾勒『台灣客家』的共同範疇」。

從上述的目標來看客家廣播，媒體正是傳承母語的機制之一，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客話之美」（寶島客家）、「有趣的客家話」、「每日一句」、「每日一諺」（中廣客家）這樣直接訴諸母語教學的節目單元。但除此之外在其他的節目當中，針對客家語言腔調、諺語典故、母語政策等相關議題的討論，在筆者取樣收聽的 100 個小時的客家廣播當中，就有 59 個小時的節目當中提及，佔了將近六成，是筆者分類的 11 種節目內容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由此更可以看出**客家母語議題**，的確是組成客家廣播重要的關鍵。或許有人會指出客家廣播節目內容的選取、設定是由主持人決定的，有沒有可能這種對母語流失極端的焦慮感，只是反映出客家廣播從業者的意識型態。事實上，以筆者的經驗來說，客家廣播過度強調「傳承母語」的框架，對很多主持人而言，也常是製作節目時綁手綁腳、施展不開的限制，而這種限制有時候是來自於聽眾本身。

我發覺有些聽眾客家意識很強烈，因為我們是客語節目，所以我會要求受訪者儘量用客語來發音。可是有一些我們希望能夠來上節目的來賓，他聽得懂客家話卻不會講，我們只好儘量不安排太長的時間，用一小段時間進行國語的訪問，可是就會有少部分的聽眾打來問說：「下次訪問是不是可以請來賓講客家話？」，同樣的，如果播太多其他族群、語言的歌曲，播的比例太高的話，可能就會接到聽眾朋友的電話，他們會說：「你這是客家節目，為什麼都播日語、國語甚至其他的歌曲？」。（錢思貞）

對於客家話語言使用的極端重視，從另一個層面上再次反映出，有一些聽眾朋友似乎只在意客家廣播有沒有使用客家話、主持人與來賓的客家話講得好不好，反而忽略了節目本身所要傳遞的資訊，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討論客家語言諺語的節目內容比例如此高，這可以視為部分主持人滿足聽眾的因應策略。但在



另一方面，也有主持人仍然堅持廣播應該負有社會教育的使命。

當人家說李舒羽你怎麼又請一個不會講客家話的人來？好比說我請一個開心臟的醫師來，那我就找不到客家人啊！可是你說心臟手術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那他們怎麼不會去想說，你一個地下電台怎麼有辦法去找到，心臟手術大概第一、第二把交椅的人來幫我們上節目，而卻是打電話來罵你說，你怎麼請一個不會講客家話的人？那我當然也不是生氣，其實我一直都比較在難過，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去評斷一個狀況？我也不想跟他們為敵嘛，所以我要持續去辦教育。（李舒羽）

除了瞭解客家廣播中，客家母語議題的大量出現，與客家人對母語流失焦慮的關連性之外，觀察主持人與聽眾、來賓之間的互動內容，我們也可以看出客家人對母語危機的論述方式，是如何夾雜在各式各樣的節目議題中，隨機、非組織的出現。以音樂藝術類別的節目為例，當某個節目介紹一個用客家話表演的劇團時，來賓強調一般的舞台劇都是用「華語<sup>6</sup>」演出為主，此時卻話鋒一轉的表示「華語」是大眾民族說的話，而我們客家人已經從漢人變成少數民族，在台灣更變成隱形民族了（B11）；而當節目要欣賞國語老歌的同時，主持人也隨意的加上說明，表示實際上不應該叫「國語」啦，應該叫北京話，因為北京話也是一種的北方系統的方言，和客家話、福佬話一樣都是屬於漢語的系統，所以客家話和北京話應該是平起平坐的（B24）。透過上述的例子再次呼應客家族群表現在兩個方面的矛盾焦慮：「語言文化處於危機」的焦慮、與「建構公平、合理的族群新秩序」的期許（徐正光 1994），而這兩者在客家廣播當中往往是相伴出現的。

---

<sup>6</sup> 華語：即北京話，或台灣社會慣稱之「國語」。政治上主張台灣應與中國大陸各自分離的支持者，語言詞彙上往往也會有意無意的「去中國化」，因此中國大陸的官方語言自然稱為「華語」，以相對於強調台灣主體性的「台語」（但台灣客家人所期望的，是包含客家話在內的台語，而非單指福佬話）。

## 第二節 文化核心與邊界的距離

### 一、都會客家與聚落客家<sup>7</sup>

透過田野工作，探討台灣客家的地域差異，最初常是因為要尋找台灣客家的共通性，結果竟然發現「因地制宜的生活面對方式」（在地化），竟然是台灣客家最大的共通性。因此有學者指出因為客家運動<sup>8</sup>而形成的台灣客家意識，其實是一個極為抽象的概念，但透過這個客家的全島性連結的運動，不但讓不同地域的客家人彼此認識，進而熟悉，也因為這股再認識的運動，確定了客家內部的地域分殊化（差異）的現象。在此之前，流竄於底層談論的客家，多半是以每個地域的自我認知為客家正統，自我地域之外的客家現象則常被指為一種「背祖行為<sup>9</sup>」（陳板 1998：4, 14-15）。根據這樣的論述，客家廣播成為不同地域的客家聚落彼此認識的場域這種假設可以成立嗎？而認識的深度有多廣呢？似乎還不能過於樂觀。根據徐正光、鄭力軒的問卷訪查，討論客家族群在過去十年間參與客家運動的情況時，發現從未參加的佔了絕大多數，這顯示出客家運動的問題所在，亦即在行動層面，客家運動仍停留在都會地區，並未能廣泛的深入客家聚落地區。而且由於這個調查所借重的問卷發放者本身大多從事客家運動，因此真正母體參與客家運動情況可能比問卷所呈現的數字更低（徐正光、鄭力軒 2002:353）。

---

<sup>7</sup> 聚落客家：指相對於都會客家移民的「地域性客家聚落」，某種程度帶有「特定居住地」的意味（例如客家縣份、客家鄉鎮的概念），特別是在都市化、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往往與宗族組織有較頻繁的互動，並建構出以人際網絡為基礎的客家社區。

<sup>8</sup> 根據陳板的觀察，他認為 1988 年的客家運動，在某種角度看來，正是基於「母語」即將消亡的族群危機感。但在十年後的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的運動實在有點衝動，而且出現在抗議現場的客家人，不但有不少人是帶著各自的政治企圖，還有更多人是帶著昏了頭的「族群想像」，彼此心知肚明地（既有合縱也有連橫）聚集在「還我客家話」的旗幟底下。運動之後，不同的勢力各取所需，文化人獲得了抽象的「尊嚴」、政治人獲得了實質的「利益」，很快的也就各奔東西，回到更為現實的政治、社會生活領域之中（陳板 1998:5）。

<sup>9</sup> 背祖行為：客家人稱的「背祖」，不只是單純評論違背祖先傳統的行為，更帶有「背祖忘宗」的貶抑概念，然而不同地域客家人所標榜的祖訓，往往是因地而異、個個差別，可以發現同質的「泛客家」並不存在。

根據上述的脈絡，我們似乎可以推論，收聽群眾集中在大台北地區的客家廣播<sup>10</sup>，其熱衷的支持者可能有很大的比例，便是這群居住在都會區、藉由客家運動產生客家意識、憂心客家文化流失的客家人<sup>11</sup>。他們反覆訴說著客家人成為少數語族、最後可能隱身於都會中的焦慮，常不時大聲疾呼，此值世紀之交的十年內，正是都會客家人存滅的關鍵年代（林正修 1999:41）。筆者以為城鄉的落差、都會與客家聚落的距離，營造出迥然不同的客家氛圍（此處統稱的客家聚落，當然在不同地域也是彼此差異的），從高雄杉林鄉北上求學工作的客家廣播主持人提到了這種轉變。

我從小到大都講客家話，像我們在家鄉每天都在講客家話啊！所以老實說，我在南部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客家話消失的問題！（問：是童年的時候嗎？）是啊！可是當我進入寶島客家電台的時候，從很多移民到台北的鄉親口中，才知道什麼叫做「變成隱形人」。以前我不知道為什麼怕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呢？因為我的朋友通通都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就算在我求學期間，唸的是台北的國防醫學院，我的同學就有很多是所謂的外省子弟，可是他們也都知道我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沒有意識到那個危機，說什麼文化流失的問題。因為像我回到家，我們全村都在講客家話。但當我的角色是一個客家廣播主持人的時候，我才慢慢去瞭解發現，我們客家話流失確實是滿嚴重的，而且越來越能觀察到這個嚴重的現象！（李舒羽）

都會區的客家移民由於清楚的意識到周遭他者的存在，普遍具有較清晰的客家意識。另一方面，這裏所說的「他者」不僅僅是外省人、福佬人、原住民，還包括了來自不同地域之客家聚落的「鄉親」們，正如同陳板指出的，客家人於都

---

<sup>10</sup> 參見第二章、第二節「寶島客家電台FM93.7」、第三節「中廣客家頻道AM747」其中的電台收聽範圍說明。

<sup>11</sup> 除了上述這種類型的聽眾以外，另外的部份，大概就是上了年紀、居住在都市當中，希望透過收聽客家廣播滿足鄉愁的聽眾（參見第四章、第四節之「節目類型的設定」）。

會(包括都會中的客家廣播)再認識的過程當中,他們也清楚的意識到不同地域、不同客家社區間的差異現象,因此對於多元的腔調、多元的文化習俗較為尊重。曾經在台中、台北都分別主持過客家廣播的東勢客家人柳菲芝,描述了來自都會或客家聚落之間聽眾的差異。

都會地區的客家人,不像有些地方(某地域的客家聚落)年紀大的人,他們因為只在某一個地方成長,從來沒有去過別的地方,也沒聽過別人講別的地方的客家話,他們就會批評我說的腔調。而都會地區不同的客家人比較多,當他們問我是哪裡人,我都會說我是東勢人,因為我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是大埔腔<sup>12</sup>。(比較來自都市,和來自鄉村的聽眾,你覺得有差異嗎?)忠誠度吧!在台中就覺得很有人情味,像台中的聽眾還會幫忙你找資料,想想可以去採訪哪些地方的東西,但後來在台北,我就覺得有時候聽眾也是很現實的,如果他覺得不好聽他就轉掉了。(柳菲芝)

正由於社區性的客家聚落對他者的認識較為模糊、對地域的認同較強烈,因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地域性的客家廣播(例如中廣苗栗台倒送<sup>13</sup>的節目),比較常聽到福佬歌曲、甚至日語歌曲的播放(B6),而福佬歌曲在台北的中廣客家頻道當中,幾乎是禁止的。而由於廣播的地域性,我們也可以聽到主持人用「歡迎大家到北苗市場二號來找我」(B16)、「最近北苗的中油公司有求職活動」(B22)、「下節目要回家吃中飯了,再來聊」(B23)這種種很像與隔壁鄰居聊天的語彙主持節目,而這正反映出客家聚落式的人情味與地域認同。

---

<sup>12</sup> (參見第五章、第四節之「團結與尊重的迷思」中,柳菲芝的訪談部分)台中的東勢客家話由「東勢腔」的名稱,轉而開始強調「大埔腔」的名稱,其實也是很晚近的事。原因在於長期以來,其他地域的客家、甚至語言學者都以自身主觀的「客家意象」評斷「東勢腔」的「不標準」。因而引起東勢的客家團體、文史工作者的重視,遂在中國大陸開放之後,前往東勢客家的原鄉實地考察。結果發現,東勢客家話的腔調差異是承襲祖居地的傳統而來。此後,東勢地區的客家菁英與母語教材,就以「東勢腔、大埔音」重新自我定位,這也是為什麼許多講東勢腔的客家人,未必知道「大埔腔」、「大埔音」的說法。

<sup>13</sup> 「倒送」是電台聯播的方式之一,例如中廣苗栗台製作的節目,以微波「倒送」回台北中廣客家頻道,再由中廣客家頻道重新以電波發射出去,以增加收聽涵蓋範圍。

## 二、台灣客家與境外客家

在筆者取樣收聽 100 個小時的客家廣播當中，除了主要針對寶島客家電台與中廣客家頻道的節目之外，筆者也收聽了 19 個小時針對海外廣播的中央電台客語節目。希望透過境外與台灣客家廣播的比較，更清楚的釐清台灣客家呈現出的特色是什麼，其中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語言的使用。筆者是在任職中央電台之後才知道什麼是梅縣腔的客家話，根據中央電台導播龔廣太的描述，對大陸與海外地區的客家人來說，梅縣腔好比是客家話當中的「普通話」，因此**境外客語廣播的語言使用可以說是「梅縣腔獨霸」的局面**，這和台灣客家廣播大致形成「不獨尊某種腔調，讓不同腔調客語並存」的共識（客家雜誌社論 1999:2）有很大的差別。另外，龔廣太也說明「聽起來像國語」的「梅縣腔」客家話形成的原因：

從前梅縣客家人是用客家話讀書<sup>14</sup>的，梅縣老一輩的人一碰到公共場合，就很自然的把客家話改成讀音，「我們今天來這裡感到十分的高興」這句話，每個字他都念出來，「我們（ngo<sub>24</sub> mum<sub>31</sub>）」不會說成「ngai<sub>11</sub>（我）等」，不會也不需要思考去翻譯轉折的問題。（龔廣太）

另外一方面台灣客家廣播出現的背景，是由於客家語言文化出現了危機，但這樣的脈絡在境外客語廣播當中，卻不必然存在。因此**境外客語廣播，不像台灣**

---

<sup>14</sup> 從清代嘉應州移民台灣的客家人當中（四縣客），由本轄的梅縣地區來台灣的人最少（羅肇錦 2000:216），筆者推測四縣客與梅縣客的原鄉就已存在城鄉差異，為了改善生活環境的四縣客可能多來自鄉村地區，而梅縣城以較佳的經濟條件產生鼎盛的文風，因而梅縣地區素有「無梅不成衙」的諺語，更形成當地以客家話文讀官話（北京話）的傳統（江平成 1998:125）。另一方面，台灣的客家人在過去一百年之內，先後面臨日本推行日語的殖民統治、與國民政府的國語政策，根本沒有以客家話讀書的客觀環境。但上述這種差異，卻也使得梅縣腔的客家話受到官話（北京話）的深刻影響，形成「國語腔的客家話」。

客家廣播當中，常出現關於語言文化傳承的議題。境外的客語廣播其實就有點類似把一般的國語節目換成客家話播出。

我曾經接過一個馬來西亞沙巴州的聽眾，他說你們台灣一天到晚在喊客家母語消失的危機，他說我們這邊根本沒有，因為他們那邊的華人百分之七十都是客家人，所以他們的華語是以客家話為主。因為沙巴州的經濟由華人主導，換言之，當地的馬來人，為了做生意，也會跟他們用客語交談，反而客語成了語言的一個主流，所以他們那邊根本沒有母語消失的危機。（龔廣太）

除了語言的使用、社會的脈絡，台灣與境外的客家廣播呈現出差異性以外。其實就連客家人對彼此族群意象的認同感受，也是有差距的。因此把台灣客家廣播當中勾起鄉愁的客家山歌，放到境外的客語廣播裏，聽眾是很難產生感動的。過去中廣海外部第一個台灣本地的客家人年吟恩，描述了她的文化衝擊：

剛進中廣的時候，我還記得印尼亞加達，有一個團體都會寄來大陸客家人喜歡聽的戲曲，像孔子的儒家曲、漢劇、還有大戲。當我去接觸的時候，發覺得那根本不是我們過去聽過的東西；同樣的，當我介紹台灣的平板、山歌子、老山歌給海外聽眾的時候，他們也覺得超陌生，並不能夠引起共鳴，甚至會寫信來說那聽起來「沒味<sup>15</sup>」。那我就很好奇了，我才領悟到其實我們是很不一樣的，不但語言腔調不太一樣，在生活、歷史背景上也有差異。……但到後來，我覺得他們要換個心態來瞭解台灣的東西，我也會換個心態來瞭解認識他們的東西，。……長期這樣子在空中交流，剛開始會有點排斥，慢慢的也會有感覺，我覺得那是需要時間的。大陸的山歌王來台灣的時候，你去聽聽看，聽久了也很好聽；而他們慢慢也知道台灣的山歌、台灣客家話的腔調不太一樣。記得有一次我們訪問馬來西亞來台灣的僑生，他講的是海陸腔客家話，你會發現像留尼旺的葉保羅老先生聽完

---

<sup>15</sup> 客家話：沒有韻味的意思。

節目後竟然表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海陸腔，他從梅縣移民到留尼旺，對其他地方客家話的發展並不是那麼知道，但透過節目卻可以去認識，其實是很棒的（年吟恩）。

境外客語廣播的主持人，面對的是一群來自天南地北的客家「鄉親」，他們的客家世界可以從南非、馬達加斯加、模里西斯到整個東南亞、大陸。因此連結這群客家人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sup>16</sup>」就格外的受到重視，龔廣太就認為台灣客家人看到大陸政府的介入，就退出這個舞台是很可惜的。但同樣與龔廣太在中央電台主持「全球客家情」節目的莊增方就表達了迥然不同的觀點。

我們的客家主體性可以分成要根植於所謂的台灣客家、還是無地域客家。台灣客家的理念是比較清楚的，它就跟土地同時存在。而無地域客家目前台灣還沒有出現，至於大中華客家跟台灣客家是對立的。我接受所謂無地域客家，就是所謂客家不要談地域，我接受這個概念，可是台灣目前只有少數年輕新秀有這種觀念而已。（但是您是不接受傳統大中華客家的？）當然不接受啊！事實上如果說你去瞭解目前中國客家，它正在做以前台灣政府統一語言的運動啊！它花了非常多經費在做這些事情啊！是為了要達到拉攏海外僑民的目的，它才做一些有關客家的東西。因為中國的土地大、在國際上強勢嘛！就有很多人靠過去，好像中國客家做得很好很大，事實上他們政府在客家方面根本沒有做什麼。（莊增方）

從莊增方的論述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排斥大中華客家的原因，還是根植於對客家語言文化流失的焦慮，而這種焦慮則是從客家族群在台灣處境當中，深刻投射出來的。另一方面，中央電台傳統上以梅縣腔進行的客語節目，因為有越來越多台灣本地的客家人加入其中，也使得梅縣腔不再一枝獨秀，他們在節目中

---

<sup>16</sup>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由「香港崇正總會」在1971年第一次召開，主要內容是聯合全球客家人共同為客家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利益服務；1973年第二次懇親大會決議在台北籌設「世界客屬總會」；直到1988年第九次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首次邀請中國大陸組團參加。透過懇親大會的儀式性舉辦，將世界客家人象徵性的連結成一個想像的共通體（高怡萍 2002:154-155）

摻雜四縣腔或四海腔的說法、甚至剪輯公視「客家新聞雜誌」讓海陸腔也有發聲的機會。總之透過腔調的轉換，我們發現許多中央的主持人有意識的再現台灣的客家面貌，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在地化的展現。而比較過針對境外客家所製作的廣播節目後會發現，台灣的客家廣播從業者在台灣客家族群內部大聲疾呼多元尊重的同時，其實又會強調「台灣客家」經驗和「大中華客家」之間的不同。其實，這種觀點所排斥的未必是「大陸客家」，而是其背後的「大中華」，或許這樣的思維很政治，但到底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台灣客家廣播形成的特殊風貌。

### 第三節 電台權力結構的差異

#### 一、財團法人與廣播公司

在第二章「台灣客家廣播簡介」當中，已經大致介紹過寶島客家電台、中廣客家頻道、中央電台客語節目的成立背景。筆者在這裏將進一步討論，不同電台之間經費籌措方式的異同，接著探討這些異同對客家廣播的經營造成什麼影響。誠如標題點出的，「財團法人」和「廣播公司」是最大的差異，換言之，**是否有商業營利的考量是二者明顯分野的地方**。先討論財團法人類型的客家廣播，寶島客家電台與中央廣播電台都屬於此類，其中的差別在於寶島客家電台是以基金會形式成立的公益電台，規定盈餘必須做公益活動的用途；而中央廣播電台具有國家電台的屬性，經費來源由行政院提出預算經立法院審議後核撥。因此可以說**中央廣播電台的客語節目製作，並不需要憂心經費募集的來源**，只需要專心的做節目；但**寶島客家電台為了永續經營，不時都得面對財源的困境**，主管方飛燕是這麼說的：



像中廣（客家頻道）做什麼商業廣告都可以，而且又有政黨在支持，我們這邊完全沒有。雖然我們當初那些人有政黨的精神在支持，但是沒有實質上的來支持。例如現在有很多人在說：『葉菊蘭不是在支持你們嗎？』她是精神上的支持沒有錯，但是她（個人）也沒辦法大量的贊助呀！所以說這個差別就很大。客委會只有在我們申請案子，或是辦什麼活動的時候才會補助一點。但是這個經費不是很多，可能是幾萬塊而已。所以說我們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像中廣就完全沒有這種擔憂。（以寶島現在來說，經費的主要來源大概可以從哪邊來？）我們一方面是別人贊助和捐款，一方面是自給自足，像是我們賣的CD和一些客家的食品，像是小小的雜貨店一樣。鄉親就可以來購買，這就是補助我們的部分。還有像是我們以辦活動的方式來帶動，但辦活動通常是勞民傷財的，可是我們絕對要辦，因為我們要跟客家鄉親有個互動關係<sup>17</sup>。另外，因為我們的廣告很少，我們其實也是希望能夠有多一些廣告。（方飛燕）

在寶島客家電台眼中，中廣客家頻道似乎既可以拿到國民黨的補助、又可以恣意的進行商業廣告，是否它的經營就較為順遂呢？事實上，雖然中廣高舉「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的使命成立客家頻道，但在本身商業媒體的結構當中，長期依賴預算補助的客家頻道，始終是一個包袱。因此中廣公司一直希望客家頻道可以早日達到自負盈虧的目標，不斷宣稱要逐年降低補助的金額。

我們商業頻道照理來說，要有很多人企業廣告的支持，業績才能夠維持得下去，好在我們中國廣播公司的大家長李慶平先生，他真正是客家人，他很熱心的支持，就年年補助中廣客家頻道，但在閩南語網、流行網、新聞網之間，只有我們客家頻道的所有費用都是中國廣播公司補助的，業績不好在開業務檢討報告的時候，你要怎麼開口。閩南話說輸人不輸陣，好在我接了節目部經理之後，我們的業績有超過公司要求的業績，但不是說賺很多，只是說我們交待得過去，後

---

<sup>17</sup> 參見第五章、第一節之「客家廣播產銷的文化內容」。

來這幾年，景氣比較不好受到影響，我們就有差一點。如果照公司的規定來說，我們就有差了一百多萬的樣子，有負成長，今年來，目前來講因為還沒有到年底還不知道，不過照這樣看來，因為加上 SARS 的影響，我們客家頻道兩個辦得最成功的活動，經費的最大來源，客家話講古比賽、還有客家歌唱比賽，今年都沒有辦（張斐雲）。

在筆者任職中廣客家頻道的時候，主管總強調爲了維護節目的品質，我們只賣插播廣告、賣小單元，而不賣節目時段（也就是俗稱的賣藥節目）。但筆者根據目前的觀察，爲了廣告業績，幾個苗栗台倒送台北客家頻道的節目，例如「吃畫打嘴鼓」、「客家天地」也都是賣時段給廣告主的。

總公司給分台的分播時間，如果有客戶喜歡就會買這個時段，然後請主持人來主持。（問：所以說其實賣時段還是蠻大的經費來源囉？）對！而且它也是電台廣告業績最主要的命脈，以外製外包的節目來講，其實它的重要性比插播廣告還來的大。（錢思貞）

在廣告業績的壓力下，當廣告主買了節目時段以後，銷售商品往往成爲首要的目的，什麼「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的使命都是次要的事，可以想見節目品質將受到怎樣的影響。而寶島客家電台在成立之初爲了維護節目品質，也是堅持不做命相節目、不接賣藥廣告（張瓊芳 1998），但當面對財源困境時，它也開始接受像「健康加油站」賣時段的節目，我們會聽到買了時段的主持人在節目中自我宣稱，自己的健康食品公司和寶島客家電台簽契約，每個月要給電台九萬塊錢的台費，有時候打平，有時候賺一些，所以做生意也是爲了客家文化的傳承（F3）

不過整體而言，目前寶島客家電台除了「健康加油站」是賣時段的節目，「蔡氏姊妹、談天說地」有付薪資給主持人<sup>18</sup>以外，其他的主持人仍然維持寶島創台

---

<sup>18</sup> 參見附錄二「寶島客家電台節目表」會發現，「蔡氏姊妹、談天說地」是寶島客家電台少數的

時的義工傳統，除了無給的主持人以外，還有一大群聽眾組成的義工。那些前往電台自動奉公的鄉親遂組成如聽眾聯誼會之類的非正式組織，這些人以義工自稱（范振乾 2002:219）。目前寶島客家電台的「義工團」經常參與支援電台活動的共有 89 人，共分為十組，分別是文宣組、布置組、節目組、美食組、攝影組、招待組、捐款組、報到組、機動組、義賣組（ibid:261）。目前擔任寶島客家電台董事的莊增方就強調：

寶島客家電台是一個財團法人的電台，是屬於公益性的電台，基本上他已經沒有商業性了！除非說這個節目時段已經外賣，那如果說是本台做的節目部分，受到商業性的干預應該是零。所以它就可以很自由發揮，而且社會對他的信任度很高，因為它是公益性電台，歷來沒有從聽眾身上得到一分一毫，所以聽眾對它的信任度是相當高的，聽眾也相信他們不是為了利益<sup>19</sup>。那既然是信任度那麼高的一個電台，所以他只要有一分的努力就會有加倍的效果。如果說希望給聽眾更多的資訊或者是更多的常識，都會很有效果，對社會非常有貢獻。（莊增方）

寶島客家電台由不支薪的主持人製作節目為主，除非主持人為電台爭取到贊助的插播廣告時，可以獲得感謝性質的佣金。因此可以從節目表發現寶島客家電台大多是塊狀類型節目，因此主持人人數眾多，由於這樣也造成得節目風格、議題觀點呈現較多元（也可以說是紛亂）的特色<sup>20</sup>。而中廣客家頻道所有的主持人都是支薪的，因此週一到週五的同一時段，大致是同一個主持人的帶狀節目。但中廣客家頻道成立到現在，我們可以發現主持人的人數銳減，兩個人的節目變成

---

帶狀節目之一，但它並不是賣時段的節目，反而電台還會支薪給兩位主持人，因此主持人有道德上的廣告業績壓力，如果主持人有廣告業務的進帳，則一概視為電台之收入（節錄自莊增方之訪談）。

<sup>19</sup> 然而寶島客家電台第二屆董監事產生之後，卻有不少客家鄉親針對徹查帳目、開源節流與重新規劃節目等三個方面提出建言，因此似乎電台的資金使用方式也曾受到過質疑（范振乾 1999）。

<sup>20</sup> 這也是筆者指出無論透過節目表上的名稱、或是實際收聽的經驗，都無法清楚的切割出不同的節目內容，因此難以進行立意取樣的原因之一（詳見第一章、第四節之「研究方法」）。

一個人的節目，甚至限制每位主持人給付來賓車馬費的額度<sup>21</sup>。客家頻道的說法是，他們越來越重視節目主持人的專業評鑑，但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節目風格、議題觀點較為同質、單調（或許也可以說是統一）。根據上面的分析，多少可以認識電台間不同的資金籌措方式，對於客家廣播節目呈現的影響。但筆者在這裏要強調，雖然財團法人和廣播公司的資金籌措方式有別，但兩者卻都反映出客家廣播經營同時會面臨的困境。涂政強指出**主流媒體與客家媒體形成一種類似依附理論的殖民依賴關係。主流媒體好比是中心國家，客家媒體好比是邊陲國家，客家媒體必須依賴主流媒體雄厚資本的支配，才能苟延殘喘的經營下去。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商業競爭造成的壓力、二是主流媒體逐漸集中化，橫掃了分眾頻道的生存空間、三是過去不當的廣電政策所養成的國語收視習慣（涂政強 2000:50）。**

## 二、成立背景與政黨認同

從地下電台起家的寶島客家電台，是爲了對抗壟斷廣電媒體的國民黨政府而成立的，因此無論是最早出現帶狀客語節目的寶島新聲、或是創台的元老們，與當時帶領反對運動的民進黨，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及深厚的同志情誼。另一方面，當寶島客家電台成立後，國民黨也認爲必須有一個講客家話的電台，對寶島客家電台批評的言論，提供一個回應和發聲的管道<sup>22</sup>，因此才成立了中廣客家頻道。所以雖然客家廣播的出現不是爲了參與政治，但事實上電台與政黨之間都持續保持著曖昧的關係。對寶島客家電台來說，由於**節目內容透露出強烈的政治主**

---

<sup>21</sup> 根據 1999 年 1 月 8 日中廣客家頻道主持人會議上，所公布的「節目主持人規則及注意事項」就規定，「有關來賓車馬費，從 1999 年 1 月 9 日開始，帶狀節目二小時之經費爲 7000 元，一小時爲 5000 元；塊狀節目二小時之經費是 2000 元，一小時經費是 1500 元（以月計算）」，以邀請一位來賓上節目可領 500 元的車馬費計算，筆者當時主持週六、週日各一個小時的塊狀節目，一個月大概 8 到 10 集的節目，只能有 3 集節目可以邀訪來賓。

<sup>22</sup> 節錄自莊增方之訪談內容。

張，便曾引起主張不涉入政治的客家鄉親質疑，對此前任台長吳宏昌就表示，媒體是公器，政黨的屬性應該盡量淡化<sup>23</sup>，今後寶島客家電台也應朝此方向努力（張瓊芳 1998），於是「客家站中間，政黨擺兩邊」的說法逐漸成形，但現任的主管方飛燕卻點出這個理想的困境：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媒體歸媒體，政治歸政治，我最希望是這個樣子。但是因為我們現有的主持人很多都是那個時候創台留下來的，所以說要改變他們的意識型態是很難的，因為他們已經根深蒂固在那邊了，但是這個部分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去改變它，因為他們當初出來的就是不一樣的聲音。（方飛燕）

正由於寶島客家電台義工的傳統，大部分主持人都是無給職的、再加上其中有些是創台元老，因此電台節目的轉型並沒有想像中容易。擔任過寶島客家電台創台執行委員的莊增方就提出了他的看法：

你不要去談過去好或不好，不要談政黨對客家支持還是反對，……你不要談政治，就不要談政黨對客家做過什麼事情，就像有人常講「政治擺兩邊、客家擺中間」其實這句話就是一句非常政治的話。（莊增方）

因此在節目當中，莊增方會告訴聽眾過去客家人成立電台，害怕被抄台的痛苦經驗；當有人說電台不要偏某一個政黨，他會請聽眾想清楚，國民黨執政時期，沒有用半個民進黨人士，大家覺得很合理。但當民進黨執政用了國民黨的人，大家又說民進黨沒有人才。事實上，客家事務應該要包容各個政黨的人，但現在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政府，在客家人才方面還是排斥親民進黨的人士（F13）。但另

---

<sup>23</sup> 根據寶島客家電台的開台元老，同時也擔任過客家雜誌總編輯的黃子堯就指出，客家雜誌的前身「客家風雲」推動還我母語運動成功之後，雜誌的銷售量暴增，後來卻因為太強烈的政治色彩，使得訂戶暴跌，終至無法維持，幸而新竹枋寮褒忠義民廟投注大筆捐款支持，改名為「客家雜誌」，重新調整步伐改以「客家站中間，黨派擺兩邊」的立場經營，雖然殷鑑不遠，寶島客家電台還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老路，所幸有心改革者已有所體悟（張瓊芳 1998）。

一方面，同樣身為客家廣播的一員，中廣客家頻道就宣稱本身不非議政治人物的原則：

中廣客家頻道對節目品質的要求較高較嚴格，我們不會去做政治人物的評批。因為我常說，我們可以提供意見，可以分析可以檢討，但是不可以對任何一個人做人身的攻擊，我們不去評批人家，也不曾罵人，但是另外一個友台，可能他們某一方面的想法跟做法跟我們比較不一樣，所以他在這方面跟我們的差別就比較大了，至於其他像一些民俗的主題，大體上是一致的。(張斐雲)

雖然從整題來看，中廣客家頻道的確比較沒有尖銳的政論性節目。但是如果談論到與政治相關的議題時，主持人的言論相對上還是比較偏向泛藍陣營。好比美伊戰爭時，外交部發言要海珊限期離境，主持人認為這是拿熱臉貼美國的冷屁股；談到客家大老許信良回國民黨，還稱讚連戰是最好的總統人選（B10）；或是當SARS疫情蔓延時，政府對大陸染病台商的忽視態度，主持人認為這是民進黨政府對台商的成見（B31）。而在除了部分節目在內容上，呈現出些許的政黨傾向，筆者還記得 1998 年馬英九與陳水扁競逐台北市長選舉的前夕，常宣稱政治不應介入商業媒體的中廣公司，在「純商業」的考量下，也接受了馬英九競選總部的廣告，在客家頻道插播了馬英九用半調子的客家話，介紹自己也是「湖南<sup>24</sup>」的客家人。此外，到中廣客家頻道主持節目，也可以是失去舞台的政治人物，換跑道的場所。

節目部他們希望有些知名人物進來，像一些立法委員，跟節目部經理李鍾桂關係比較好的，就可以進來丫。(現在有嗎?) 朱新民呀!(他是立法委員嗎?) 朱新民也當過國大代表啊，他現在在教書，可是等於說要讓他有發揮的空間吧!

---

<sup>24</sup> 馬英九以苗栗通霄馬家村宗祠所高掛「扶風堂」的郡號，連結到自家祖譜也是系出陝西扶風，因此強調他自己也是「祖籍湖南」的客家人。這種論述完全是從政治出發，而沒有思考到所有漢人的「郡號」都是號稱系出中原的，但客家的族群概念卻是在閩粵贛地區形成的(陳支平 1997)。

(柳菲芝)

看了上述對客家廣播與政黨認同的分析，聽眾似乎只能被動的選擇，接不接受某客家廣播所傳遞的政黨認同。但另一方面，筆者卻也發現，**很多客家廣播從業者的政黨認同是工具性的**。例如，我們看到寶島客家電台創台元老之一的張鎮堃，可以爲了創設中廣客家頻道，一度投身他認爲打壓客家文化的國民黨所屬的媒體<sup>25</sup>；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廣客家頻道主持人鄒源淦，過去爲國民黨抬轎抬了三十年以後，此刻會爲了客家文化而高舉扁旗（楊少騏 2003）。當寶島客家電台祝賀民進黨的葉菊蘭入主客委會的時候，其實更關心的是行政資源能不能挹注「全國客語廣播網的誕生」（F17）（客家雜誌社論 2000）。在這裏引用中廣客家頻道的主管張斐雲，在節目中講過的一句話「政治人物在選舉的時候，每個人都說自己是客家人，你是阿狗叔，我還是阿狗嫂咧！」<sup>26</sup>（B5）由客家廣播的例子來看，不同政黨之間的矛盾，正提供客家族群爭取資源的基礎，而政黨認同似乎是相對少數的客家族群，求生存的策略之一。

## 第四節 廣播節目文本的不同

### 一、節目類型的設定

誠如媒體研究者所言，客家廣播是類型電台的一種（黃雅琴 1999），但在「客家」的範疇之下，客家廣播應該針對誰？進一步設計哪些節目內容呢？在節目的

---

<sup>25</sup> 詳見第二章、第三節「中廣客家頻道AM747」的成立背景。

<sup>26</sup> 客家諺語：「你是阿狗叔，我還是阿狗嫂咧」的意思大概是形容，「如果你說了就算數的話，難道我就不會跟著說嗎？結果不但跟著說了，而且還在當中在佔你點便宜」，其實這句諺語很能形容客家族群在政黨的夾縫中，爲了爭取最大的利益，對政黨認同的工具性使用。

編排上，無論寶島客家或中廣客家<sup>27</sup>，似乎大致上都使用了時鐘編排法<sup>28</sup>（clock），來維持節目的穩定和品質的一致性，控制音樂、新聞和資訊的比例、節奏和次序（賴英豪 2001:19）。寶島客家電台在核准籌設時，按照收聽對象，排出早上婦女時間，下午銀髮族，傍晚兒童節目，晚上為上班族、年輕人和原住民的節目編排方式；而中廣客家頻道在AM747 頻率開播時，也將節目型態分成生活資訊、親子教育、家庭婚姻、休閒娛樂、民俗風情等。但上述的節目規劃到目前都只是理想，原因何在？寶島客家電台與中廣客家頻道的主管是這麼說的：

我自己在外面做了一些現在的SRT評比<sup>29</sup>，也瞭解到現在年輕人想要的是什麼。我當然希望可以傳承到年輕的一代，但我也想要保存現有年紀比較大的聽眾群。另外一方面，我也想開發外面的族群，讓他們瞭解我們客家的文化。（所以說非客語的節目也有可能在我們這裡出現囉？）對！目前的話我是希望是這麼做，但是會有很多聲音出來，因為要改的話會抗爭得很厲害，這個就是很麻煩的一個問題。我也有提出來過，但是也都是被罵得很慘、被打擊，但是我想就像很多聽眾跟我講的，要咬緊牙關、吞下眼淚做下去。（方飛燕）

現在我說一句很坦白的話，客家節目，尤其我們 AM 來發射的，你說要有多少的年輕人收聽，這我絕對不敢打包票，甚至你要問我有多少，我都講不出口。就算有，可能零零星星，有些學生可能他是客家社團的，他有興趣收聽，不過有多少，我絕對不敢跟你保證，也不敢給你一個數字。但我會有一個目標就是說，我們做客家節目，純粹是想要娛樂這些比較年長的，四十歲、五十歲以上這些比我們大的哥哥姐姐，伯父伯母這些，讓他們聽。（張斐雲）

透過兩位主管的說明，可以發現收聽客家廣播的聽眾仍然以中高年齡層的人

---

<sup>27</sup> 中央廣播電台的客語節目由於具有境外廣播的特性，是採取每天A、B兩套的節目點狀播音。

<sup>28</sup> 「時鐘編排法」原則上就是每天的同一個時間播同一個節目（帶狀節目），同一個時段（例如：清晨、上午、深夜）播出適合該時段的節目，而這必須根據目標受眾的作息特性進行分析規劃。對媒體而言，收聽（視）率最高的時段則稱之為「黃金時段」（Prime-Time）。

<sup>29</sup> SRT：即收聽（視）率調查報告。



為主。根據劉幼琍對「客家族群對廣播媒體使用與滿足」的相關研究結果指出，大部分客家籍受訪者認為適合客家廣播的節目類型，「民俗文化」節目遠遠高出於其他的類型，大約等於社教、衛生、交通與公共服務節目的總和（劉幼琍 1997）。黃永達認為這顯示客家（語）節目被定型在「鄉親鄉情」、「客家庄」、「客家心客家情」等鄉愁型節目，或「民俗文化」、「地方俚俗」型節目，反映出台灣的黨營官營媒體長期以殖民心態，禁止母語進入公共空間所形塑出的刻板印象。因此，即便在客家廣播出現之後，許多民眾也已陷入這種「方言節目」的思考而不自知，認為客家廣播節目，就是以民俗文化為主。這將使得沒有太多「鄉愁」的年輕朋友沒興趣收聽客家廣播，有「鄉愁」的客家朋友也感覺到節目做來做去就是這樣，一成不變（黃永達 1998:23）。

綜合上述，到底因為客家廣播的聽眾總以中高年齡層為主，所以他們尋求的只是一個能聽說客語，藉以抒發「鄉愁」的媒體？還是因為客家廣播總是在「鄉愁」的場域上打轉，所以沒辦法吸引年輕一輩的後生人？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無法釐清先後的問題。但這個現象可以解釋，當中廣客家頻道的主管，坦承他純粹是要服務年長的聽眾時，電台年輕的主持人（包括筆者），在那個氣氛當中，就會清楚的知道自己該如何投聽眾所好，扮演好「客家廣播也有年輕人」的象徵角色<sup>30</sup>；但如果像寶島客家電台的主管表示自己就算吞下眼淚，也要改革節目類型，那麼就會有更多的從業者會勇於做新的嘗試，好比擔任某社區大學理事長的李舒羽用客家話，傳達公民教育的理念，雖然節目中很少提到「我們客家人」如何如何，但這卻是客家廣播走出鄉愁，關心公共議題的一個例子。

我就覺得我不管其他人怎麼想，反正我把這裡（客家廣播）當作是一個傳遞理念的場所，因為我是客家子弟，又會講客家話，而且我又在其他團體（社區大

---

<sup>30</sup> 參見第三章、第一節之「樣板後生人」。

學)的參與是那麼深，所以我來這裡負責把公民教育的理念傳遞出來。至於讓客家文化傳下去要做些什麼？這個是大家應該整體一起努力的事情。(李舒羽)

## 二、象徵資本的聽眾群

如何吸引閱聽人以達到最大的傳播效果是所有媒體的共同目標，然而客家廣播由於本身小眾媒體的屬性，始終無法進行收聽率調查。因此，**客家廣播與聽眾 Call-in 互動的多寡常被簡化為節目收聽率的高低，甚至進而評論該節目品質的優劣**。客家廣播重視 Call-in 的程度，可以從中廣客家頻道某次主持人會議的討論議題得知，會中規定「各主持人的節目以現場播出為原則，以加強與聽眾之間的互動。帶狀（星期一至星期五）每週一次錄音節目，塊狀（星期六、日）每月一次錄音節目。按照契約規定，錄音節目當月不得超過兩次。」除了儘可能的製作現場 Call-in 節目之外，還必須將所有節目的 Call-in 數量統計製表加以比較，表面上宣稱是為了解各地收聽效果的差異，然而卻也成為節目優劣的評鑑標準。因此有些主持人為了維持自身節目的 Call-in 數量，往往透過許多方式與聽眾群保持密切的聯絡。以中廣客家頻道 Call-in 數量居冠的節目主持人便表示：

現在我自己有一個斐雲俱樂部，我不明白的事情，我可以請教他們這些朋友，他們會跟我講，或是他們知道的也會自己打電話給我，有時候我做節目沒空，他們有資料，他們也會傳真給我。……（斐雲俱樂部這樣的組織是怎麼形成、維持的？）這些鄉親他們聽我的節目，於是想說我們這麼多鄉親，大家都這麼熱心、這麼鼓勵，大家來結緣嘛！大家來看有什麼活動，大家來做一個聯絡，是有人這樣建議我們才組成的。(張斐雲)

當聽眾群組織化之後，主持人與聽眾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當聽眾Call-in進來時，張斐雲幾乎完全可以從聲音辨識出對方的身份和居住地，他認為這是主持節目、增進關係的重要技巧。但同時藉著成為籌碼的聽眾群，主持人往上可以向公司爭取自己的權限<sup>31</sup>、往下則可以確立自己在同事之間的優勢地位，而後者是筆者也深深感受過的壓力。但筆者以為比較節目Call-in數量的多寡，基本上是立足點的不平等（比方像節目時段的熱門與冷門、聯播或非聯播之間的差異），因次客家頻道的另一位主持人便指出：

很多長官不是很了解，他們覺得 Call-in 很多代表這個節目受歡迎，可是他們有沒有想過，全區的節目因為人多，Call-in 就相對多，而且幾乎都是斐雲俱樂部裡面的那些，每天都有固定的一票人打進來。（會不會電台的聽眾都是斐雲俱樂部的人？）不會呀，因為我接的電話很多都不是斐雲俱樂部的人。我發現對我的節目內容有反應的，幾乎都不是斐雲俱樂部的，之前有同事說我的節目 Call-in 不多，後來我就透過送贈品的方式，整理一下我的聽眾到底在哪裡，我竟然發現我的聽眾，有很多是第一次打電話進來的；有些則是因為某些主題他們聽了非常有興趣，打進來鼓勵的，例如講到某一個主題，聽眾會補充文獻資料不足的地方，而他們大部分都不是斐雲俱樂部的人耶。（柳菲芝）

從柳菲芝的論述當中也可以發現，常常打來的 Call-in 能夠代表多少客家廣播的聽眾是值得思考的。有論者就反省指出，爲了讓更多人來收聽客語廣播，呼籲大家在 Call-in 的節目當中，不做 Call-in 部隊，如果少數聽眾佔據電話線，再聽就是那幾個人的聲音，會將整個節目品質破壞無遺，造成聽眾流失（張鎮堃

---

<sup>31</sup> 當有聽眾朋友在Call-in電話當中詢問，中廣客家頻道入圍了金曲獎，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去參加領獎呢？主持人則藉機向聽眾抱怨（同時也在節目中播出），宣稱自己擔任客家頻道的節目部经理是當假的，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決定的（而是更上階層的主管），以爭取聽眾對自己沒有實權的同情（而這其中的挑動的認同，往往不只是制度、還有族群意識）（B13）。

1998a:26)。也有年輕一輩的客家廣播從業者，從傳播專業的角度提出批評，指出很多客語廣播節目主持人都以為，「主持嘛！現場節目最簡單，說出去就算了！」其實這種 Call-in 節目，只是把生活中日常的閒話家常，不經修飾、沒有深度、毫無組織、赤裸裸的就放大出來，強迫客家文化的支持者、擁護者接收，這對聽眾來說是不公平的（蔡秀玲 1999b）；所幸大部分的人聽客家廣播都是衝著客家話來的，否則如果這樣的廣播節目換成以北京話發音，還能夠吸引聽眾聽下去嗎？因此廣播專業和客家話的語言專業是必須獲得同等重視的（蔡秀玲 1999a）。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用來形容聽眾與廣播節目之間的關係是再貼切也不過了。受限於從業經驗，筆者在這裡主要以中廣客家頻道的從業者，例證為什麼聽眾群可以象徵主持人的資本。雖然這有可能是營利媒體（中廣）的特殊現象（或許公益性的寶島客家就有所不同），但**面對客家廣播仍然普遍強調 Call-in 的此刻**，或許這可以從主持人的角度，解釋為什麼很多客家人整天守在收音機旁，熱情的 Call-in、點歌、歡唱（范振乾 2002:211-212），因為當 Call-in 彌補客家聽眾鄉愁的同時，更滿足了很多主持人「業績」的需求！

## 第五章 文化再現與客家認同

### 第一節 作為文化產業的客家廣播

#### 一、客家廣播產銷的文化內容

無論是公益性質的財團法人、或是商業導向的廣播公司，客家廣播爲了維持電台的運作，或者辦活動尋找贊助、或者賣廣告增加收入、或者代爲販售商品。這裏並不是要繼續討論客家電台的財務結構，而是要試著瞭解這些產銷活動的背後，傳遞了哪些文化內容。陳玉萃將客家文化產業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一是各種與客家文化相關的產業，二是客家族群所從事的文化事業<sup>1</sup>。前者將範疇定義在不斷的以傳統客家文化爲題材，進行一種溯源、傳播推廣、教育；或者是以客家文化資源爲營業資本，藉此生產產品進行販賣，例如客家音樂的創作、客家飲食業、文化觀光、戲曲表演等（陳玉萃 2000:279-280）。以傳承文化爲宗旨的「客家廣播」，本身就文化產業的一種類型，但同時在電台舉辦的活動、節目插播的廣告裏、或是代爲販售的商品中，往往又再現出其他類型的客家文化產業，彼此互爲宣說。陳板就指出雖然客家文化在意義的呈現上還無法足夠清晰，然而，在族群特質的期許（或說想像）下，卻已經在台灣的多元文化中區別出自身的認同感，尤其是其中的飲食文化與山歌……這部分特質已經具有產業化的能量（陳板 2002:3）。

以筆者取樣收聽 100 個小時的客家廣播爲例，無論是節目本身、或者是插播

---

<sup>1</sup> 筆者在本節引用陳玉萃的論述架構，以客家文化產業的分類方式，檢視客家廣播。第一小節先討論客家廣播當中以「客家文化」爲號召的產銷內容，第二小節再討論客家廣播人的工作範疇。

的廣告，客家的飲食文化或藝術文化（包括山歌、八音、戲劇等）的確佔了相當明顯的比例。我們幾乎可以從客家廣播當中，全覽那些以客家文化為號召的產業內容。就先從吃的說起吧！中壢三角店的「客家菜包」（F4）、苗栗北苗市場的「客家水粄」（B7）、新竹內灣的「客家菜」和「野薑花粽」（C16）、新埔義民廟旁的「客家擂茶<sup>2</sup>」（F18）、美濃客家的「冬瓜封、玻璃菜封」（B13），這些客家廣播裏的精神會餐，透過聲音帶著大家先在台灣的客家庄走上一圈，有時後還會告訴聽眾某些客家特產，例如桔醬、福菜、薑絲大腸又號稱「客家三寶」（F30），上述都還只是以客家為名的飲食，如果要加上客家鄉鎮的地方產業，還有新竹北埔種植的「澎風茶」（M9）、苗栗公館出產的紅棗（F8）等，筆者沒記錄下來的還有很多。

另外，在藝術文化方面，要聽山歌，中山堂這個月有「客家原鄉演唱會」（B27）；要欣賞台灣客家的獨特劇種，別錯過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的新戲「花燈姻緣」（M12）；要知道客家人生命禮俗裏不可少的客家八音，記得把握客家藝術季裏「田屋八音團」的表演（M20）；要認識客家舞台劇，招募客語劇場人才的苗栗「加里山劇團」將從頭細說（B11），至於苗栗硬頸攝影社的攝影作品（B22）、客家魅戲布袋戲團在內灣的演出（F30），也都是客家藝文工作者的代表作。以上這些林林總總提到的飲食文化與藝術文化，還只是節目或廣告裏提到的部分，如果聽眾覺得有興趣，歡迎聽眾到電台來玩，我們這裏有賣客家音樂CD、客家書籍、母語教材、以及各種客家特產<sup>3</sup>（F4）。

客家廣播除了在節目當中產銷文化內容，為了增加與聽眾之間的互動以及增

---

<sup>2</sup> 客家擂茶：係將茶末、芝麻、花生搗碎研粉，再以熱茶沖泡的另類泡茶。是戰後由長山客家（即1949年來台的廣東客家人）帶來的家庭式飲食習慣，最近卻漸漸發展成台灣客家社區的觀光產業，因此對大部分的台灣客家來說，客家擂茶也是新接觸的東西，而非「懷舊」的對象（陳板 2002）。

<sup>3</sup> 關於寶島客家電台販售的商品，詳見網站[www.formosahakka.org.tw](http://www.formosahakka.org.tw)當中的「空中店鋪」。

加收入，也會舉辦各種類型的活動。而活動本身也總是圍繞在飲食文化和語言藝術的範疇上。以寶島客家電台來說，它舉辦或參與過台北市文化「客家文化節」系列活動（1995.8）、「異客聲音」校園巡迴演唱會（1997.3）、「客家生活記事-土地歲月攝影展」（1997.9）、台北客家街路文化節（1998.5.23）、台北客家文化節搖滾音樂會（1999.6.4）、「為設立客家戲劇科催生」活動（2000.1）、「台北縣2000年客家美食嘉年華」（2000.3）、「台灣客家文化夏令營」（2001.8、2002.7），並且連續舉辦過「客語師資培訓計畫」、「客語師資認證研習班」<sup>4</sup>。

至於中廣客家頻道所舉辦的活動，以原則上每年都舉辦的客家話說故事比賽（吳奕蓉 2000）與客家歌謠比賽（林慧閔 2001）兩大活動為主。2001年，也主辦過一次「青少年客語廣播研習營」（劉惠珍 2001b）。除此之外，更不定期在各地舉辦過聽友活動，例如在新竹北埔舉行的「北埔暖冬客家情」活動（劉惠珍 2002）、在新竹關西舉辦「迎接新世紀、感心客家情」活動（吳奕蓉 2001），兩者都是以欣賞客家歌舞表演為主的活動；而在新竹峨眉舉辦母親節聽友聯歡活動，則以健行之後，品嚐板條、湯圓、菜包等客家美食為主（劉惠珍 2001a）。

誠如陳板所言，不管在客家廣播的節目中、廣告裏、還是舉辦活動的時候，除了語言傳承的活動是客家廣播清楚強調的以外，其他像飲食文化和山歌文化（歌唱文化）的相關內容，可以說顯著的代表客家廣播所產銷的文化內容。對外，他們產銷給希望認識、接近客家文化的非客家人；對內（特別在客家活動中），這樣的消費內容也變成客家人標示族群身份，凝聚族群認同的一種展示方式（許多的客家企業<sup>5</sup>，像是台灣資生堂、萬家鄉醬園、龍角散，便是透過贊助、支持

---

<sup>4</sup> 摘錄自〈寶島客家電台大事記〉。

<sup>5</sup> 客家企業此處指的是老闆為客屬的企業。在台灣企業中規模前十大、前百大的大型企業集團很少是客家人組成的，但在中小企業界卻有一些客家人闖出一片天。例如食品工業的義美、萬家鄉

這類電台活動，不斷再現其支持客家文化的形象)。而這更促使客家廣播產銷的文化內容，得以取得穩定的代表地位，接著再進一步的刺激生產、消費。客家廣播與其所產銷的文化內容，如同魚幫水、水幫魚，勾勒出客家文化產業的面貌。

## 二、客家廣播人的工作範疇

前一個小節檢視了客家廣播是如何產銷客家文化的，在這個部分筆者將討論客家廣播人的工作範疇，也就是從橫向連結的角度，看看客家廣播人除了主持客家廣播，還涉略了哪些工作範疇，而那些工作與客家廣播彼此之間有沒有關連性？這些關連性會在哪些層面產生影響力呢？其實嚴格來講，不管是寶島客家電台還是中廣客家頻道，將客家廣播工作當成全職的人並不多，以筆者所知，營利支薪的中廣客家頻道，大概只有三到四位主持人兼任全職的行政工作，試想由義工主持點狀節目為主的寶島客家電台，以主持客家廣播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必然更少。不過，正由於絕大多數的客家廣播人都是兼職的，因此他們所涉略不同工作間的關連性就更值得注意了。考量到個人從業經驗的關係，筆者主要以瞭解較深入的中廣客家頻道作為說明的例子，而寶島客家電台則作為次要的引證。

基於媒體的屬性的接近，同樣與聲音有關的工作類型，常是很多客家廣播人輕易跨足的範疇，像是電視客語節目的配音工作（張鎮堃為「寒夜」連續劇配旁白）、電視客語新聞的配音工作（楊寶蓮為民視客語新聞配音）與播報工作（鍾惠文擔任中視客語新聞的主播），而除了與客家話有關的媒體工作以外，也有國

---

醬油、金蘭醬油、葡萄王、保力達；化妝品業的資生堂、花王；資訊業的賀商電腦、金陵電子；運輸業的高雄客運；建築業的住商不動產等（邱彥貴、吳中杰 2001:140）。而這些客家企業也常常是客家廣播募款的對象。



語廣播人來參與客家廣播（例如警廣交通網的徐勝美，就曾在中廣客家主持過節目），或是原本北京話、福佬話的**電視職業演員投入客家廣播**（例如寶島客家的唐川，後來更陸續參與客家電視劇演出）。另外一方面，同樣具有「聲音」屬性的**聲樂家**（姜雲玉、呂錦明）、**客家歌曲創作者、歌手**（阿國、彭月春、蔡氏姊妹）或是**客家山歌班**的老師、成員（鍾年修、彭菊英），也都同樣在主持客家廣播。在這裏，我們來看看一個愛唱歌的退休上班族、和一個小學老師，是如何踏入客家廣播工作的。

民國八十年的時候，因為提早退休，我就踏入客家界的民謠班，就是光復民謠班，後來民國八十八年，中國廣播公司成立客家民謠班，也就是山歌班，在涂敏恆老師的邀請之下，我就踏入了中廣，……我的節目來源主要就是台北縣市的山歌班輪流來唱歌，（桃竹苗的山歌班好像沒有台北這麼多吧？）對，比較沒有這麼多，台北市有四十六班，台北縣有六十四班。（為什麼台北的山歌班這麼多？）主要就是因為台北市政府有補助的關係，一個班補助十萬元。以前台北市的山歌班只有兩三班而已，而我們客家人總是要做雞頭不做牛尾，有人就說，客家人啊一群全全頭，所以山歌班才會越開越多，大家都想做班長。（張源守）

我是石牌國小的老師，在民國 84 年的時候，阿扁剛上任，要在台北電台開客家的節目，結果我就去試，但是因為我不是廣播出身，一開始，我錄製一個小時的節目，要花掉十二個鐘頭，哭著出來，因為我不會錄節目、不會操作機器，我寫了十幾張的稿紙，被我二十分鐘就唸完了，那時候我非常的難過。……只是因為我太喜歡客家的節目，所以現在，我在台北廣播電台、中廣客家頻道、新客家廣播電台，還有現在的民視客語新聞，都有幫忙新聞播報的工作。（楊寶蓮<sup>6</sup>）

---

<sup>6</sup> 引述自中央廣播電台[www.cbs.org.tw](http://www.cbs.org.tw)網站上，「全球哈客情」節目，2003/6/27「客家心客家情」

張源守與楊寶蓮的例子，說明了不同的領域（教師、山歌班）投身客家廣播的方式，進一步也說明了客家廣播人，如何跨足其他工作範疇的（客語新聞配音）。此外，客家廣播人的工作範疇，除了與「聲音媒體」屬性接近的工作以外，對客家語言精通的研究者（涂春景），或是國民中小學客家鄉土語言教學的師資（楊寶蓮、陳芳蓮）也往往兼具有客家廣播人的身份。另一方面，象徵客家族群發聲管道的客家廣播，也往往是其他客家媒體、客家社團、政治人物、社運組織重視的宣傳途徑，因此他們在客家廣播當中也不會缺席，例如客家雜誌社（陳石山、陳康宏）、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梁榮茂）、台北市新竹縣同鄉會（范姜瑞）、基隆客家忠義聯誼會（鄒源淦）以及代表學生社團的台大客家社，與代表國民黨、親民黨參選過的候選人（朱新民、李純恩），或是台灣綠黨、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成員（賴芬蘭）、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的理事長（林淑英）。

檢視客家廣播人涉足的工作範疇，其實多少可以想見他們不同的節目取向，筆者將其區分成三種類別：一是客家人的廣播（身份）、二是客家話的廣播（語言）、三是鎖定客家議題的廣播（內容）。而「客家人廣播」的客家是象徵意義、「客家話廣播」的客家是傳達理念的工具、「客家議題廣播」的客家則是為了號召族群的行動力。來自不同領域、涉足不同範疇的主持人，對上述三種客家廣播各有所重，或有人以代表身份自居、或有人以流利的客語自視、或有人擁客家界熟稔的人脈而自重，有人出於各自的觀點，總認為客家廣播當如是。面對受過專業媒體訓練的客家廣播人日益增加（徐貴榮 1996、陳康宏 1997、黎玟 1997、吳秀媛 2000、黃坤盛 2000），有論者便指出，當客家廣播的新興勢力氣勢如虹的

---

單元播出的「客家電視台節目座談會：廣播從業人員」。

時候，保守勢力便以阿 Q 心情自衛；當客家廣播產生嫌隙和矛盾的時候，保守勢力立即發揮強化裂痕的能耐，因此呼籲在稀少的客語節目主持人當中，資深主持人要有提拔後進的胸懷，若是爭風吃醋，排除異己、獨佔資源、打壓新人，則自我削減了力量；客語節目主持人越多，客家廣播的空間越寬闊，廣播從業人發展的機會才會增加（張鎮堃 1998a）。以上這種論述的出現，或許對客家廣播人的工作氛圍，可以得知一二。

## 第二節 參與客家運動的客家廣播<sup>7</sup>

### 一、客家廣播成為公共論壇

曾金玉將 1987 年到 2000 年客家運動，分為發端期、集結期、制度期，並以寶島客家電台為例，認為客家廣播是客家運動制度化<sup>8</sup>的代表，它不但實際召喚出新的行動者—電台成員，也開創了新的客家運動範疇—廣播。當電台成員扮演傳聲角色的同時，聽眾則象徵新的資源基點開始運轉（曾金玉 2000:123）。這個小節筆者將先從主持人與Call-in聽眾之間的互動談起，檢視客家廣播是如何形成討論客家事務的公共論壇；接著在下一個小節當中，再分析客家廣播是如何參加、甚至影響客家活動。

---

<sup>7</sup> 客家運動：客家人源自於對自身生存的危機感與現有環境的差異認知，藉由集體行動，找回客家尊嚴與重塑客家認同的運動；它要求國家部門與民間社會尊重客家語言文化的獨特性，藉此提升客家人的自我意識，以取得在社會上充分的解釋權。這項新興的社會運動指向著對自由、正義與人權等社會集體生活資產的追求，它的範圍包括從客家權益的爭取到公共事務的參與，都可視為客家運動（曾金玉 2000:29-30）。

<sup>8</sup> 曾金玉指出Mauss將社會運動發展的「制度化」，定義為政府對運動訴求議題的重視，及設置機構或制定因應法令（2000:123）。而寶島客家電台由原先的地下電台，透過社會運動使主管機關專案協助成立便符合此一「制度化」的定義。曾氏並指出寶島客家電台的設立象徵「新運動方向的提出」、電台的成員象徵「新的行動者」、聽眾的支持則象徵「新的資源」。

有學者形容聽眾的Call-in是廣播當中的民粹主義，小老百姓民眾取得自我表達意見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有了直接參與媒體的機會（張錦華 1996:51-52）。只是，聽眾參與媒體的動機，卻未必全然是爲了討論公共議題，例如前面「象徵資本的聽眾群」中提到聽眾組成的次級團體<sup>9</sup>，有很多聽眾的Call-in動機往往是單純的人際聯絡（作伴），或是爲了滿足消遣娛樂。在這個部分筆者將討論的焦點放在廣播Call-in者的另外兩種動機：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成為公共論壇、與獲得資訊守望環境（許文宜 1994:32-38）。

在本研究觀察的節目當中，某些議題反覆出現，筆者以爲正可以說明客家廣播是如何成爲公共論壇的。首先是有**關鄉土語言教學的討論**，有些親身參與鄉土語言教學工作的主持人，會在節目當中反映母語教材的問題，認爲九種不同的標音方式，像漢語、通用以及最基本的羅馬拼音都太艱澀，但對小孩來說還是注音符號最簡單（B17）；另外，也有聽眾 Call-in 批評某些國小，因爲客家人不多，就敷衍客家話的鄉土語言教學，把母語教學放在朝會、早自習或者是睡午覺的時間來上，甚至在鄉土語言教學的時間上扯鈴、踢毽子。因此 Call-in 聽眾呼籲，只要家長堅持要讓小孩學客家話，學校就會想辦法，就算高低年級的學生一起開課也是一個辦法，而家長也可以主動提供客家歌放給孩子聽（F5）。面對聽眾與來賓表達對客家話鄉土語言教學的關心，主持人希望其他聽眾要有「客家心」，正視母語傳承的危機（B1）。

另外一個例子是有關於**客家電視台的議題**，在客家電視台成立之前，Call-in 聽眾就各自表達了不看好與肯定的態度。比方有聽眾表示，自己住在苗栗三義這

---

<sup>9</sup> 詳見第四章、第四節「象徵資本的聽眾群」當中「斐雲俱樂部」的形成背景與互動方式。

邊，客家廣播都聽不到，曾經有人在公開場合向葉菊蘭反映，希望客家委員會可以把客家廣播網做好，當時葉菊蘭都不敢給承諾，不知道三月要成立的客家電視台有什麼用？（B1）或者，有些聽眾知道客家電視台確定要成立了，就稱讚這是客家人團結的成果，主持人則說「團結」兩個字用寫得很簡單，要做就不一定了，當場潑了 Call-in 者一桶冷水（也許是激勵其他聽眾吧！）（B5）。另外，也有主持人認為客家電視台會提供更高品質的節目，因為之前民間傳播公司成立的中原客家衛星電視台，就是節目品質不好，所以後繼無力。這次客委會成立的客家電視，不管是立委或民間對它的品質都要求都更高，它的經費是從前民間傳播公司的六倍以上（C12）。透過不同節目之間對同一個議題的反覆論述，收聽客家廣播的聽眾得以延續討論議題、相互溝通與經驗分享，而在客家族群之間引起重視或形成共識。甚至有論者認為客家廣播的出現後，客家鄉親透過意見表達，或以行動關心公共事務的能力，比客家電台未成立之前有甚大的進步（客家雜誌社論 1999:1）。

根據國外的相關研究，民眾的廣播Call-in所表達的意見，以「政治議題」佔多數，特別是地方政治，或是和自己有關的事務，表達意見的立場則主要是基於反對、批評和抱怨；有很多打電話的人（Caller）都認為，聽到節目的人多少會受到一點影響，而聽到節目的意見領袖則也多少會因為聽到民眾的抱怨和不滿，採取點行動解決問題（許文宜 1994:35）。上述的兩個例子，無論是「鄉土語言教學」，或是「客家電視台的成立」都具有公共政策的屬性<sup>10</sup>，但同時也帶有族群文化的特質<sup>11</sup>；以筆者取樣收聽 100 個小時的客家廣播而言，當中討論一般政

---

<sup>10</sup> 筆者這裏所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屬性」，主要是強調該政策制定之後影響的全面性而言。正因為影響力的普及與深遠，民主參與機制的建立就更形重要，而客家廣播則是民主參與機制展現的類型之一。

<sup>11</sup> 第一章、第三節之「族群媒體的屬性」就指出，客家廣播不僅僅以客家語言標示自我，更具

治社會議題的節目（無關客家的公共議題），卻只佔了 26 小時，大約只有四分之一，這似乎正反映出客家廣播作為族群媒體公共論壇的獨特性。

## 二、客家廣播結合客家活動

這裏所說的「客家活動」指的是公部門規劃的客家活動，往往號召較多的人數、跨越較廣的地區，有別於侷限在單一客家廣播與聽友之間的互動內容。公部門規劃的客家活動在早些日子裏，可能是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舉辦的地方文藝季、也可能是由地方政府所舉辦的客家文化節；而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以後，以客家文化作為號召的大型活動更開始大量的出現。這個部分筆者要討論的是，在這些活動當中，客家廣播是如何參與其中的？在幕後客家廣播又發揮了多少的影響力呢？

這裏先從一個筆者任職中廣客家頻道時的經歷說起。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從 1988 年開始舉辦客家義民祭典，到了 2000 年和台北市政府共同主辦的「客家義民祭」，可以說是台北舉辦義民祭典 12 年來的最高潮，除了第一次在通化街周邊繞境、迎駕，更在市政府廣場舉行數千人挑擔、奉飯的活動，搭配許多客家社團的表演活動（溫仲良 2000）。由移民台北市的客家人在市政府舉辦「客家義民祭」，當然是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一種展現，但**客家廣播人在背後努力建構的客家意象，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某位也具有廣播主持人的身份、並任職客家崇正會<sup>12</sup>的客家意見領袖，在主持人會議當中大聲疾呼「福佬人迎媽祖的活動，都已

---

有伴隨族群屬性而來的文化建構和族群認同，而客家廣播形成公共論壇的議題，往往兼具有族群文化的特質，更再現了族群媒體的屬性。

<sup>12</sup> 客家崇正總會的創會宗旨是考證客家源流，研究客家族群的歷史文化，八十年來崇正總會曾編著出版「崇正同人系譜」、展開客家源流研究，並進一步使客家學得到全面的發展（高怡萍 2002:154）。

經大到可以要求政府兩岸直航了，我們客家人的義民信仰一定要把它做起來，要和以前不同，不只是拜義民爺而已，更要展現出客家人的力量」。因此安排了第一次的繞境活動讓客家人現身，更透過客家廣播鼓勵台北的客家人當天要走出來。從學者對義民信仰的研究<sup>13</sup>（莊英章 1989、邱彥貴 1998），或筆者對彰化客家二次移民的田野調查<sup>14</sup>（林彥亨 2002），都顯示「義民」並不只有客家人，「義民信仰」也並不是所有客家人共同擁有的。但為了推動客家活動的進行，客家廣播幾乎可以時常的聽到用「義民精神」來描述客家人的忠義、硬頸。因此，客家廣播參與客家活動的同時也重新塑造了族群意象。

在筆者收聽取樣 100 個小時的客家廣播當中，另一個客家廣播熱心參與客家活動的例子，是由客家委員會主辦的「客家桐花季」活動。從這個活動還沒正式展開，不管是寶島客家電台、中廣客家頻道、中央電台的客語節目，都開始密集的預告「我們客家人」打板唱歌<sup>15</sup>的盛事—「客家桐花季」；在節目片段之間，不時可以聽到「客家桐花季」的主題曲「油桐花」；主持人出謎語的時候問聽眾「客家桐花季」將在哪些縣市舉行，在解答的時候還會強調桃園、新竹、苗栗、台中都是「我們客家人」主要居住的鄉鎮；談到觀光產業的目標時，則表示希望把「客家人」的桐花季推廣到像日本人賞櫻花的風氣一樣；提及油桐樹所代表的意義，甚至強調它代表「客家人的苦命、可憐」；而我們今天可以欣賞到滿山的油桐花，要感謝「我們客家人」祖先「靠山吃山、開山打林」的精神；當客委會主委葉菊蘭參加「客家桐花季」的開幕活動時，主持人全程錄音轉播，只是爲了

---

<sup>13</sup> 北台灣的義民信仰，源自於祭拜乾隆 51 年林爽文事件中保鄉衛土的犧牲者，然而今天看似專屬新竹地區客家人的義民信仰，所祭拜的對象卻不全然是客家人，也有竹塹（新竹）城裏的泉州籍福佬人（邱彥貴 1998:531）。

<sup>14</sup> 以彰化平原上的客家二次移民爲例，即便當中也有從義民信仰的祭祀圈裏遷徙來的（例如新竹竹東），然而由於不同地域間客家人的互動，彰化「七界內」的客家二次移民非但沒有明顯的「義民信仰」，有的人連聽都沒聽過，或甚至將其比擬爲「萬善爺」。反而齋教的「三恩主信仰」卻被當地客家人詮釋爲「客家信仰」以區隔福佬人（林彥亨 2002:44-46）。

<sup>15</sup> 製作年糕、唱山歌是客家人逢年過節、喜慶時會有的活動，用來形容開心、快樂的意思。

批判在「客家桐花季」這個「我們客家人」的活動當中，竟然只用客家話說了一句山歌歌詞「喊我開口就唱歌、喊我打魚就落河」，這顯示出客家人的自卑。雖然在「客家桐花季」舉行的期間，筆者並無從得知客家廣播的主持人、客家的意見領袖如何參與、規劃「客家桐花季」的活動。但如同「客家義民祭」的例子一樣，並不專屬於客家人油桐花被賦予了客家色彩，家鄉並沒有油桐花的客家人(例如美濃、花東)，也得接受油桐花之於客家人的象徵意義。最簡單的例子，客家電視台的開播，就選擇了油桐花作為台徽。結合客家活動的客家廣播，對族群意象的影響，真的居功闕偉。誠如曾金玉以客家廣播的出現作為客家運動制度化的代表(曾金玉 2000)，而筆者則以為客家運動的內容，從過去爭取客家權益為主，逐漸轉換成客家意象的形塑。換言之，早期的客家運動主要關心客家文化要透過什麼管道傳承，在客家媒體的不斷出現後，客家運動以更大的比重思考該傳承些什麼文化內容。或許，結合客家廣播的客家活動，可以提供一個說明的例子。

### 第三節 客家文化再現的族群政治

#### 一、客家廣播中的族群論述

語言是社會文化過程中的中心，經由語言互動所衍生之相互認定的經驗、知識、以及詮釋行動，這是族群建構重要的過程之一。當建構的效應受到他人共識性的回應，則重複出現的可能性增加，自我的自信也隨之遞增，下一回合的敘述可能不只是報導性的陳述，而是兼帶有獨斷強制的信息在內，象徵族群關係的族群意識可能就在這種對於物質現象的認知組織之中浮冒出來，用以界定我群與他群。而族群意象(例如在客家廣播中得到的族群論述)，正是族群意識產生的下



層建築，它是一些綱要性的抽離及概念化的東西，是人們的經驗累積，以因應現實需求的認知印象之下而產生運作的（陳茂泰 1995:1-3）。筆者在「客家意象的人我分類<sup>16</sup>」當中，列舉了一些客家廣播當中描述他者的方式，在這個部分將進一步舉例分析那些族群意象的背後，投射出的客家族群意識是什麼？族群意識又是怎麼影響族群之間的關係？下面還是從兩個明顯的例子說起。

從一些客家廣播再現的族群意象當中，似乎顯示**台灣的客家族群比其他族群更受到壓迫與不公平的對待**。當某個節目談到鄉土語言教學，一位擔任國小母語教師的來賓直指，福佬人、原住民都有政府編印的鄉土語言教材，唯獨客家話沒有，還得學生家長自費來購買，這真是一件很心痛的事（B1）；當新聞節目從美伊戰爭談到以阿衝突的時候，主持人也將過去猶太人受到的歧視，類比成客家人受到很多民族的打壓，而這就是因為客家人不夠團結，有「自掃門前雪」的習性（B12）；也有主持人在回憶客家電台成立的艱辛過程時表示，傳統上我們客家人是服從政府的，但面對大批警察來抄台的時候，突然覺得自己要「救客家」好像在做什麼壞事（F13）；知名的聲樂家邱玉蘭，放棄了在義大利的任教機會，回到東吳音樂系任教，也很希望可以出版客家山歌的專輯，但是國內的演出機會都掌握在有權有勢的人手中，不是看真才華決定的（F16）。

另外一個客家廣播時常強調的族群意象是：**客家人都不說客家話，習慣把自己隱形在社會當中**。像筆者有次訪問一位從花蓮來台北工作的來賓時，她說打從離開花蓮後，就沒有機會講客家話，也沒有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現在能夠用客家話聊天覺得真的很親切（M6）；另一個節目則述說道，有兩個客家人在路上相

---

<sup>16</sup> 詳見第三章、第四節「客家意象的人我分類」。

遇，其中一個人用福佬話問「鶯歌欲安怎去？」<sup>17</sup>，當對方用客家式的福佬話回答「我也毋多知」<sup>18</sup>後，兩人才知道彼此是鄉親。因此主持人便鼓勵聽眾，平時開口可以先用客家話，如果對方聽不懂再換成別的語言，不要假設別人都聽不懂客家話，總把自己的客家身份藏起來(F10)；至於談到誰是客家代言人的時候，主持人批評像林曉培、彭莉他們出席公共活動的時候都不講客家話，怎麼能算是客家的代言人呢？(B5)；另外，也有主持人指出，那些有頭有臉的客家人，像是客委會主委葉菊蘭、新竹縣長鄭永金、苗栗縣長傅學鵬，上了台總是開口講北京話，這真的是我們客家人自卑感造成的(F19)。

「受壓迫的客家人」、「隱形的客家人」這兩種族群意象，相信對大多數的人來說都不陌生。楊長鎮就指出少數族群面對多數族群的負面指稱和刻板印象，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策略，一種是反擊，做積極的自我尊嚴或權益的爭取；一是形成「認同的避諱」，亦即以自身所處的族群符號為恥而不認同，甚至不願承認自己的族群身份(楊長鎮 1996)。客家廣播的某些族群意象，將客家族群的部分處境解釋為受壓迫、或刻意隱藏自我的客家身份，呼應了上述兩種策略，似乎可以從反面印證了客家族群亟欲回應的焦慮，是來自多數族群的負面指稱和刻板印象，但這到底是事實還是論述？透過客家廣播所描繪出的族群論述，筆者以為客家廣播的訴求認同的方式，有很大的成分還停留在「防衛性的認同」<sup>19</sup>，莊增方表示作家小野曾經對他說過一句話，讓他印象非常深刻，在這裏引用出來作個小結：

---

<sup>17</sup> 福佬話：去鶯歌的路該怎麼走。

<sup>18</sup> 「我也毋多知」是客家話的語法，表示「我也不會比你知道的多」之意。

<sup>19</sup> 張立本引用認同理論，認為當前的客家運動仍停留在「抵抗性認同」，因此他認為客家運動應轉化為「計畫性認同」的運動，重新塑造主體性而不能再為了反壓迫而運動(張立本 2002:136)。但筆者卻進一步的反省「抵抗」所指涉的「壓迫」，到底是事實還是論述？形塑主體性有沒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壓迫」？因此個人認為客家廣播所呈現的族群論述，有很大的成分是選擇性論述的「防衛性認同」，而本論文主張以「開放性認同」的概念取代「計畫性認同」(詳見第六章)。

現在社會上誰去打壓你客家啊？你不要一直懷抱著被打壓的心理，希望誰對你補償多一點，是你自己要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沒有人敢阻擋你。

## 二、客家廣播主體性的擺盪

其實假設客家廣播具有主體性這樣的命題，就如同以客家人主體觀點看台灣的族群關係一樣，都是值得打上問號進一步檢視的。因為族群（族群媒體包含其中）並不是一個一元性的同質概念，它的內部充滿了階級、性別、世代、區域性的諸多差別（徐正光 1994:397）；而客家廣播囊括了族群內部的差異，在媒體的經營上，它更要面對政治的介入、爭取資源的競爭、以及廣播人就業觀點的考量等。對於筆者而言，關心的重點並不在於客家廣播的主體性是什麼，筆者更感到興趣的是，如果客家廣播的主體性存在，到底什麼是左右它的力量？而不同立場的客家人又如何看待這樣的擺盪？或者，所謂客家廣播的主體性，根本就是國王的新衣，只存在於相信者的心裡。好吧！這裏就先來談談政治對客家廣播主體性的影響吧。記得前面提到「政治擺兩邊，客家擺中間」的論述，大概是最能夠體現客家主體性的一句話了，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的觀點，基本上都認同一個假設，那就是無論做什麼事，都要以客家族群的最大利益作為出發點。

我是很希望說媒體不要摻太多政治，因為我覺得如果政黨摻入太多的話，並不是很好。（覺得客家好像又被不同政黨瓜分了嗎？）對！我們就又被孤立了！……譬如說，人家都會覺得我們是綠的，如果我們去藍的地方<sup>20</sup>，他根本也不會理你；然後我們去到綠的地方，他未必會特別照顧你，所以我們好像變成孤兒一樣。（方飛燕）

---

<sup>20</sup> 綠的、藍的：指的是台灣描述政黨傾向慣用的分類方式，「綠的」是指偏民進黨、台聯等政黨的傾向，「藍的」是指偏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政黨的傾向。

只是理想歸理想，不同人心中所想的客家利益，恐怕還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好比說在寶島客家電台的節目當中，我們可以聽到電台呼籲客家鄉親走上街頭，參加母親節台灣正名的活動，大聲的說出母親的名字是台灣，客家人是台灣人，客家話是台灣話，客語是台語的心聲（F24）；但在中廣客家頻道的節目當中，會有主持人強調兩岸之間在文化上、經濟上的親近性，批判呂秀蓮副總統提出的「因為 SARS 是中國傳來的，要全面檢討兩岸交往」的說法。並且希望，我們的社會只需要分別好人、壞人，而不要分客家、福佬、本省、外省（B31）。要當台灣人還是要當中國人？該統一還是該獨立？哪樣最符合客家族群的利益呢？筆者以為，面對一人一套理、誰也理不清的政治難題，客家人未必比其他人來得高明；不過換個角度想，由於客家族群的相對弱勢，因此選擇政治立場時的左右擺盪，正是為了爭取有限資源、維護自身權益不得不採取的策略。

政治議題的獨立統一可能還帶有些理想性，但如果面臨牽涉到新台幣的資源競爭，不同的客家廣播、不同的從業者之間，那可就老實不客氣了。不管是公益性的寶島客家、還是商業媒體的中廣客家，為了本身的永續經營、或是拚廣告的業績，都只有義無反顧的往前衝。要說客家廣播的從業者在尋找贊助、拉廣告的時候，心中完全沒有「客家」嗎？應該不能全然否定吧！只不過很多人在面對資源時，還是會先想到「自家」然後才想到「客家」吧！

像有一位同事接到有錢賺的案子，他就卯起來賺，我就覺得他們都是在撈錢，沒有人想要為了頻道的成長。……像我之前辦廣播營，他就只是幫忙用海報而已，有人的沒有佣金還不參與喔！我做完那個活動病了好久。（那你怎麼看待

很多客家廣播人常掛在嘴邊的「客家心」呢？）大家都要一份工作吧！只不過有的人在幕後做事情也不會站出來，有的人卻總是一直講一直講。（柳菲芝）

誠如柳菲芝點出的「大家都要一份工作吧！」，姑且不去評斷個別的客家廣播人放多少「客家心」在工作上，單純從就業觀點出發的考量（不論是爲了直接取賺金錢、還是培養人脈間接助益其他的工作領域<sup>21</sup>），相信多少仍是大家從事客家廣播工作的考量之一<sup>22</sup>。只是在「客家發聲運動」的號召下，客家廣播人不能僅僅是個工作而已，還必須是扮演典範的實踐者，否則論者的批評也是毫不留情的。寶島客家創台元老之一的黃永達就指出，有不少的客家節目的演出者和工作者，在節目以客語進行，也常聲聲叮嚀聽（觀）眾「莫忘祖宗言」，但他們走出舞台、播音室、攝影棚後就滿口華語，甚至對方（有時是年輕朋友）已經全以客語相借問<sup>23</sup>或回答，他們還不肯以自己的母語開口。莫非「客家」、「客語」只是表演、廣播或是「換飯吃个」？（黃永達 1998:24）

曾金玉認爲客家廣播的出現，是客家運動制度化的代表（曾金玉 2000）。那麼在客家廣播當中，因為政治介入、資源競爭、就業考量而造成主體性的擺盪，某個程度上似乎證明客家運動的神聖性與影響力被高估了。另一位同樣研究客家族群運動的學者 Martin 則提出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爲台灣的客家運動並不統一，也不存在權威中心和共同目標，來自客家族群內部的批評，將會不斷質疑客家是否是「一個」族群（Martin 1996），因此在多元異質的客家人組成的客家廣

---

<sup>21</sup> 詳見第五章、第一節之「客家廣播人的工作範疇」。

<sup>22</sup> 筆者也承認自己從事客語廣播的相關工作，的確有一部份動機是考量到面臨的競爭者較少，對於工作穩定度的保障相對提高。

<sup>23</sup> 客家話：打招呼、寒暄的意思。

播當中尋找主體性，真有點緣木求魚的味道。

## 第四節 建構客家認同的多元性

### 一、團結與尊重的迷思

客家族群在台灣是相對的少數，因此在爭取平等的族群權益時，往往以文化多元主義向主流社會訴諸尊重；然而，在面對資源競爭時，爲了凝聚客家族群更強的行動力，卻又常聽到呼籲客家人要團結的論述。換言之，**挑戰霸權與形成霸權常常是一體的兩面**，下面我們先來看一個客家廣播的例子：

我覺得有些事情很奇怪！很多 Call-in 或是主持人內部常會批判：「你看那些外省人，很多都會拿錢回去家鄉給他的親戚。」而我就會在我的節目裡面提出，我們很多聽眾是不是有雙重標準啊！因為當客家電台去美國跟那些旅美的鄉親募款，而他們沒有捐款的時候，會有人罵他們「你看這些人，那麼快就背祖忘宗。」我就會說「雖然他們去美國不過二、三十年，但是很多人可能已經有美國籍了啊！他沒有捐款，你就把他罵得臭頭，那在台灣這些外省人，他的兄弟姊妹手足就在大陸，他拿一些錢回去幫他們，比方說幫他們蓋房子，這不是也是人之常情嗎？」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自己也要多反省，我非常贊成客家文化一定要努力，把它傳承下去，可是我們對很多人的作為，其實要用比較寬廣的角度去評析。因為這樣，我常常被人家說成最沒有客家意識。（李舒羽）

政府傳統上獨尊國語的政策，是客家廣播亟欲挑戰的霸權；但同時形成強烈

的客家意識，卻也是壓迫差異認同者的新霸權。以筆者個人的客家廣播從業經驗為例，與福佬文化的親近性（或是原先帶有福佬腔的客家話），也曾經是受到同事、聽眾質疑的來源。當筆者在辦公室裏，拿起電話以慣用的福佬話和家人交談時，便曾經有同事質問過，「你和家人都講福佬話，怎麼可以主持好客家話的廣播呢？」；同樣的經驗、類似的問題也有Call-in聽眾提過，他打進Call-in現場，關心的不是節目當中所講的內容是什麼，而只是單純的想表達「你的客家話很不正，福佬腔太重了！讓人聽不下去。」筆者也認識許多客家廣播的工作者，把多數的福佬人所構成的主流社會，視為壓迫客家人的根源（而這往往是媒體、運動建構的<sup>24</sup>），似乎雙重認同不能見容於壁壘分明的閩客之間，彷彿站錯位置就是敵人，要為客家文化的危機負起責任。個人以為這種論述對於筆者家鄉「客家二次移民<sup>25</sup>」的親友、對於客家族群內部處在不同邊緣的少數來說，是極不尊重差異的霸權思想。來自東勢客家的劉惠珍，就曾經對別人批評她的東勢腔客家話是受到福佬話影響深感困擾。

一開始，我去上一些課程的時候，就會有一些自以為很專業的播音人員跟我說，你的客家話怎麼那麼奇怪，你根本就不會講嘛！你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唸啊！就有人這樣質疑過，我就說，我也不曉得，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講，可能那時大家互相接觸還不是很多，他們就不了解那些少數族群的腔調。曾經有一位語言學教授還質疑過東勢的客家話其實是不對的，他認為東勢的客家話是受到福佬話的影響才會不一樣，但後來呢，他跟東勢的一些老師，去大陸做田調，後來才

---

<sup>24</sup> 例如「福佬沙文主義」概念的被強調，參見第四章、第一節之「也是台灣人的論述」。

<sup>25</sup> 以筆者在家鄉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為例，當地客家人與福佬人的密切互動其實是生活的必然，筆者在「源成七界」客家二次移民的信仰中心醒靈宮，聽過一位客籍報導人自嘲道：「你看這些客人哪個在講客話？都嘛在說福佬，這裡的客家人都『壞了了』了。」（這段話也是用福佬話說的）此時，旁邊一位水尾庄的福佬阿婆信徒就很激動的說：「講福佬就『壞了了』，要不你們要自己關著講嗎？」而在市場經濟的互動下，客家人與二林市集的福佬人更必須保持密切的關係，筆者的堂姑，犁頭厝的邱炎妹就表示：「你不說福佬話，在二林怎麼跟人做生意？」（林彥亨 2002:48）承上述，筆者以為福佬化的客家人其實也正是為了適應環境使然，筆者過去在客家廣播當中常提及「只有先尊重人，才能要求別人尊重客家人」，訴求的就是對文化差異的尊重。況且筆者以為，即便是說福佬話的客家二次移民，仍然有屬於他們「論述客家」、「認同客家」的方式。

發現原來那個地方（東勢人的原鄉）其實很靠山區嘛！四周也都沒有什麼城鎮，山裡面的村莊到現在都是這樣講，後來他也公開道歉，我覺得我很佩服他的勇氣。（柳菲芝）

從上面的描述當中，我們可以再次感受到，在客家廣播的氛圍當中，「客家話受福佬話影響」、「客家話不正確」其實是一種深層的焦慮！雖然東勢腔的客家話「含冤得雪」，但是主持人的描述背後所透露出的訊息，還是一種選邊站的遊戲規則。如果文化多元主義是客家族群向主流社會、向國家機器爭取權益的依據，那為什麼某些客家人講的客家話不能受到福佬話影響呢？受了福佬文化的影響，就是不純粹的客家人嗎？那純粹的基礎又是以誰為標準呢？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02、2003 年，在彰化、雲林連續舉辦了兩屆「福佬客文化節」的活動，並在說帖當中強調，期望可以發現「多元文化的認同之美」、體現「既是福佬也是客」的多元認同，不過充滿鄉愁的活動口號「我們幫你找回家的路」，讓在地人聽在耳裏總覺得有些一廂情願，為什麼所謂族群邊界<sup>26</sup>的客家人就是離家的孩子呢？事實上，文化的意義對在地的行動者而言，永遠是核心而不是邊緣。

## 二、重新劃定的族群界線

誠如陳板的觀察，過去各個地域的客家人都以自我的客家論述核心，視其他異質的客家為不純粹、背祖的，而客家運動、客家廣播出現之後，為原先獨立、封閉的客家社區創造了彼此認識的機會，這種種外鑠、建構的力量，是否重新的劃定出客家人的族群邊界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筆者先舉出幾個讓人莞爾的

---

<sup>26</sup> 文化特徵在人群中的分佈，經常呈現許多重疊但又不盡相同的範疇。以各別文化特徵而言，它們的分佈大多是呈現連續的過渡性變化，而「族群邊界」似乎是任意從中劃下的一道線。因此，以客觀文化特徵界定一個族群，是有實際上的困難（王明珂 1997:32）。



例子。筆者任職客家廣播時，常聽到同事提及自認的客家風俗與習慣是什麼。來自屏東麟洛的主持人會在節目中說，「我阿婆說我們客家人的雞酒就是只能加米酒去煮，福佬人的燒酒雞才有加水」；住在苗栗公館的主持人認為，「客家人的炒魷魚肉（客家小炒），是不可以加蝦米、芹菜的」；出身竹東人的主持人會在節目中告訴聽眾，「客家人娶親請客，傳統都是請中午的，只有外省人才請晚上」。筆者本身則曾經在過年的 Call-in 節目當中，聽到兩位新竹、苗栗的聽眾，爲了「糖葫蘆」應該稱爲「糖梨」還是「山渣」，彼此互不相讓。

上述這些看似雞毛蒜皮的說法、爭論，其實正是不同客家社區間主觀經驗的差異，他們分別透過客家廣播，描述地域性之客家意象的差異。有些描述得到多數人的同意，而有可能被強調而成爲台灣客家共同的「客家意象」；某些也許引起討論或爭論，最後只有被忽略而不談。在筆者取樣收聽 100 個小時的客家廣播當中，明顯再現地域認同<sup>27</sup>的節目就佔了一半（50 小時），出現頻率僅次於客家語言諺語，因此筆者以爲不同地域的客家社區，透過客家廣播彼此認識的過程仍然在持續進行中。而客家廣播面對客家內部的異質性，目前也盡可能考量到各地的客家人，儘量爲差異的客家族群（不同地域、不同腔調）都留下發聲的空間

（在節目中會聽到像饒平腔的節目，或是東勢腔的節目，這是貴台刻意顧及的多元性嗎？）對！我們一開始也就是希望這樣，因為客家人當初就有分成好幾種不同的語言，我們也希望不要光是說：「你是說四縣的、還是海陸的？」而已，我們也希望在各個方面，都有一個代表性的節目。即使說這個聽眾群很少，比方對講饒平的人來說，我們也希望他們聽到節目也會很高興，會覺得很親切。所以

---

<sup>27</sup> 這些筆者視爲「地域認同」的意象，其實也是筆者主觀經驗定義的，或許對描述這些意象的主持人來說，那也是他主觀經驗中無庸置疑的「客家意象」。但這種主觀經驗認定的差異，更再次證明不同「客家意象」間認識過程的持續性。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開個窗口給他們。(方飛燕)

基於上述的動機，不管在寶島客家電台還是中廣客家頻道，幾乎多種腔調的客家話、來自各地的客家人都有各自發聲的窗口。以東勢大埔腔的客家話來說，在寶島有劉惠月主持的「客話之美」、在中廣有劉惠珍主持的「客家庄尋聊」；以饒平腔客家話來說，寶島也有林瑞德主持的「恁靚的花園」；即便詔安腔客家話沒有獨立的節目時間，寶島客家電台也會在「一日一句客家話」的小單元當中，播出詔安客家諺語的說法。而在使用人數佔大多數的四縣腔客家話當中，來自不同地區的四縣腔也有各自發聲的機會，比方像高屏地區的南部四縣腔，在中廣李純恩的「客家看世界」、寶島林淑英的「寶島服務網」都聽得到；來自關西的鄒源淦也用獨特的四海腔主持「Live 747」；甚至 1949 年以後來台的外省客家慣用的梅縣腔客家話，在中廣朱新民主持的「客論天下」和寶島古教賢主持的「寶島論壇」也可以聽見。對於過去客家廣播當中，屢受爭議的語言使用問題來說，現在已經有大家使用自己次方言的共識，也就是講四縣客語的就講四縣客語，講海陸客語的就講海陸客語，講大埔、永定、詔安、饒平的依此類推，這和以前客語廣播以梅縣客語為唯一客語的情況已經有所不同（張鎮堃 1998a:26）。

只是筆者好奇的是，當不同腔調的客家話、不同地域的客家人，至少都可以在客家廣播這個框架當中，擁有自己的發聲窗口，難道就真的代表異質的客家族群內部，已經建立起集合彼此最大的公約數嗎？客家族群用來區隔他者的族群界線，已經重新劃定完成了嗎？客家人真的已經成為共同體了嗎？王明珂認為人群的主觀認同（族群範圍），是由界定及維持族群邊界來完成，而邊界是多重的、可變的、可被利用的，有賴邊界內部的成員建構出「集體歷史記憶」，強調內部的一體性與文化特徵；而族群邊界外部的他者，也必須同步的產生「結構性失

憶」，如此族群界線的劃定才能完成（王明珂 1997:77, 282）。當客家廣播嘗試以「台灣客家」作為號召族群的界線，原本處於族群邊緣的成員（例如雙重認同的詔安客、福佬客；或擺盪在國家認同、土地認同邊緣的外省客），是否能與其他客家分享「集體的客家記憶」？而「台灣客家」欲排除在外的他者（大陸客家、海外客家），是否也能產生「結構性的失憶」呢？如果這兩個問題是否定的，那麼要回答「台灣客家」的族群界線畫在哪裡？這個問題恐怕還是有待商榷的。

## 第六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所得

#### 一、廣播的客家意象呈現出濃厚的鄉愁與鄉民生活

雖然本研究主要鎖定在都會區的客家廣播，但由收聽對象大多數是中年以上的聽眾，因此客家廣播所呈現出的客家意象當中，訴說鄉愁與鄉民生活的節目內容，可以說佔了很明顯的比重。無論是再現唱山歌、打採茶這些傳統的藝術內容、或是濃縮過去生活經驗的客家諺語、反映稻作民族的米食文化、傳承生命禮儀的風俗禁忌、以及回顧農耕記憶的地方產業、分享祖輩口傳的移墾經驗，這些在在凝聚客家族群的公約數，絕大部分都來自前工業時期的集體記憶。在插播廣告當中，我們可以聽到寶島客家電台八年來矢志成爲「空中的客家庄」；而中廣客家頻道的主管也再三強調「一庄一俗」製作理念。收聽客家廣播，幾乎讓人產生錯覺，以爲台灣客家是個停留在鄉民社會的族群。事實上，在取樣收聽的節目當中，筆者聽過用客語介紹日本流行音樂的節目，也聽過用客語分析美伊戰情的節目，還聽過用客語談女權運動的節目，只不過他們幾乎完全沒有 Call-in 聽眾，爲什麼？從現象面來解釋，這除了印證廣播客家意象難脫鄉愁與鄉民生活之外，似乎也只能說明追尋鄉愁式的客家意象，或許是大部分聽眾收聽客家廣播的主要動機。

#### 二、廣播的客家意象再現出客家菁英與庶民的落差

當客家社團領袖在節目中大聲疾呼客家人要團結，共同挽救客家語言文化傳承的危機時，我們會在另一個節目的Call-in中，聽見頭份的聽眾稱自己是「客人」，稱新竹客家是「海豐人」；當台北的客家電台意識到福佬文化的強勢，三申

五令的禁止客家電台播放福佬歌曲時，我們會在苗栗台倒送的節目當中，聽見地方台的主持人大方的播放阿吉仔的「人生個腳步」還有「醉未停」等福佬歌曲；當參與過地下電台的元老回憶客家電台成立的抗爭經歷時，我們也會聽見聽眾表示，希望客家廣播裏不要講政治的事。上述的例子，都可以說明廣播的客家意象當中，似乎存在著一套庶民論述<sup>1</sup>，迥然不同於參與客家運動的菁英所提出的主張。當然，這種知識生產者與文化實踐者之間的落差，並不是客家廣播乃至於客家族群所獨有，但透過廣播中客家意象的檢視工作，我們可以再一次確認客家運動的普及性，並不如過去論者預期的深入。簡單的說，以「整體」的角度描述客家族群「全面」行動的論述，其實可能只存在於客家運動參與者心中的理想國。

### 三、廣播的客家意象常源自行動者主觀經驗的投射

伴隨客家運動而出現的客家廣播，成為各個地域原本陌生的客家社區間認識彼此的平台，而這個認識的過程，正在主持人與聽眾兩方之間同時發生。因此，沒聽過的客家腔調（例如專業播音員沒聽過的東勢腔）、沒聽過的客家飲食（例如南部客家沒聽過桔醬）、沒聽過的客家歌謠（例如台灣客家沒聽過的五句板山歌）等，一連串沒聽過的「客家」接連出現，其實都代表著不同生長背景的行動者，將自己主觀認同的客家擴大成「泛客家」所遇到的文化衝擊。另外一方面，廣播媒體和電視媒體一樣，都具有資訊消逝性的媒體特質。換言之，主持人所再現的節目內容，有時候也只是「隨口說說」，因此在檢視客家意象的形塑時，也必須考量到前後文的脈絡，例如某主持人要為聽友徵婚時，就講說客家人的情感比較含蓄，所以姻緣來得慢；又比方某烹飪節目介紹茶膳時，就描述客家人是愛喝茶的民族，其實這未必是經過認真思考才說出的內容。但總體來說，無論是由於主持人生長背景的差異，有意識再現不同的客家意象；或是為了節目效果，無

---

<sup>1</sup> 這裏指出「庶民論述」與「菁英論述」的對比，其實並不全然是強調「身份」的差異，筆者主要想描述的是「原生環境」與「客家運動」所表現出客家意象的差異。換言之，一位深居鄉野的小老百姓倘若積極參與客家運動，同樣被筆者視為客家知識「菁英論述」的生產者。例如筆者在彰化源成七界訪問過一位曾參與客家崇正會的報導人李東義先生，就認為他的親友們「只忙於田裏的工作，沒有把視野放到外界較遠的地方」，就是一個呈現對比的例子。

意識的「隨口說說」，廣播所呈現出的客家意象，的確有很大部分是源自行動者主觀經驗的投射。

#### 四、廣播客家意象的形塑是透過議題動態參與的過程

Call-in 的廣播型態對主持人的節目掌控權帶來了挑戰，來自聽眾的附和是協助客家意象形塑完成的關鍵（例如勤儉、刻苦等，反覆被訴說的客家特質），而忽視、質疑與反駁同樣也是形成共識的必經過程（例如糖梨與山渣的爭辯、客家雞酒加不加水的討論）。主持人得以在不同客家廣播議題的設定當中，摸索出聽眾偏好的內容，而去強調特定議題的比重（例如鄉民生活的記憶）；同樣聽眾也藉由不同節目間討論的類似議題，切入近日客家社群公共論壇的核心，進而參與議題的建構（例如母語教學的問題）。在主持人與聽眾動態的互動過程當中，主導意識較強的主持人，可以刻意的反覆再現特定議題引起討論，進而形塑出他所要強調的客家意象；而較重視聽眾立即回應的主持人，往往抓緊新聞議題的討論脈動，或是討論大致已經形成共識的客家意象，以確保有來自基本 Call-in 聽眾的互動。在客家廣播的節目當中，不知道那個議題會在何處開頭，也不知道討論會在何時告終，因此透過議題形塑的客家廣播意象，似乎只能觀察它的走向而非定型的結果。

#### 五、廣播客家意象的差異已獲形式上尊重多元的共識

如果說對客家多元文化的接受度，可以反映成不同層次的表現，那麼現階段客家廣播無論在節目內容的安排上、語言腔調的使用上，似乎都顯示客家內部的多元差異獲得了尊重。然而筆者以為尊重客家多元文化的共識，形式上的尊重還是多於內涵上的接受。比方說，面臨資源的競爭（例如客家人才能唱客家歌，客家音樂要驗 DNA 的謬論）、或是代表地位的競逐時（例如批評沒講客家話或客家話「不正」的客家代言人），某些分類範疇（客家身份、客家話）便會重新界

定，以進一步區隔出他者，但這些「他者」卻往往是客家文化多元差異的展現。該這麼說吧，如果有天我們能在客家廣播當中，可以不只聽到教詔安客家諺語的小單元，而能有聽眾以詔安客語 Call-in；可以不只介紹「福佬客文化節」的訊息，而能有聽眾以福佬話滔滔論述「客家認同」；可以不只欣賞台灣的老山歌、山歌仔、平板，而能來段五句板、儒家曲、漢劇時，筆者便願意相信台灣的客家廣播，已經將多元尊重內化成一種生活態度，開始懂得欣賞文化的差異，而這還有段需要努力的路。

## 六、廣播的客家意象正在勾勒「台灣客家」的共同範疇

台灣的客家廣播透過族群經驗的分享（認識不同地域的差異，尋找共同的交集）、集體焦慮的成形（從國語政策到福佬沙文主義）、國族建構的操弄（大中華客家與台灣客家的衝突論述），正在勾勒出「台灣客家」的族群邊界。根據這樣的分類範疇，傳統的原鄉認同式微（僅佔取樣節目的一成），而「台灣客家」邊界上，國族認同差異的份子（例如外省客）、兼具雙重族群認同的成員（例如福佬客），則正面臨身份的重新界定，成為形塑「台灣客家」的關鍵伏筆。如果多元尊重停留在形式上，台灣客家僅成為「一種」地域上或族群上的強制定義，並沒有與時俱進的轉化為一種開放性的認同，被邊緣化的感受，最終將使得外省客不得不選擇大中華的客家認同、而福佬客也只能在客家與福佬之間二選一。透過廣播的客家意象來說，勾勒「台灣客家」共同範疇的工程還在施工中。

## 第二節 綜合討論

### 一、回應與檢討

這本論文結合客家研究和媒體人類學，互為體用的檢視台灣客家廣播意象的

形塑。媒體人類學提供了媒體研究新的框架，透過客家研究則補強了族群媒體的研究內涵。在論文的最後，筆者試著先回答當初進行研究的種種提問，以回應支持本論文的假設，進而再分析、檢討形成這些現象的背景；而在結語當中，筆者再把焦點回到自我身上，檢視形塑認同的立基，並反省本研究可能存在的盲點。

筆者以「客家多元性」作為凝聚這本論文最重要的假設，一開始的提問是：當過去各自封閉的客家社區不斷在跨地域的媒體（也就是筆者界定的客家廣播）上相遇，在這個動態的過程當中，各個地區自我強調的客家意象是否被對方接受？彼此的差異文化如何被對方解讀？客家文化透過媒體再現的時候，是不是會形塑出新的客家意象？形塑的客家意象強調了什麼？忽略了什麼？什麼是客家意象最大的公約數？什麼又是他們彼此對話的平台？

根據前一節所提出的六點研究所得來回答，由於客家意象的形塑是一個持續、動態的過程，因此筆者以為各個地區所強調的客家意象是否被對方接受，必須看客家廣播中再現次數的多寡，但這個再現的過程卻仍取決於某種客家意象，可以參與多少議題的建構過程，也就是說其實主持人和聽眾都不斷的學習「看風向」、「看水流」，被接受的客家意象就好比「順水行舟」，而不被接受的客家意象就好比「逆風駛船」；不過，此刻不被接受的客家意象，並不代表未來也是如此。只要異質的客家社區、多元的客家文化堅持自己「被知道的權力」，那麼昔日被稱為「背祖」的特質也能夠變成一連串「沒聽過的客家」，原來不認識的文化差異便能被納入「客家」的範疇中解讀，新的客家意象於是乎產生；值得注意的是，當東南西北、境內境外的客家不斷在廣播當中相遇時，客家的廣播意象因而開始強調尊重多元文化的共識，不過筆者卻以為這樣的多元尊重有蠻大的程度還停留在「形式上」；因為客家運動、客家族群建構的概念，事實上還沒完全深入各地的客家社區、客家聚落，即便在以大台北地區聽眾為主的客家廣播當中，仍然可以發現客家菁英和一般庶民之間論述客家的距離，而這種知識生產者和文化實踐者之間的落差，正是客家廣播形塑客家意象時所忽略的；對於很多小老百姓而



言，他們所關注的往往只是抒發情感的需求，這也是為什麼廣播的客家意象會呈現出濃厚的鄉愁與鄉民生活，於是前工業時期的集體記憶竟然成了客家意象最大的公約數（如果不是語言的距離，很多鄉愁式的客家意象，老一輩的福佬人似乎也得以共享）；因此，筆者在最後發現，不同客家社區間透過客家廣播對話的平台，彷彿只剩下「客家」這個象徵概念，這似乎也可以進一步說明「客家多元性」內涵的多端異樣。面對難以號召的「客家」概念，客家廣播從業者則試圖透過族群經驗的分享、集體焦慮的強調、國族建構的操弄，在客家廣播當中形塑、勾勒出屬於「台灣客家」集體性的族群想像。最後筆者認為形塑「台灣客家」的關鍵正取決於「開放性認同」能否建立，讓多元的文化在「客家」的符號下各自表述。

如果說前面是筆者從客家研究的角度出發，檢視客家廣播所形塑出的意象，那麼媒體人類學將進一步討論作為超文本的客家廣播背後的權力關係是什麼？先從促成客家廣播出現的力量來說，伴隨客家運動而出現的寶島客家電台，在爭取發聲管道的號召下，客家廣播的神聖性一再被強調，而使得復興客家語言文化成為最常出現的節目母題；至於為了制衡寶島客家而出現的中廣客家，在商業的考量下，資源的投入與人力的調度都顯得處處受限，形式化的經營策略就使得節目的客家意象稍嫌貧瘠。整體而言，無論是公益的寶島客家或是營利的中廣客家，所面臨的不同困境，其實都可以呈現出客家廣播被邊陲化的特性，而在其中的客家廣播人是如何自處的呢？當我們看到某些寶島客家的主持人暢談某一種「政治正確」時，會有另外的主持人認為這麼做不妥，因為摻入太多的政治將使得客家不得不選邊站；當中廣客家必須隱諱的宣說泛藍的主張時，它的主管卻得強調本身不非議政治人物的原則。事實上，無論是試圖打消政黨色彩、或是壓抑隱藏政黨傾向，我們似乎可以在客家廣播當中發現一種「非政治的政治」之論述，而這正再度呼應前述「邊陲化」的特質，因為對於弱勢的團體或個人，明顯的立場是爭取資源最危險的策略，如果瞭解這個背景，那麼看到客家廣播人政黨認同的轉移、發現客家廣播主體性的擺盪時，也就不足為奇了，只因為「生存」才是最高的指導原則。

接著下面將討論客家廣播族群屬性形成的脈絡，廣播作為聲音的媒體，客家語言的使用便成為最明顯的屬性，然而對於高舉語言文化復興大旗的客家廣播來說，過度強調「說客家話」，反而使得真正需要親近、學習客家文化的「後生人」難以加入，而成為客家廣播的絕緣體；另一方面，那些有心想瞭解客家文化，卻未必會說客家話的族群邊界成員（例如福佬客、外省客），也難以參與其中。換言之，客家廣播的出現，未必改善了客家母語流失的危機，而或許只是滿足了年長者失落的鄉愁；即便是客家廣播當中有「後生人」主持的節目，某種程度上也可能僅僅成全了年長者「客家復振」的樂觀想像。或許有論者會問，沒有說客家話的客家還是客家嗎？沒有採茶山歌、少了打板作戲，客家文化還有些什麼？其實這些問題的背後，正反映出僵化的客家想像。筆者提出「開放性認同」取代「客家本質」的追尋，就是希望改變單一的認同標的（例如勤儉、煞猛、硬頸），以不斷的創造過程持續賦予客家新的意義，而「台灣客家」作為客家廣播所欲勾勒的範疇，也不應單純視為地域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台灣」背後所代表的民主參與意涵，因為民主所以尊重多元，唯有尊重多元，不同意義的「客家」才能在此展現。

## 二、結語

認同是行動者意義的來源，它的形成涉及了自我建構和個別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客家認同作為一種選擇，具有客家身份並不必然伴隨著認同的產生；而另一方面，假定認同客家的人就會收聽客家廣播，也是一個冒險的說法，因此筆者只能從節目的呈現上，指出台灣的客家廣播正試圖勾勒出一個想像共同體「台灣客家」，但它在形成這個客家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筆者以為這取決於有多少人參與客家廣播，而客家認同的開放性則是號召族群最關鍵的訴求。事實上，「客家」概念不像漢人當中的其他成員具有明顯的地域指涉性（如「廣東」人、「閩南」人、「台灣」人），因此在「客家」的符號下，客家

人被賦予了同質的想像，客家地域文化的差異往往容易被忽視；但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客家」概念也比其他漢人具有更大的包容力，有機會展現更豐富的文化內涵（例如閩粵贛的客家、台灣的客家、海外的客家）。正因客家兼具了上述兩極化的特質，客家廣播可以單單傳遞刻板的客家意象，也有可能生產出新的文化認同標的。所以並不是客家廣播的出現（亦或是其他客家媒體），就必然確保客家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客家成員，要持續的向客家媒體爭取對「客家」的詮釋權、並要求展現自我文化的機會。以筆者自身參與客家廣播的經驗而言，一開始所意識到的邊緣和「不正確」，反而促使自我察覺到原生家庭認同客家的獨特方式，更體會到主體性的價值更是無可取代的。因此當筆者以客家廣播的例子，解構「客家本質」論述的同時，並不意味筆者心中沒有一套自我認同「客家本質」，而應該說筆者更關心的是不同的「客家本質」之間，有沒有彼此對話的空間、有沒有公平展現的機會。

如果說各地客家文化的展現都有一定的侷限性，那麼論述本身應當更是如此，而什麼是這本論文限制呢？筆者必須澄清廣播客家意象只能代表客家意象的一種類型；同時筆者也反省了上述以「台灣客家廣播」之名所進行的種種宣說，那就是「台灣客家廣播」的客家意象是否單單被描述成「都會類型」的展現呢？雖然寶島客家電台或是中廣客家頻道，都有部分聽眾涵蓋到鄉村的客家聚落，而透過聯播倒送的節目，筆者也察覺了某些地方台製播的特色，但這到底畢竟是少數；另一方面，筆者也反省是否存在相對於「北台灣類型」的客家廣播？以南台灣為例，雖然高雄廣播電台客家節目的量並不多，但畢竟存在；同時，除了檯面上合法的客家廣播之外，有沒有存在其他客家的地下電台，這些面向筆者卻都無從得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雖然客家廣播形成的媒體社區，無庸置疑可以視為是一個社區，但這個社區的成員有誰？有多少成員？卻很難出現強而有力的證據說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收聽客家廣播」這不僅僅是筆者面對的問題，相信有很多客家電台也想知道答案，只是限於經費（電台）、限於方法（筆者）而無力得知，因此筆者的論述往往訴諸主觀感受的表達（例如描述某些 Call-in 者重複

出現、某些議題一再被提及)、或有可能只是斷章取義的統計數字(某類型出現多少次)。至於在客家電視台成立之後,這個由客家廣播形成的媒體社區有沒有受到影響,受限於研究時程,筆者也來不及加以處理。以上提及的各個面向,在在都顯示了這本論文受到的限制與面對的困境,似乎也揭示出本研究詮釋現象面的有限性。

下面接著再談造成「有限性」的根本來源。這本論文談的是客家意象的形塑,但什麼是客家意象呢?似乎筆者在腦海當中已經有一套分類標準,告訴自己什麼是客家屬性、什麼不是,因此那些被記錄下來、加以詮釋的客家意象,往往是已經被選擇過、形塑過的產物,筆者以為這本論文最大的盲點在於,筆者描述客家廣播形塑了什麼的同時,其實投射出來的,卻可能是筆者自身形塑的「客家廣播」、或形塑的「客家」。這也是為什麼再現理論強調「我們建構實體的同時也建構了我們自身,我們影響周遭世界的同時,也受我們已經建構的世界所影響(Natoli 1997: 119-126)」的原因。但既然察覺到這個問題,不禁想問這是一個可以被克服的盲點嗎?當筆者試圖以媒體人類學的系統觀、整體觀補強傳統社區研究的限制時,然而到頭來卻發現,置身於意義世界當中的行動者—「人」、「筆者」,本身可能就是比社區研究的地域限制還來得狹隘的一種限制,而且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它無法被抽離」。因此回過頭來,「媒體人類學」還是需要比較研究,比較不同「人」之間的研究。好比說,如果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客家廣播意象的詮釋,那麼或許從不同研究的點、線、面上,可以察覺出更宏觀的視野,而筆者的研究只是試圖開個頭。

## 參考書目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出版社。

中廣客家頻道節目部

2000 〈中廣客家頻道 AM747-客家鄉親的好朋友〉，刊於《客家雜誌》第 120 期，頁 40-43，台北：客家雜誌社。

江平成

1998 《無盡的感恩》（非賣品），台北：曾雲珍出版。

杜維明

1990 〈「文化中國」初探〉，刊於《九十年代月刊》6 月號，頁 60-61。

吳一民

1997 〈溫馨送「客」情〉，刊於《廣播月刊》6 月號，頁 23-25。

吳秀媛

2000 〈高雄廣播電台客語廣播研習班研習側記〉，刊於《客家雜誌》第 122 期，頁 48，台北：客家雜誌社。

吳奕蓉

2000 〈體會客語傳承的生生不息-「中廣客家頻道第四屆客語說故事比賽」〉，刊於《客家雜誌》第 126 期，頁 27，台北：客家雜誌社。

2001 〈中廣客家頻道 AM747 前進關西〉，刊於《客家雜誌》2001 年春節特刊，頁 44。

李祖源

1996 《廣播電視年鑑》，台北：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

林正修

1999 〈都會客語存滅的關鍵年代〉，刊於《台北畫刊》377 期，頁 41-42，

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

林彥亨

- 2002 〈客家二次移民：以彰化縣「源成七界」為例〉，刊於《八十八學年度暑期田野實習報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林彥亨、陳怡如、劉楚慧、陳志儀

- 1996 〈地下電台〉，刊於《大眾傳播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林慧閔

- 2001 〈第二屆客家歌謠大賽側記〉，刊於《客家雜誌》第 134 期，頁 36-37，台北：客家雜誌社。

邱彥貴

- 1998 〈從祭典儀式看北台灣義民信仰：以枋寮褒忠亭丁丑年湖口聯庄值年中元為例〉，刊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與當代世界論文集》，頁 525-563，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邱彥貴、吳中杰

- 2001 《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邱淑雯

- 1998 〈外勞族群媒體研究初探：以台灣泰語廣播節目為例〉，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一期，頁 169-193。

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 2002 《全國客家認同與客家人口之抽樣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客家雜誌社論

- 1999 〈鑑往知來、更上層樓-祝賀寶島客家電台五週年慶〉，刊於《客家雜誌》第 111 期，頁 1-3，台北：客家雜誌社。
- 2000 〈歡喜迎接「全國客語廣播網」的誕生〉，刊於《客家雜誌》第 119

期，頁 1，台北：客家雜誌社。

施正鋒

- 2002 〈客家族群與國家－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

范振乾

- 1999 〈重建聽眾的信心與熱情－對寶島客家電台第二屆董監事會的期  
許〉，刊於《客家雜誌》第 105 期，頁 40-43，台北：客家雜誌社。  
2002 〈台灣客家社會運動初探〉，刊於《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頁  
185-270，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高怡萍

- 2002 〈迴轉於他鄉與故鄉之境：多重發聲的客家原鄉論述〉，刊於《第二  
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族群建構與論述論文集》，頁  
143-160，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徐正光、鄭力軒

- 2002 〈當代台灣客家社會生活〉，刊於《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頁  
271-406，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徐正光

- 1994 〈台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探討〉，刊於《客家研討會論  
文集》，頁 381-399，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徐貴榮

- 1996 〈我參加了客語廣播人才培訓班第二期〉，刊於《客家雜誌》第 72  
期，頁 50，台北：客家雜誌社。

徐煥堂

- 1994 〈廣播客語節目的現況與發展〉，刊於《客家研討會論文集》，頁  
173-183，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涂政強

- 2000 〈運用現代化發展模式與依附理論的基本觀點-檢視台灣廣電媒體結構中的客語頻道〉，刊於《客家》雜誌第 116 期，頁 49-50，台北：客家雜誌社。

席瑞英

- 2001 〈為客語電台開闢聲路〉刊於《國際廣播雜誌》2001 年 7 月號，頁 20-23。

許文宜

- 1994 《我國廣播電台「電話交談」(call-in) 節目之研究--打電話者(caller)的使用動機與媒介使用行為之關聯性分析》，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許薌君

- 2003 《劃時代的聲音-鮮為人知的中央廣播電台》，台北：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

陳支平

- 1997 《客家源流新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陳文馨

- 1998 《想像社會空間的形成與轉化：以一個社區廣播電台內的青少年節目為例》，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玉萃

- 2000 〈客家族群與台灣現代文化產業〉，刊於《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頁 277-304，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板

- 1998 〈族群與地域：台灣客家在地化的文化觀察〉，刊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與當代世界論文集》，(論文另印)，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2002 〈化邊緣為資源：台灣客家文化產業化的策略〉，客家公共政策研討



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

陳佳誼

- 2000 《「大隘」的前世今生：比較賽夏與客家的歷史記憶與遺忘》，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昭如

- 1994 《Call in!! 地下電台：台灣新傳播文化的震撼與迷思》，台北：日臻出版。

陳茂泰

- 1995 〈敘述異族意象：阿美式與泰雅式的個人經驗呈現〉，刊於《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小型研討會論文集》，頁 1-12，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康宏

- 1997 〈客家廣播人才培訓班〉，刊於《客家雜誌》第 81 期，頁 40-41，台北：客家雜誌社。

陳逸君

- 1998 〈眾裡尋「客」千百度：一個需要重新書寫台灣族群史的時代〉，刊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與當代世界論文集》，頁 1333-137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張立本

- 2002 〈異客：論台灣客家族群建構過程中的吸納與排斥〉，刊於《第二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族群建構與論述論文集》，頁 119-142，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張錦華

- 1995 〈從地下電臺的挑戰看廣播生態的多元化與地方化〉，刊於《理論與政策》民國八十四年秋季號，頁 84-103。
- 1996 〈媒體與社會：廣播的社會功能-新新人類與新廣播電臺〉，刊於《廣

電人》13期，頁50-52。

- 1997 〈多元文化主義與我國廣播政策--以臺灣原住民與客家族群為例〉，刊於《廣播與電視》第3卷第1期，頁1-23，台北：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張瓊方

- 1998 〈大家來答嘴鼓：寶島客家電台發聲〉，刊於《光華畫刊》第23卷、第12期，頁94-105，台北：光華畫刊。

張鎮堃

- 1998a 〈客話的廣播天空〉，刊於《客家雜誌》第94期，頁25-26，台北：客家雜誌社。
- 1998b 〈另類的聲音-台灣客語廣播〉，刊於《國際廣播雜誌》第4期，頁55-57。

莊英章

- 1989 〈新竹枋寮義民廟的建立及其社會文化意義〉，刊於《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俗與文化組，頁223-240，台北：中央研究院。
- 1994 《家族與婚姻：台灣北部閩客村落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8 〈客家研究的人類學回顧〉，刊於《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頁22-29，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 2001 〈客家族群歷史與社會變遷的區域性比較研究-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刊於《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四期，頁17-22，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莊英章、周靈芝

- 1984 〈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刊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頁297-333，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莊英章、陳運棟

- 1984 〈清末台灣北部中港流域的糖經營與社會發展：頭份陳家的個案研究〉，刊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6期，頁59-110，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國際廣播雜誌編輯部

- 1998 〈黑盒子的春天-中央電台對大陸廣播簡述〉刊於《國際廣播雜誌》1998年1月，創刊號，頁48-50。

黃永達

- 1998 〈廣播電視媒體的-客語節目、客家節目與客家人的節目〉，刊於《客家雜誌》第94期，頁21-24，台北：客家雜誌社。

黃坤盛

- 2000 〈客語魔法師-第一期客語媒體人才培訓班結業〉，刊於《客家雜誌》第126期，頁34-35，台北：客家雜誌社。

黃宣範

-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社。

黃雅琴

- 1998 〈廣播電台定位與類型電台的發展〉，刊於《廣電人》46期，頁37-40。  
1999 〈台灣類型電台的現況〉，刊於《廣電人》49期，頁47-50。

彭欽清

- 2002 〈台灣客家社團之發展〉，刊於《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徐正光等作，頁117-184，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曾金玉

- 2000 《台灣客家運動之研究：1987-20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少騏

- 2003 〈蔣經國的子弟兵，帶著國民黨證扛扁旗〉刊於《新新聞》週報855期，頁43-49。

楊長鎮

- 1996 〈民族工程學中的客家論述〉刊於《族群關係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教授學會。

溫仲良

- 2000 〈客家義民祭〉刊於《台北畫刊》391 期，頁 4-8，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

董育群

- 1998 〈跨國越界聲波傳-國際廣播的回顧〉刊於《國際廣播雜誌》1998 年 1 月，創刊號，頁 46-48。

劉幼琍

- 1997 《客家族群對廣電媒體之使用與滿足調查與評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劉惠珍

- 2001a 〈中廣客家頻道母親節聯歡活動-峨眉行〉，刊於《客家雜誌》第 132 期，頁 32，台北：客家雜誌社。
- 2001b 〈客家文化在歡樂學習中傳承-中廣青少年客語廣播研習營紀實〉，刊於《客家雜誌》第 137 期，頁 34-35，台北：客家雜誌社。
- 2002 〈中廣客家頻道活動傳真〉，刊於《客家雜誌》第 139 期，頁 69，台北：客家雜誌社。

蔣孝武

- 1979 《中華民國廣播年鑑》，台北：廣播與電視雜誌社。

蔣炳釗

- 1995 〈試論客家的形成與 族的關係〉刊於莊英章、潘英海編《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頁 271-301，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潘英海

- 1994 〈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村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刊於莊

英章、潘英海合編《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頁 235-25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2001 〈地域文化？族群文化？閩西客家與畬族之研究〉，刊於《客家社會與文化：台灣、大陸、東南亞地區的區域比較研究》研究計畫，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未發表）。

蔡秀玲

- 1999a 〈客家廣播應走向媒體專業經營時代〉，刊於《客家雜誌》第 103 期，頁 48-49，台北：客家雜誌社。
- 1999b 〈客語廣播人任重道遠〉，刊於《客家雜誌》第 104 期，頁 49-50，台北：客家雜誌社。

黎玟

- 1997 〈「客家廣播人才培訓班」與我〉，刊於《客家雜誌》第 82 期，頁 75，台北：客家雜誌社。

賴英豪

- 2001 〈廣播電台、目標聽眾群和節目策略〉，刊於《廣電人》84 期，頁 18-19。

蕭新煌、黃世明

- 2001a 〈戰後至今台灣客家族群政治力的發展變遷〉，刊於《台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頁 219-413，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劍、房學嘉

- 1999 《圍不住的圍龍屋：記一個客家宗族的復甦》，嘉義：南華大學。

關尚仁

- 2002 〈多元文化環境下的客家廣電傳播政策〉，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

羅香林

- 1975（1933）《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古亭書屋。
- 1989（1959）《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羅烈師

- 1999 〈台灣地區客家博碩士論文評述（1966-1998）〉，刊於《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二期，頁 117-137，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羅肇錦

- 2000 《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蘇裕玲

- 1995 《族群社區與族群書寫－當代台灣客家意識展現的兩個面向》，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Allen, Susan L.

- 1994 'A Brief History of Media Anthropology' in Allen, Susan L. ed. "*Media Anthropology: informing global citizens*", pp.1-14, London: BERGIN & GARVEY
- 1994 'The Anthropologist as Media Anthropologist' in Allen, Susan L. ed. "*Media Anthropology: informing global citizens*", pp.145-159, London: BERGIN & GARVEY

Cohen, Myron

-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New York: Columbia U. Press.

Constable, Nicolas

- 1996 'Hakka Christian Expressions of Hakka Identity' in Constable, Nicolas ed.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Cottle, Simon

- 2000 'Introduction Media Research and Ethnic Minorities: Mapping the Field' in Cottle, Simon ed.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Changing Cultural Boundaries*", pp.1-30,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Erickson, Ken C.

- 1994 'The Anthropologist as Radio Producer' in Allen, Susan L. ed. "Media Anthropology: informing global citizens", pp.131-144, London: BERGIN & GARVEY

Gillespie, Marie

- 1995 "Television,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insburg, Faye

- 1994 'Culture/Media: A (Mild) Polemic', in "Anthropology Today", Vol. 10, No. 2, pp. 5-15.

Mahon, Maureen

- 2000 'The Visible Evidence of Cultural Producers'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9, pp. 467-492

Martin, Howard J.

- 1996 "The Hakka Ethnic Movement in Taiwan, 1986-1991", in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Constable, Nicolas ed.,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Natoli, Joseph

- 1997 "A Primer to Postmodernity",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asternak, Burton

- 1972 "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Stanford: Stanford U.

Spitulnik, Debra

- 1993 'Anthropology and Mass Media',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2, pp. 293-315

Weiner, James F.

1997 'Televisualist Anthropology: representation, aesthetics, politics'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8, pp.197-211